國聞週報

第十卷 第四十七期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出版

中華郵政特准掛號認爲總包立券之新聞紙

要目

KUO WEN WEEKLY

天津法租界三十號路一六一號

天津國聞週報社發行

電報掛號五三九一

內蒙問題（一）







（上右）黃紹雄趙丕廉與班禪德王等在百靈廟合影

（上左）德王及其所住之蒙古包

（下右）巴王及其所住之蒙古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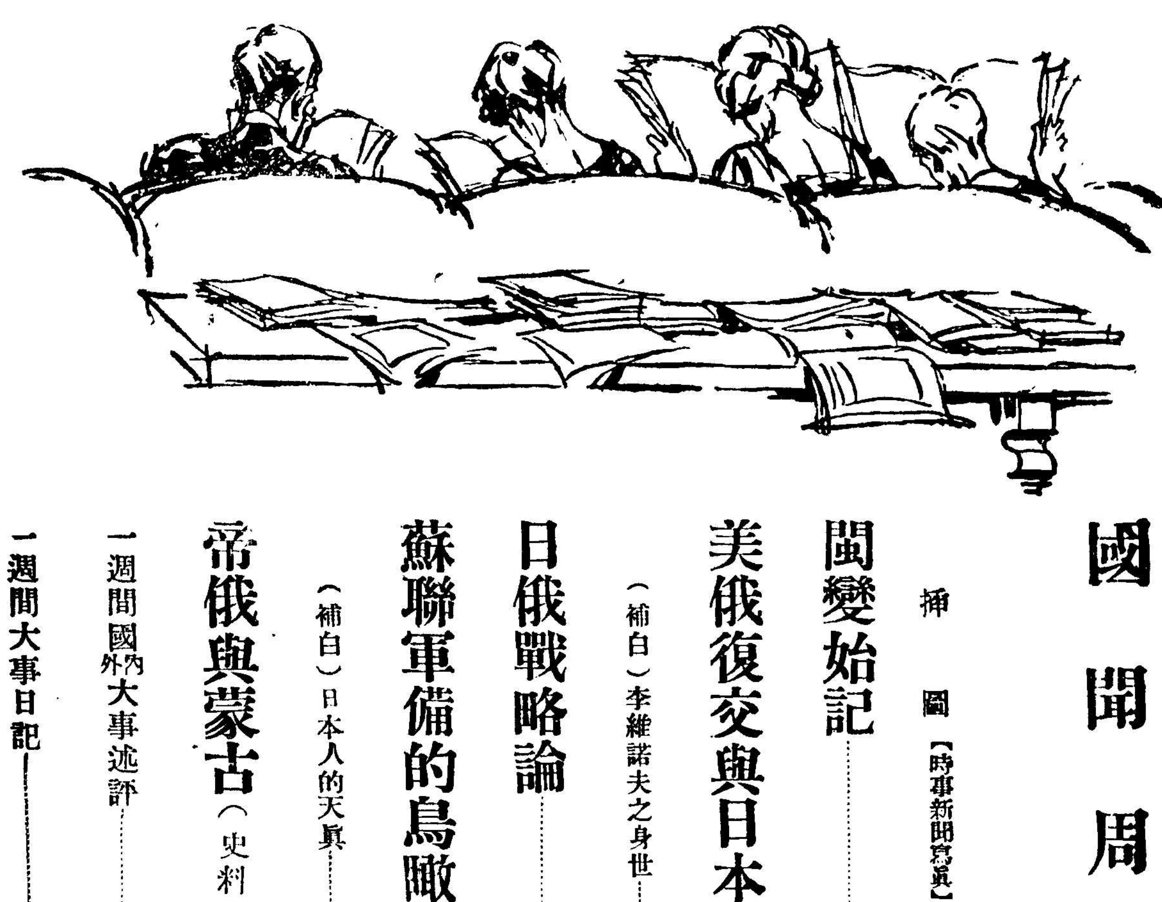
（下左）黃紹雄趙丕廉綏遠下車時情形

（本報記者松年攝）

內蒙問題 (二)



（右上）蒙人之一家（右下）問題之百靈廟（左上）蒙人主要生產之羊羣
（左下）蒙人主要交通工具之駱駝
（本報記者松年攝）



國聞周報

第十卷 第四十七期
民國廿二年十一月廿七日出版

目錄



論評選輯

小說

閩變始記

記者

> 茲當剿赤抗日兩陷疲罷，京華迭闢政諸之時，閩省事變突然爆發，國人觀聽爲之一震。閩局之主要人物，頗皆國民黨之領袖，惟無元老參加其中，以第三黨及社會民主黨之立場，揭櫫取消黨治還政人民．組織人民政府，更換國旗，撤除中山遺囑及遺像，一脫已往國民黨內訌之恒蹊。雖其形勢孤弱，前途難知，然在國民黨之歷史演進上，實爲饒有意義之一頁，是爲記。惟事變初發，消息隔絕，此記難求周詳，略述其端，以待後詳。

一、閩變之醞釀及爆發

閩局醞釀之經過

福建政局轉變，醞釀已非一日，溯陳銘樞自歐歸來，即積極進行，至最近乃近揭曉之期。其參與政治之人物除陳銘樞在粵時者外，頗多左傾之青年。如第三黨社會民主黨等是也。當陳自歐歸國之初。曾由港入閩，即係會商特殊行動，結果蔣光鼐贊成議，蔡廷　則否。蔡之意旨，以爲在軍事上，十九路軍兵力不能獨當此艱鉅。在財政上，福建財政極爲枯竭，十九路軍目前軍餉，尚且不能自給，有恃於中央月撥六十萬，廣東月協三十萬，苟一發動，將無以爲食。於是陳復返港，與李濟深協議粵桂閩合作計劃，並偕蔣光鼐同赴廣州，與陳濟棠共商聯絡。詎陳蔣抵粵，陳濟棠堅不參與，蔣陳(銘樞)怫然而去，蔡知粵不參加，不贊成發動之意益決，並派鄧世增往迎蔣歸，此事乃一時停頓。此本年六月間事也。近三月來，陳復在港迭與其親信籌劃，仍以福建爲變動中心。直至十月六日，陳又秘密來閩，由漳州乘飛機到省，十四日又由省飛漳，然後過厦回港，當時省厦各報，均禁登其行程。但陳此來，仍無結果。月前蔣光鼐返粵爲子完婚，外間即傳閩局將視蔣此行歸否爲斷，如歸則閩局將有變化，否則蔣亦將主席不幹，以蔣固贊成陳之主張也。蔣既歸粵，陳銘樞之親信徐名鴻張炎繼亦赶港，十九路軍重要人物乃在港舉行重要會議。徐名鴻等極力慫恿陳銘樞發動。會議結果，決定發動。陳銘樞蔣光鼐乃聯袂歸閩，前第四軍長黃琪翔同行。蔣陳黃以十一月十日晨抵厦，蔡先一日自泉來，偕同入漳。在蔡宅會商。是午蔣陳黃同乘飛機晉省，蔡則以十三日與徐名



陳銘樞

沈鏡寰懷同乘飛機蒞省，時林主席方在省，擬向陳疏解打銷，故特約與陳會晤。乃陳意志堅決，林乃歸京。至於前淞滬警備司令戴戟，亦以十一日自滬乘倚論抵廈，入漳謁蔡，當晚返廈。戴與蔡同一主張，陳蔣飛省，蔡獨留漳，即候晤戴。蔡晤戴後，十三日飛省，戴則留廈候後命。至十五日，戴接蔡電，謂事少和緩，尚可爲，請速來，另由總部派機迎戴飛省。蓋蔡抵省與陳蔣晤商後，仍未能決定發動與否，蔡乃促戴往，陳蔣則推黃琪翔赴港迎李濟琛來。作最後決定。黃既到港晤李，旋即先返，於十六日過廈，十七日到省。至李來閩，傳說頗盛，陳等又定二十日開各界大會，將利用民意以發動也。至於胡漢民與閩事之關係，據十九路軍方面稱，實不及李濟琛之重要，緣胡在某種方面，與陳銘樞同一目的，政治上之主張，則未盡同，且陳部下中之新派人物，亦甚排胡，故胡氏殆難來閩，黃琪翔之來，胡木蘭與俱，僅奉父命有所接洽而已。

事變爆發 開府福州

局中人分從香港，廈門，漳州，泉州前來，雲集福州，盛極一時。截至十八日，已到有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黃琪翔，戴戟，黃强，翁照垣，張襄，曾憲，徐名鴻，李章達等。十九日李濟琛，方振武，徐謙續到，二十日陳友仁亦到，二十日晨在福州體育場開各省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布組織人民革命政府，其口號如下，㈠取消黨治，還政國民，㈡完全民族解放，㈢建立全民政府，㈣實行耕者有其田㈤肅清封建勢力，㈥解除民痛衆苦。取消青天白日旗，換上紅下藍中嵌五角黃色之新國旗。當開會時，陳蔣蔡李及黃琪翔陳友仁李章達薩鎮冰等，皆有演說，旋即通過政綱，又通過人民政府之主席爲李濟琛，下設五個委員會，計㈠政治委員會

，主席爲陳銘樞，㈡軍事委員會，主席爲蔡廷鍇，㈢財政委員會，主席爲許崇清，㈣教育委員會，主席爲章伯鈞，㈤外交委員會，主席爲陳友仁。代表大會係由農工商學軍政合組，無黨字，並決發人民權利宣言書，主張廢除不平等條約，先實現關稅自主，人民有集會・出版・罷工・信仰絕對自由，肉體與精神勞動享受平等保護，分口授田，林礦歸國有等等。會後陳銘樞蔣光鼐蔡廷鍇李濟琛等拍發聯名通電，宣布新組織成立。二十日晚人民代表會繼續開會，推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戴戟・陳友仁等十一人爲人民革命政府委員並決設立最高代議機關。是晚雲應霖旅接收馬尾要港部，二十一日革命政府中委會成立，同日師長以上軍官開會，討論軍事進行方針。政府內部組織，大致設軍事・文化・經濟三委員會，及內政・財政・外交・農工等十餘部。黃强已就漳廈警備司令職。當局已通令各機關，撤除中山遺像遺囑，省黨部結束後，遺址將改爲人民代表會辦事處。美籍駕駛員施密斯十九日自南昌駕蔣自乘塞可斯機赴閩擬迎蔡廷楷至南昌晤蔣，在福州被扣。



李濟琛

人民權利宣言全文

二十日福州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人民權利宣言：

中國各地之人民代表，在以□□□□爲靈魂之□□，□□政府公然極積勾結日本帝國主義，出賣國家，殘殺人民，痛民瘼的危亡，已至最後的關頭，爲救護國家保障

人權起見，乃臨時集於福州。大會一致認定中國革命之中斷，與年來中國殖民地化之加深，以及人民的種種痛苦，皆□□□媚外殘民之結果，爲求中國自由獨立起見，大會一致作下列之基本決議：

(甲)(一)中國爲中華全生產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國，中國最高權力屬於生產的農工及共同支持社會結構的商學兵代表大會；(二)中國國家之獨立爲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則；(三)全國人民不論種族性別及職業，除背叛民族剝削農工者外，有絕對之自由平等權。

(乙)(一)爲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打倒軍閥，剷除封建殘餘制度，發展人民經濟，實現澈底的民主解放；(二)否認一切帝國主義者強制訂立之不平等條約，首先實現關稅自主；(三)實行計口授田，以達到農業共營國營之目的，一切森林礦山河道荒地概歸國有；(四)發展民族資本，獎勵工業建設，凡有關於民族生存民生日用之重要企業，概歸國營


陳友仁

；(五)人民有勞動之權利義務，肅清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等寄生份子及地痞流氓等游民份子，肉體勞動及精神勞動均受最大之保護；(六)人民有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七)人民有武裝保衛國家之權利義務。

(丙)人民臨時代表大會認□□□□□ 爲買辦軍閥豪紳地主之反革命政府，且爲全民族最可恥之巨敵，爲迅速推翻此反革命政府起見，大會更宣言：(一)否認□□反動政府；(二)號召全國反帝反□□政府之革命勢力，立即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打倒以□□政府爲中心之□□□系統；(三)於最短期間召集第一次全國生產人民代表大會，制定憲法，解決國是。

中國人民臨時代表大會，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自福州發。

陳李蔣蔡聯電兩粵

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蔡廷楷二十一日聯名電粵胡漢民蕭佛成鄧青陽鄒魯陳濟棠及桂李宗仁白崇禧電曰：□□□獨裁禍國六載於茲，倒行逆施，人天共憤，塘沽協定以來，其媚日殘民，益屬露骨，淫威暴戾，民氣銷沈，西南諸同志不忍民族淪亡，一再聲罪致討，我兄亦慷慨執言，詞嚴義正，幾使全國正氣惟見於南中。惟救國必先討賊，而討賊必先西南實行一致實力行動，故弟等再三矢推戴之誠，共謀救國之舉。吾兄持重深謀，自有卓見，不料□氏乃以西南爲可欺，益肆無忌憚。今民族危亡迫近眉睫，弟等爲情勢所迫，不得不先期發動。贏秦無道，陳涉發難于先，定國安邦，沛公繼起于後，望吾兄本歷來之主張，爲一致之行動，不特西南之福，亦中國再造之機也云云。

改元爲中華共和國

廈門二十三日電，二十二日人民政府成立後，下午第一次中委會，要案如下：一，發表對內外宣言。二，推李濟深兼軍委會主席，陳銘樞兼文化委會主席，陳友仁外交委會主席，蔣光鼐兼財部長，許錫清次長。三，推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戴戟・鄧世增・徐名鴻・沈光漢・毛維壽・譚啓秀・區壽年・張炎・李章達爲軍委會委員，戴戟兼軍會參謀團主任，張炎副。四，任何公敢爲福建省長，薩鎮冰爲高等顧問。五，更定年號爲中華共和國元年。

對內對外宣言要點

二十三日發對內對外宣言要點，對內宣言要點：一，求中華民族解放，形成眞正獨立自由國家；二，消滅□□政府，建立生產人民政權；三，實現國內各民族之平等權力；四，保障生產人民絕對自由平等；五排除帝國主義在中國勢力，打倒軍閥，剷除封建制度，發展國民經濟，解放農工勞苦羣衆。對外宣言要點，反對親日或親英美之政策，認爲不適宜，中國眞正的權力，必須樹立民族基礎之上，最後敬告列強，勿與南京政府借款，無論金錢商品軍器，聲明以後，任何該種借款，全盤加以否認。

二、中央方面之處置

中政會議通電全國

閩局既經揭幕，中央特提前於二十日晚八時召開第三八四次中央政治會議，到汪兆銘，葉楚傖，顧孟餘，石瑛，林森，張繼，陳立夫，戴傳賢，陳璧君，朱家驊，陳公博，邵元冲，石青陽，丁超五，朱培德，唐生智，褚民誼，甘乃光，張道藩，王祺，鄧飛黃，谷正綱，唐有壬，曾仲鳴，黃慕松，陳樹人，鄒占南，李宗黃，蕭吉珊，周啓剛，李次溫，謝作民，鄧家彥，苗培成，列席王世杰，李元鼎，汪主席，討論陳銘樞等在福州之不法行爲，中央初得此訊，認爲在此國難嚴重剿匪緊張之時期，苟彼輩稍具國家民族意識，當不致有此妄舉，今竟反動如此，是直危害國家中央義難容恕經決議函國府嚴厲處置，並通電各省市政府，原文云：「自國難發生以來，全國一致力求團結，以期挽救危亡。最近江西剿匪，着着勝利，肅清可期，一切建設，當可開始，復興之機，繫此一髮，乃陳銘樞等，忽於此時在福州糾合所謂第三黨重要分子，自立名目，實行叛黨，同時勾結共匪，助其肆虐，並造作謠言厚誣政府，以圖淆惑視聽，若任其猖獗、則荼毒生民，危害國家，爲患不堪設想。爲此決議，着各軍政機關，迅予處置，務使叛亂尅日敉平。凡我同志，當此變亂突起之際，尤當各竭能力，共圖消弭，俾人民痛苦，得以解除，國家根本，不至動搖，救亡圖存之大計，得以繼續貫徹，有切望焉。」

汪精衛談閩省事變

汪院長二十日晚語中央社記者云：陳銘樞等醞釀叛變，中央早已聞訊，並於上週中政會提出報告。中央同人咸認如陳等確有叛黨行爲，甚至勾結共匪，至陷民族國家於顛覆之域者，自應予以嚴厲處置。惟當時仍希望彼等覺醒，事態不致惡化，本寬大爲懷之旨，曲予容忍。乃近據各方確報，陳等叛亂行爲，業經證實，值茲剿匪軍事進展，國際風雲緊急之時，而陳等竟作此背叛黨國之舉，破壞中央救亡圖存大計，致民族生存於萬刦不復之境，實堪痛心。但敢信此僅爲少數人之盲動，閩方同志深明大義，大都不予贊成，中央於短時期內即可將此種亂動消滅云。

國府之處置閩變令

國府二十一日令行政院及軍委會云：『爲令飭事，自國難發生以來，全國一致，力求團結，以期挽救危亡，最近江西剿匪，着着勝利，肅清可期，一切建設，當可開始，復興之機，繫此一髮，乃陳銘樞等忽於此時在福州糾合所謂第三黨重要分子，自立名目，實行叛黨，同時勾結共匪，助其肆虐，並造作謠言，厚誣政府，以圖淆惑視聽，若任其猖獗，則荼毒生民，危害國家，爲患不堪設想，爲此令仰該院(會)會同軍事委員會（行政院），令飭所屬軍政機關，迅予處置，務使叛亂早日敉平，並飭各地方政府及各駐防軍隊嚴密防範，消弭禍端，俾國家根本不致動搖，救亡圖存之大計，得以貫徹，除分令外，合行令仰遵照，此令。』

蔣發告十九路軍書

二十二日蔣委員長中正發告十九路軍全體將士書，文曰：「據報陳銘樞李濟深之徒，竊據福州，假借我十九路軍名義，湊合第三黨社會民主黨之反動份子，倡言聯共（背叛中國國民黨，反抗國民政府，組織其共產黨化身之所謂生產黨與其所謂人民革命政府，廢棄本黨總理自革命以來所創造青天白日之黨國旗，而揚其上藍下紅中嵌黃色五星爲號之叛旗。値

此國難嚴重之秋，全國併力剿共之日，迺竟有此危害黨國，自促滅亡之舉，是誠何心，良難索解。顧陳銘樞蔡廷鍇敢悍然發難者，實以其對於贛閩共匪已實行妥協，成立互不侵犯之密約，議定接濟匪區物質及軍事互助，彼此策應之計劃。證以黃祺翔章伯鈞彭澤湘等之依附其間，供效奔走，共黨代表及彭德懷之妻婦帶留福州，及取消國民黨徽，高唱土地政策，農工政策，則聯共叛黨之說，顯而易見矣。且前年親謁幣原求借外力以佔東北之陳友仁及安福時代參預西原借款之韓賓禮等，或任偽府新職，或爲信使東渡，則人言藉藉，所謂賣國毀黨之陰謀，亦信而有徵矣。聞陳等所持以肆其簧鼓之口實者，一方對我十九路將士橫施恫嚇，謂在閩若不聯共匪，則必見滅於共匪，一方對民衆假借農工政策，實行土地革命，藉爲煽動，而另一方則又師方振武吉鴻昌在華北之故智，既已降敵通匪，而復標榜救國抗日，以欺弄我十九路軍之將士。彼猙叛徒，惟以聯共勾日爲手段，以毀黨叛國爲目的，固無所愛於我十九路軍光榮之歷史，更不計及我十九路軍今日之順逆與成敗，其結果受犧牲而召汚名者，皆爲我十九路軍全體之將士，於若輩固無損毫髮也，豈不痛哉？今如聽其一二人之蒙蔽簧弄，忍喪全閩，陷於匪禍不惟自絕於黨國，爲中外所唾罵，竊恐我十九路軍爲剿共抗日而犧牲之先烈有知，亦必痛哭於九泉矣。嗚呼，我十九路軍忠勇將士乎，昔以剿共抗日與不參加內戰而獲令譽者，今乃反爲陳逆所挾持，致成爲破壞黨國戎首，其將何詞以自解於國人之前，抑將何以對總理在天之靈，何以見剿共抗日諸先烈於地下。不寧惟是，我十九路軍將士自十三年以來，東征北伐，隨同中正轉戰南北，相與同死生，共患難者，何啻百戰，在革命過程中，建樹雄偉，勛績彪炳，實黨國忠勇奮鬥之軍隊，豈能爲陳銘樞等之私產。值此顛危震撼之際，當必能本愛國保民之精神，而毅然有以自立，斷不應以私害公，致供任何人叛黨亂國之犧牲，尤不應因一二人之反復，而盲從附和，舉已往出死入生所造之勛績光榮隨之毀滅。我忠勇將士深明大義，當必權衡尸熱，勿庸詞費矣。現時中正認定國家當前唯一之急務與唯一之生路，祇有努力剿滅赤匪，方足以衛黨國而挽危亡，邇日贛中剿匪軍事進展極速，中正仍令我剿匪各軍專力於剿匪工作之完成，決不以閩變更動剿匪之軍事，更不忍以十年來患難相從之部曲，爲一二不逞之徒所蒙蔽之故，而使成國民革命軍自相殘殺，致剿匪陣線動搖，適中共匪紛碎五次圍剿計劃中預定挑撥閩變之毒計，且足貽寇仇之竊笑。對於閩變罪魁，姑觀其以後之行動，畀以自覺自新之機會，所冀我十九路軍將十咸體斯旨，一面堅持剿匪之原有陣線，毋見誘於成命，一面力圖正義之彰明，以促叛亂之悔悟。大義滅親，古有明訓，撥亂反正，責無旁貸，救國自救，關鍵在玆，幸我將士速圖利之，有厚望焉。蔣中正，十一月二十二日」

吳敬恒致胡漢民電

吳稚暉二十一日電胡漢民云：「香港探投胡展堂先生賜鑒：閩事弟初以爲絕對謠傳，不意事果實現，且昏妄至於此極。陳又新徐謙黃琪翔之徒，本不足責，而眞如任潮憬然等亦作賊，昏瞶極矣。謠傳先生亦與有連，弟想事之荒謬必不至此，務宜嚴絕，且加聲討，才不愧爲總理信徒也。言止於此，弟吳敬恒叩馬(二十一日)。

外部聲明保護外僑

關於閩省事變，外部發言人，向往訪新聞記者作如下之談話：該發言人首稱，陳銘樞等不法份子，在閩組織僞政府，以反抗中央並與共匪

締結軍事協定，引起中外人士之注意，並深致不滿，惟閩省倡亂，僅爲少數人所把持，其他各省均不致附逆，廣東方面對閩省叛徒，尤深痛惜，將協助中央，共同剿滅叛黨，而留駐西南各中委以叛徒竟聲稱反對本黨，將與中央取一致之態度，由此更可促成國內精誠團結，共救危亡。該發言人續稱中央對於閩變決嚴厲處置，關於外僑生命財產，當妥爲保護云。

陳李陳除黨籍拿辦

二十三日中常會，決議（一）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乘內憂外患國難嚴重之時，背叛民國，殘害人民應永遠開除黨籍，並請監察委員會追認，並交政府嚴行拿辦，其餘附從叛亂各犯，請監察委員會查明，分別議處。（二）定於十二月二十日，召集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政治解決迎胡入京

中央對閩辦法，連日會商，大致趨於用政治方式解決，只令粵浙邊嚴防，不願於此時用兵，以苦人民。在粵各委員，對閩變所取態度，與中央完全一致，對陳李行動，認爲背叛黨國，中央甚爲欣慰，中央與西南之團結，無形中均進不少。昨今中央兩會，均曾討議迎胡入京，共負艱鉅，對赴港代表人選，衆初屬意戴傳賢，戴更推張繼，尚未全定。

蔣發告將士長官電

二十三日蔣委員長對閩變經過告剿匪將士及全國各軍長官電，文曰，連年共匪肆虐，毒遍數省，毀壞我國家社會之根本組織，民族生存，受其威脅，致一切禦侮衛國之工作，亦均不能爲有效之實施，我忠勇將士，乃併力共趨，專力剿共，苦戰惡鬭之結果，豫鄂皖邊區已告肅清，贛中進剿，亦着着效封鎖圍剿之政策，尤足致匪死命，稍假時日，自可次第蕩平，不期陳銘樞等，竟與共黨勾結妥協，廿日在閩組織僞府，實行叛變。此種倒行逆施之所爲，實自絕於國人，不久必召崩潰，原不足成爲大患，第此中醞釀之經過，有不得不急爲我剿匪將士及全國軍事長官詳告者，查陳銘樞組織社會民主黨，企圖利用十九路軍之勢力，反叛中央，本蓄謀已久，世所共知，自去歲在交通部長任內，簽定馬凱電信合同，及招商局變產契約，收受重賄，爲輿論指摘，不安於職，乃去國歐遊，旋返居香港，往來閩漳，逆謀益急，深與第三黨結納，由該黨首領黃琪翔徐謙等斡旋，謀與共匪合作，信使不輟，最近不侵犯之協約已成，議定接濟匪區物質及軍事互助之辦法，惡耗傳來，中正慮其誤入歧途，念其前勞，於陳等抵閩之初，兩電勸諭，冀戢逆謀，林主席在閩，亦諄諄告誡，詎陳等罔知悔悟，一意孤行，於是號（二十日）日在福州由黃琪翔方振武等爲主席團所開之僞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及所謂人民革命政府之僞組織，遂以出現，李濟深爲僞府主席，陳銘樞蔡廷楷陳友仁許錫清章伯鈞分任僞府行政軍事外交財政教育各委員會委員長，黃琪翔爲參謀總長，又以陳銘樞李濟深蔣光鼐蔡廷楷戴戟馮玉祥陳友仁方振武徐謙黃琪翔等爲中央委員僞職，各軍改稱爲人民革命軍，宣布廢除國民黨，改用上藍下紅中圓黃色五星爲旗徽，廢青天白日旗，高叫聯俄聯共，實行農工政策，打倒中國國民黨等口號，湊合社會民主黨第三黨國家主義派及共產黨之份子爲一爐共冶，另組一黨，定名曰生產黨，聚蛇蝎於一窩，矛盾複雜，不可究詰，前途如何變幻，雖不可預料，然彼黨實毀黨害國，藉抗日以與日妥協，藉剿共以與共合作，則實昭然，中正誠不足以感人，才不足以弭亂，遘茲奇變，至可痛心，十九

路軍相隨革命，轉戰南北，既有年所，今陷於極險惡艱危之環境，為一二野心好亂者所挾持，未能自拔，尤應關懷，惟現在形勢大體已可明瞭者，則此次陳銘樞不擇手段，敢於聯共毀黨，以圖一逞，人格破產，信用隳地，即向來之與同政治路線者，亦頓生懷疑，不肯參加，十九路軍之贊成與反對兩派，時鬬日烈，閩省人民，尤疾首痛心，願與偕亡，則其顛覆，寧待計日，中正自當秉承中央之方略，盡其智能，設法消弭鎮壓，深信最短期間，必能廓清一切，使此複雜矛盾之集團，粉碎瓦解，俾閩中軍民，回復常態，拯之水火，凡我剿匪部隊，應自知責任之重大，一本原定之計劃，照常進擊，不特不可因閩變而稍生疑慮，且應因閩變而益加淬勵，蓋閩變實共匪之最後掙扎，本為共破壞我軍五次圍剿之預定策略，陳銘樞等之所為，不過共匪垂死返照之迴光，絕不足以搖動吾人剿匪之政策，應格外奮鬬努力，期獲最終之勝利，各地方軍事長官，尤應持以鎮靜，維持秩序，以安地方，竊恐傳聞異詞，特電詳告，希遍諭所屬，共明真相，洞燭奸謀，各忠所職，至為企幸，蔣中正漾(二十三日)秘藏印。

三、各方之態度

粵省佈防 桂亦持重

陳濟棠決定對任何一方均不參加，如有侵粵者，決武力對付。陳又委留比工程專科王某為完成近郊第三重防禦工事總工程師，預算四百萬，一因民團訓練尚未成熟，二因省庫收入大半取諸滇黔烟土過境稅，一旦有事，恐影響餉源。李白對閩取緘默態度，伍朝樞唐紹儀先後抵省，參加討論。軍事準備在進行中，東江一帶尤吃緊，獨立第三師李漢魂本日匆匆由韶關返省，會後，余漢謀李揚敬等各赴前方指揮，據李談，即將返東江防次，其部下第七八兩師已集中粵閩邊界，教導第二師調往河源。粵元老派對閩變態度已與陳濟棠一致，請胡漢民電陳銘樞李濟深勸告，勿走歧途。一面促李宗仁東來，共商應付閩局大計，一面又在西江布防。香翰屏為對閩避嫌計，自請暫居白雲山休養，陳濟棠擬任朱暉日為省會公安局長。

粵對反黨 亦表憤慨

廣州二十二日電，西南執行部二十日開會，以對閩觀察不清，決取慎重態度，如不反黨治，僅打獨裁，當予贊同，否則反對。昨今得閩電，知陳李等完全反黨，衆情憤慨，現定今晚開會，決用西南執行部名義通電聲明西南向未預聞閩局。此次閩方行動，對外親日，對內容共，情同叛逆，同人在三民主義立場，不能不表示反對云云。聞蕭佛成態度最激昂，據稱閩方取消青白旗，直與『滿洲國』行動無異，國民黨黨國旗乃孫總理手訂，今予取消，何殊叛逆，本人係閩籍，深知共產主義不能容於福建云。另聞今晚會議，仍決遵守中立之政策，僅電復陳李等，申述對農工政府未便贊同，但不取其他行動。陳濟棠宣稱，粵局安全，決不受閩局影響。

孫夫人聲明未預聞

二十二日宋慶齡在滬發表聲明，對京閩均多指摘，先述外傳彼將赴閩等說，均係中傷，繼言國內軍閥政客無論用何招牌口號，毫無不同。末鄭重聲明，與任何軍閥政客集團不論現在將來，絕不發生任何共同政見與關係云。

浙豫湘之討伐聲浪

杭州二十二日電，浙主席魯滌平及全體省委對閩事電呈中央，謂凡所以擁護黨國，消弭禍亂者，無不秉命中樞，不辭赴湯蹈火，並電各省市，宣揚正氣。開封二十二日電，劉峙聞閩變，即將返汴，省府正擬聲討閩變禍首陳銘樞等之通電稿，日內可發出。南京二十三日電，何鍵電蔣汪，表示聲討閩變，願聽命中央，為政府後盾，消弭禍亂。

日本對閩變之態度

閩厦居臺灣對岸，儼然日本之勢力範圍，且閩變有容共趨勢，在外交方面，日本之態度甚可注意。東京二十一日日本新聯電，日外務省鑒於閩局波動相當重大，廣田外相、重光次官、桑島亞細亞局長等特於昨日開會，協議對策，結果即日向有吉公使及其他駐華官憲發出訓電如下：『日政府對於問題之福建獨立，縱使成功，於中國內政仍取不干涉主義，而靜

觀其事態推移之方針，然若因此而有使日本之權益及僑民之保護瀕於危殆之際，則斷然的予以擁護。』東京二十一日電，通電關於福建省獨立運動，日外務省方面似將依左述方針，向駐華日使有吉及駐福州日總領事守屋拍發訓電：㈠日政府對於中國之內爭，雖仍採取不干涉主義，但若有非友誼的排日行動，則將講求必要手段。倘新政府以確立關稅自主權或撤銷不平等條約爲名，而致危及旅華日僑之生命財產，則必採取排除此種情形之適當措置。㈡在該項運動中，若有第三國之政治的或軍事的策動，則日方依據關於閩省不割讓之中日間交換公文，殊難漠不關心。東京二十三日電，外務省接閩局正式報告後，已訓令駐華使領，「維持不干涉中國內政之傳統政策，採密切觀望態度，但須堅決保護日僑生命財產」。

四、輿論一般

大公報之三篇社評

十一月二十一日天津大公報社評，題爲「時局演變的必然性」，其文如次：

自閩局發生謠諑之始，吾人曾於本報著論，謂今日大勢所迫，當局若不速決大計，遲早終於崩潰，且復標揭二義致其祈禱：第一，希望勿以武力重苦吾民，易言之，宜作政治解決是也；第二，希望勿以分裂自戕國脈，易言之，反對割據行動是也。昨日閩省一幕，完全揭開，新組織業經宣布，大演變已成事實，斯時也而有斯事，當然足以影響於國家現在之安全，與國際一般之視聽，其於國民黨，尤發生根本動搖之危機。蓋就閩中倡導之口號觀之，容共之勢，歷歷可指，反黨之情，灼然如見，而所謂取銷黨治，還政國民，尤盡迎合羣衆心理之能事；矧左右諸黨，採集一團，使國民黨古老分子，概無參加之餘地，益與歷來之循環黨鬨，情態顯有攸異，其足以震世駭人，良非無故，昨日南京廣州終朝發議，情勢嚴重，殆可見也。關於閩局前途，非吾人所願預言，顧吾人所注意者，實不在於時局演變之本身，而在其發生之必然性，蓋就黨內言，誠如十一月三日本報社評所謂『不合作之領袖，黨無力量予以處分，而其自身又捨不得國民黨招牌，仍舊扛起活動，於是所謂國民黨在野之領袖，往往易爲國民黨在朝之政敵，恩怨重重，而各方政治慾望較大之領袖，遂、能不在一黨中，各組私黨，競爭政權，軍事卜交乃至社會各方面之勢力，一到利害關頭，或竟不惜有所假借，欲達目的，不擇手段。』夫以號稱黨治之國，同黨之人，齮齕齕抗至於此極，畸形黨治，如何可久？就黨外言，懷才負異之士，各黨不少其人；乃黨內且有不公不平之聲，黨外自無參加容納之望，重以黨方太阿在握，糾責綦嚴，反動之名，隨時可下，許多有政治意識，懷權位慾望之國民，由失意而生怨，因反感而成仇，壓力愈甚，抵抗愈烈，偕亡之憾，其來久矣。夫黨內之不和也如彼，黨外之不安也如此，加之施治終欠清明，行政迄少效率，而連年天災人禍，源源而來，財政外交，悉入絕境，更無一不使人民失望，無處不助反對張目。夫人類原爲政治的動物，國家乃全民公有，國危民困至此，稍有國家觀念者自不能長此袖手，坐待亡國。凡此內外競合之時局演變的必然性，當然形成窮則生變之情勢。此雖中才之士，不難覺察及之；乃當局蔽於淺近之利害，習爲補苴之策略，對黨內僅聞精誠團結之聲，對黨外但習敷衍牢籠之術，如國難會議之幾幕趣劇，國民大會之一場騙局，人心喪失，不啻自戕，當局者不之省也！今春華北戰事，陷於不支，當軸內省多疚，頗亦議及大計；乃甫有歸政國民之呼聲，方定臨時代會之召集，而各地黨員，紛持異議，京粵巨頭，咸主延期，彼時在淺識之徒，或不無戀戀黨權，而高明之士，則窺破隱微，殆欲成功自我。即如今日開府福州之人物，恰爲當日反對代會之主角，而目下閩中所揭還政國民之旗幟，固即春間南京召開代會時預定之節目也。由此可見：認題不難而難於運用，自來政治家之成敗，往往決於能否抓住民衆心理，迎上前去，制於機先。脫非然者，事機稍縱即逝，負國家重任，主衆民禍福者，誰能經過幾個『悔』字？今日中國確已達到『窮則變』之局面，所不可知者，如何乃爲「變則通」耳！吾人以是喚起各方注意：不必懼其變，惟當求其通！苟能當機立斷，抓住題目，自動解決，以求廣大民衆之同情，即無異奪敵人之武器而自用。吾人於此，更願再申反對武力解決之旨，竊望各關係方面，激發良知良能，相與披肝瀝膽，開誠協商，拋開黨利黨略，一以國家民族整個利益爲前提，對過去現在之黨政作一總決算，結納衆流，共決未來大計，全部用政治手腕，和平方式，爲一勞永逸之解決，必如是則此次之演變，乃得爲有意義，今後之自救，乃爲有眞希望；如仍重溫舊課，再起兵爭，則國力益竭，民困益甚，不但加緊今後時局演變之必然性，且將進而移轉其方向於格外深刻之

境，此又當非志在完成民族解放者之本意也。吾人素持平和的打破現狀論，心所謂危，用再掬誠爲各方當事者告。

又二十二日社評，題爲「閩變之種種疑點」，其文如次：

福建變局，業於前日完全揭開，惟以官方檢查電報之嚴苛，吾人僅能從上海香港輾轉獲得各種簡單模糊之消息，殊難窺其全貌，恐社會各界之迷惘懷疑者，或較吾人爲更甚，爰特縷述疑點，就其所知，略爲指陳，當亦留心時局者所樂聞歟？

第一．從黨的立場觀察：陳銘樞等此次舉動，實乃雜湊反國民黨的各黨各派於一爐，不但標榜推翻黨治，且已通令各機關將中山遺像遺囑撤除，是並崇拜之偶像，亦不令其存在，此眞人心大變也！然究竟主腦人物之陳銘樞李濟深蔡廷楷等人，是否將毀黨造黨？其所造者將爲何黨？此其一。陳氏政治慾望甚大，近年確與第三黨及國家主義青年黨相結納，本人又於所謂社會民主黨，居於創造者之地位，故就陳個人言，不啻集各種反國民黨的黨派於一身，而本身究竟是一個『什麼？』反令人莫明其妙。此其二。如果各黨眞有所謂黨義黨綱，則此番合作，究竟經過何種協議，各黨各派在主張上從何處表示互讓，標揭一致？即如第三黨本站在國民共產黨中間，標榜平民政權，自謂係大多數勞動羣衆的代表者；國家主義青年黨則與國民黨共產黨完全不同，以全民革命爲旗幟，主張取消黨治，不含有一毫階級性。且也，道路傳言，陳等與共產黨亦有聯絡，此則更爲複雜，蓋共產黨有第三國際承認者，有托洛斯基派即所謂解消派者，兩派固完全不是一事，而第三國際指導下之共產黨，又不必與江西剿辦中之所謂共匪，絕對一致。假令陳等與共黨聯合，究是何種共黨？其諒解到何程度？且凡眞正共黨主義上決不妥協，然則陳等將投降共黨乎？抑共黨轉向，將棄彼而就此乎？此中秘密，無從索解，此其三。以上種種，既難得其眞相，則一切認識，皆難明確。

第二．從政的立場觀察：因黨的立場，各各不同之故，政的立場，亦復詭異支離。即如前日福州成立之新組織，稱爲『人民革命政府，』固不失爲第三黨與國家主義派共同之稱號；惟查第三黨標榜其所代表者爲直接參加生產的各種工廠工人，手工業者，自耕農，佃農，雇農，及設計生產，管理生產與担任運輸分配者，及其他幫助社會生產的職業人員，故在經濟上主張視國家主義派爲綿密，觀前日大會通過之政綱，顯以第三黨之主張，占十之八九，是目下閩局，實在第三黨支配之下，然亦第掛出招牌，聊以快意而已。殊如以「耕者有其田」爲號召，誠爲第三黨之土地政策，然如何施行實係一大疑問，而所謂林礦收歸國有一節，尤非倉卒可辦，然則號爲各黨合作，豈非盡代第三黨受過？若再從與共黨聯合關係上言之，則所謂『人民革命政府』與瑞金之僞政府係對立乎？抑將與之分治合作乎？此尤令人不解者也。

第三．從軍事財政外交觀察：既已高標取消黨治，打倒南京國民黨，則當然係革命獨立，當然應準備軍事。據李濟深在香港瀕行時語人，彼等在軍事上決與共產黨合作，然則將聯合以攻贛乎？此非易事也。蓋姑無論十九路軍在歷史上不能與共匪軍隊融合，藉曰能之，而驚世駭俗，將何以與各方而相呼應？攻贛既有困難，然則將攻粵乎？在陳濟棠近已集重兵於東江，修廣州之堡壘，除非閩桂聯合，或足有濟，然而桂省貧瘠，勢須持重；矧福州現在之複雜的黨政立場，能否使李宗仁白崇禧願與之共其利害，亦一問題。攻贛不能，入粵不易，然則攻浙江以出長江乎？閩浙之間，頗有天險，而浙省非可守之地，長江爲中樞命脈，外交複雜，兵力甚厚，又非易取也。且也，十九路軍原祇五師，編制雖大，要亦不過八萬之衆，而福建土著軍隊及劉和鼎部之雜牌隊伍，尙不在少，向背皆不可測，是則除非與贛省朱毛之徒，眞有甚深勾結，否則軍事上終難着手也。更就財政言，閩本貧窮，省庫空虛，自來中央稅收，向係地方截用，而十九路軍且由中央月給軍費六十萬元，廣東方面，復有補助，今既建立新號，政費軍費，當更膨脹，而中央協款一停，廣東補助一去，軍費立感恐慌，將欲强收海關，截留關稅，而廈門一關，前歲一年收入，不過四百餘萬兩，連同其他各關收入估計，現在距一千萬元當尙遼遠，而本身經費以及指定外債擔保之款，且須扣除，實際所得，恐難超過中央原給之每月六十萬元，此外增加收入，途徑甚少；且接收海關，事亦不易，蓋閩省對日外交，向居特殊地位，與台灣祇一衣帶水之隔，隨時有被日本干涉之可能，如以實力奪取海關，則糾紛可以立起，此外對日行動，亦須持

直，而一經眞與共黨携手，則台灣方面，有何舉動，又更難知，然則環境之困難，從可知也。

就以上三點判斷，閩局前途，實爲一謎，然中央若用兵力申討，則又甚爲困難，意者其將爲長期之紛擾乎，此誠國人所最不堪忍受者也！

又二十三日社評，題爲「從國際形勢論中國革命問題」，其文如次：

福州變起，人心不安，咸注目於時局之如何推移，及變亂之如何收束。雖然，今願乘此提出一更重要問題，望各方澈底反省者：中國革命，原爲一未決的問題，就今日論，不特尚未成功，或者尚未開始。同時中國革命，爲一不能中止之問題，尤以九一八國難勃發以來爲尤甚，中國民族能否自救，胥視其自身能否進行及完成革命，其事必需，而其機至迫。故凡中國今日一切帶政治性之運動或暗潮，皆應視作革命期間必有之煩悶，中國民族爲誕生革命必經之痛苦。由此而論，若福建所謂第三黨之變，由實質勢力言，其事雖微，而由精神意義言，則應足以刺激現在之統治者及一般國民，對於中國革命問題，從頭作深切之反省！吾人本此意義，願一考察本問題，但其事重大，姑先從國際新形勢與中國革命問題之關係上一論之。夫現代世界，凡一民族之活動，與世界全局，皆互相影響；所微異者，强盛之民族，可居主動地位，衰弱之民族，則往往僅處被動。中國近世，文化上經濟上政治上軍事上，皆成後進，其國權且喪失完全的獨立性，故其革命運動，受國際影響最大。有時僅爲被動的接受。遠者不論已，使無歐戰之變遷及蘇聯之革命，則中國十年來之革命問題，斷不如此演進，此人人共喻之事實也。雖然，此本不足耻也。一落後之民族，乘國際潮流，努力前進，自求多福，此本正當出路，弱小民族以此成功者，歐戰以後，其例即多；如土耳其捷克波蘭等新興國家皆是也。中國所耻者，有機會而不能切實應用，舶來理論，生吞活剝，不能善體本國之所需，且往往只取皮毛，而遺精髓。加以近代本國社會之腐敗餘毒，中人太深，致世界任何主義，一至中國，動成過淮之橘。國際勢力復操縱其間，謀中國之分裂，而當事者不自覺察，卒之一切政爭，皆帶幾分傀儡性，他人作劇，而吾儕扮演，列强衝突，吾儕自身遂亦衝突，坐使同胞互殘，流無量之血，耗無數之財，一事不成，國力蕩盡。至於今日，對此破碎河山，徒悲革命惡夢！此誠足令人太息痛憤不已者也。中國國民黨在民國初期，爲具革命性而有世界智識之大黨，歐戰以後，代表所謂新文化運動與民族革命運動以崛興。蓋乘華府會議後之國際的小康，而欲參考蘇聯，完成中國革命，自非中山先生，孰有此遠識與毅力。然不幸者，中山早逝，黨權竟爲鮑羅廷輩所刦持，因工農運動，徒破壞經濟，演成恐怖，至有清黨絕共之舉。此一幕也，其不甘傀儡之自主的精神，大受國民同情，故得於十七年統一中國。然可痛者，因噎廢食，東扶西倒，雖脫離第三國際之幼稚謬妄的指導，然本身固有之革命意義，竟亦逐漸淡忘。革命政府之一部分高官反步武官僚，惟恐不肖，甚或過之。十餘省軍民爲革命流血犧牲之結果，除增加若干新富新貴之外，極難尋覓革命在民間之成績。竟使中山先生偶像化，使其遺教與論廣訓化，政治失中心之動力，外交餘誇大之妄態，凡此事實，經九一八之國難，而深切暴露，故雖中山先生偉大之紀念，尚在人心，而不滿黨治要求革命之呼聲，年來實瀰漫於全國，此當局自身亦認識不諱者也。吾人今追論及此者，誠以革命本未成功，現狀斷非神聖，而就最近國際形勢而遭，中國民族，又得一種機會，可以奮勇的自行解決其革命問題。無論在朝在野，正應及時反省，捨舊從新，一致努力！何以言之？過去國際形勢之最大特點，爲赤白不兩立，而其反映於中國者，則爲賴赤之亂，與剿匪之師。又中國多年最切近之外患爲日本，而迄無策以應付之。十七年以後，要之不外兩種觀念，曰：料日本之不至發難，與不敢與日本交涉東北問題，然時至今日，四省淪亡，復土無力，此項問題，勢成長期化與根本化。而當是時也，代表赤白兩大國際勢力之美俄，竟已宣告復交，且顯然有政治背景。是則國際形勢之一大變遷，對於中國革命問題，當然有間接的重大之影響。何以言之？中國共黨之武力暴動，就國際的國內的言，本不能有攫取中國政權之望；蓋即置善惡是非於不論，以中國之大，及國際勢力之錯綜而深刻，若謂能坐待共黨一村復一村，一縣復一縣，結貧民而擴赤化，以統一全國，行共黨獨裁，此豈非夢囈之談？藉曰能之，亦必在中國大分割之後，此又豈民族利益之所能容許？然同時統治者之國民黨諸公，時至今日，若尚欲僅憑藉傳統的權威，敷衍補苴，勉强維持；此日何日，尚不欲開黨禁以要求全國有革命意識者之合作？共黨縱作別論，對其他一切反黨治之人，動以反動二字抹殺之，此又豈政治家應有之襟抱？此就國內而論，朝野各派本有反省之必要也。況今日美俄握手，赤

自並存，此可證明第三國際將對赤化中國之事，改趨消極，同時證明各國前途，乃各行其是，且可並存。而尤於中國有重大影響者，則美俄對日之新均勢成立，此後代華府條約國聯盟約而成之新形勢。中國民族若不坐待亡國，當然乘時努力！夫世界已可容許赤白之爭，中國人何必尚拾人過去之牙慧，必自製其和而殺。世界大勢，斷然趨於多角的進化，各民族要之自革其政，自顧其需，中國又何獨不能？吾人此論，首望政府當局，自行發起，號召全國，新定國是，甚至毀黨造黨，勿徒因閩變起伏而忽憂忽喜。吾人所見，李濟深陳銘樞，皆同黨要人，其品格才能，人所熟知，此次閩變，專就彼等而言，則問題不大；然若熟察人心，詳考國勢，則顯然更有中國革命之一大問題，亟待當局及一般國民之反省與熟察！國際形勢，方要求統一的中國民族自行解決其革命問題！則凡有良知無私心者，理應一致合作，從新奮鬬！國民黨及反國民黨者，其以此為何如也？

中央黨報之論調

南京中央日報二十一日社評，題為「福州事變的性質，」其文如次：

福州事變的醞釀，到了昨天似乎已經正式揭開了，這次事變的內容，到現在我們所得的報告，還不十分詳盡，福州當局經過昨天所謂「人民大會」以後，究竟預備如何做法，預備挂出怎樣的招牌，僅據他們的宣言和各方面零星的報告，還無法對讀者作分析的報告，不過現在有幾件事情，大概可以斷定：第一是反對中央政府；第二是着手中國的分離運動；第三是實行社會方面的大紛擾。或就算他們的經濟改革；第四是毀滅本黨的組織及信用。

福州事變的主持人物，大概不能不算他們是中國人罷，又不能不算他們是中國人中間具有相當領袖的地位罷，那末中國人的思想行為，眞是太不可思議了！福州事變的主持人物，大概不能不算他們是和本黨有關係的——甚至許多還是本黨的中央委員，那末本黨黨員對這個事變如何看法，全國國民對這個事變又如何看法？中國國民黨中央日報的記者，拿着這個題目，又如何去做文章，大概現在有許多人做啞子做了相當時間了，啞子忽然要開口，個中情緒遂如病人易簀，撟舌可囑後事沒有二致。世界上最沒有靈魂的人，莫如因為職業而抹煞他的良心，沒有良心的人，便是傀儡，中國全體人民將來的運命，是否要全走到這個境界，我們不敢知，不敢說；可是至少在今日，我們終不可先以此自居，人們的五官機能雖然不健全，或者靈魂尚未散開，所以還不是傀儡，不是播音機。

且莫追究福州事變領袖們的動機是怎樣，更莫研究福州事變領袖們的口頭話是怎樣，自然他們有一個共同心理，這個心理是不滿現狀，不滿現狀所以要來嘗試叛逆的勾當。現狀的名詞太籠統了，現狀是如何構成的？現狀的主要象徵是什麼？福州事變的主持人物，是不是民間崛起的老百姓，是不是與現狀的構成絕沒有關係？中央委員國府委員是個什麼地位，部長省主席是個什麼歷史，國家任何方面的現狀，今天福州的巨魁，都有分的，或者還是一個有力的形成力量，老百姓可以說不滿現狀，老百姓可以說國民黨沒有充分實施他的黨綱，中央委員國府委員那就不能開口說這宗話，一開口許多「人民」便可反詰來查究你們過去是幹的什麼，事情是太滑稽矛盾了，「人民大會」擁護的人原來仍舊是國民黨的中央委員國民政府的委員，還竟是叛黨叛國的軍閥政客。

雖奇荒誕，尚不止此，今日的現狀，在中央政府方面，一方面是軍事領袖和武裝同志拚生命在那裏剿滅赤匪，一方面是黨內領袖及同志堅持對外的不喪權辱國，當今的現狀，還有什麼比這個再明顯，福州的「人民」領袖，難道是不滿意剿匪，所以來分離，難道不滿意抗敵，所以來另立政府，更難道他們是主張與赤匪諒解與強敵妥協，所以來叛變，如果他們還是一個人，還是一個中國人且是一個本黨的中央委員，那末，中國人今日的思想行為，雖太不可思議，然而畢竟在全國喪失其靈魂以前，思想行為終還有相當的軌範，在這個相當的軌範上判斷，福州的事變，無論假借任何名義，他們是國家民族的罪人，是全國人民的讎敵，不能搖動本黨的毫末，不能危害國家的萬一，黨國運命的決定，決不在福建的「人民」，還在我們中央的自身！

天津益世報之評論

二十三日天津益世報社論，題為「解決閩局合理的途徑」，其文如次：

一七六三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離法國第一次革命的日期還有二十五年，英國有位名人克斯塔費德 (Chester Ftield) 說：

『凡大革命大變亂發生前的一切現象，我在歷史上看到過的，如今法國都具備了，並且日在增加』。其實何止法國第一次大革命是如此。一六四一年英國的革命，在變亂發生許久以前，冷眼觀察的人都說大革命的條件具備了。倘彼時法英的當權在位者，機靈一點，接受那些預告，努力把促成革命或變亂的條件改善，世界政治史上，一定少了多少慘劇。這豈止是當權在位者之福，亦國家一班國民之福，不幸，當權在位的人，總沒有這樣遠大的眼光，總不能事先防止大革命大變亂的發生，以減除本身及社會不必要的犧牲，這真是歷史上極可惋惜的事實。其實又何止過去的西洋歷史是如此。今日中國局面，實已蹈他人的覆轍了！

中國今日發生大革命大變亂的條件，那一項沒有具備？這幾年來當局者那一天不努力製造此一切條件？兩年前我們主張抗日，我們認定倘政府不忠心抗日，他人必有用抗日名義在國內號召大革命大變亂者，今也如何？兩年前我們主張開放黨治，我們認定倘政府不及早自動開放黨治，他人必有用取消黨治號召大革命大變亂的，今也如何？共產問題，我們亦這般說，歐美各國共產黨可以公開活動。中國共產只要他們肯採和平方式競爭政權，當局應加以容忍。不然，一方面迫之愈甚，他方面對之表同情者愈多。今也如何？經濟改造，政治改革，我們的觀察都如此。我們以為政府倘不能見機而作，終有雖欲改造改革亦已太晚的一日。今也又如何？

閩局中一班領袖，他們的動機到底是什麼，我們姑存而不論。閩局前途的發展如何，我們亦存而不論。然而閩局發生的責任，中央政府一班當局應該自負。不說別的，如今閩局中重要且最有力的號召是『取銷黨治，還政於民』。這在一個問題上，中央政府倘把兩年的歷史看看，就應該慚愧無地。國難會議是騙人的。民選立法監察半數是騙人的。參政會是騙人的。起草憲法是騙人的。舉行臨時全國代表大會是騙人的。提前召集國民大會，提前實行憲政是騙人的。總之，『黨治』的牌子，能敷衍一天是一天，能苟延一天是一天。黨治的實質，黨治的成敗，固可不問。其結果，今日聚集在福建的一班人，得借此『取消黨治』的大題目，以資號召。陳銘樞李濟琛等等，固黨中領袖，彼等是否能專權在位，癥結固不在黨治與否，換言之，黨治固非李陳等掌執政權的障礙。然李陳等倒黨運動，而必以倒黨號召，其為迎合人民心理作用，顯而易見。倘中央政府諸人，對取消黨治一點，兩年來肯出之以誠心與毅力，絕不排演過去一切幻術戲法，則今日李陳諸人，雖欲發難，果又以何詞為號召？中央領袖，見不及此，坐誤時光，授人機會，閩局乃中央政府諸人幾年來努力製造而成，豈又過語？

倘我們用客觀的眼光來觀察社會，應知今日中國國民對閩事發生，固不能認為讚同，亦不能認為全反對。國民對閩事的態度，大概如此：國人厭聞內戰。姑無論福建方面標榜如何，從此國家又不免陷於內戰。這是國人對閩局的第一個反感。閩局合形形色色份子於一爐，主張見解，本身即充滿衝突矛盾點。破壞上因對人的目標相同，或可發展，建設上則治事的主義不同，實難成功，這是國人對閩局的第二個反感。至於左傾聯共，為閩局之累，亦可為閩局之利。左傾聯共，工商階級或因此望而生畏，然激進青年，安知又不聞而欣喜。至於從另一方面觀察，若還政於民，若取消黨治，若農工人民之澈底解放，若耕者有其田，若森林礦產國有，重要企業國營，若人民於身體居住言論出版集會結社信仰示威罷工之自由等等，這一切原則，在今日中國足以取得人民同情，足以號召，此又無可諱言。倘真有如是其人，能忠實於上列各項原則，能實現各項原則，中國人民實又馨香禱祝以求。

中央政府應付及解決閩局的合理途徑，首先即在認識人民對閩局的心理與態度。因此，我們就公開的忠告今日中央政府，閩局不是武力可以根本解決得了的。武力可以解決十九路軍，而閩方所借以號召的一切原則，武力却不能消滅。十九路軍可以戰敗，而『還政於民取消黨治』等等原則，實不容易戰敗。誠然如此，中央政府可以用武力消滅閩局，閩局中標榜許多原則，却無從消滅。誠如此，福建的局面雖除，同樣局面，可以隨時隨處發生。誠如此，中央武力解決閩局，中央的後患依然無窮，國家依然無安定之日。

解決閩局的合理方法，乃中央政府以敏捷大胆的手腕，相當接受閩方所號召之各項原則。中央政府果願維持統一，免除內戰，此日即應向國人引咎自責。此日即應毅然決然取消黨治，還政於民。而後在政治公開的原則上，本人民的公意，產生超政黨的政府。閩方的政治大原則，既可實現，則獨立運動，即可停止，其他經濟政策等等，自可於新成立的政府中徐求發展。共黨倘以福建所標榜者為滿意，此亦國家社會主義而已，又未見不能與其他政黨妥協，而加入超黨政府。倘能如此，國內一切戰事都可停止，都能在『精神團結』四字之下，為國家謀發展，為人民謀幸福。如此，閩局發生，促成各方覺悟，促成國家統一，國家實因禍得福。如其不然，國家從此四分五裂，社會從此兵連禍結，主義原則，都成空談，舉四萬萬人民同歸於盡而矣，此為全國之害，非任何人之私了。願各方三思之！

美俄復交與日本

記者

舉世注目之美俄國交問題，自羅斯福與加里寧之往來電文公布，一般已料兩國之復交必指顧間事，迨李維諾夫於十一月六日抵華盛頓後，白宮談判雖因債務等問題而略現阻滯，而卒於十七日深夜宣告復交，此思想制度兩俱不同之兩大國，經十六年之睽違，重行握手，誠應特筆而書之大事也。雖然，美俄復交之動力，任何人皆知在於兩年來日本所造成之遠東局勢。故此事對遠東將有大影響，而於日本尤有特殊關係。爰輯此篇，以備讀者參考。

一　白宮舉行復交儀式

華盛頓十一月十七日合衆社電，羅斯福與李維諾夫之談判，頃間圓滿結束，美俄已正式復交。本晚十一時五十分白宮舉行簡單儀式，由羅斯福與李維諾夫交換復交照會。該照會由雙方談判人簽字，彼等表示「相互間之愉快，並希望美俄兩國永久維持通常與友誼的合作，俾增進雙方福利，維持和平。」美方已任命布列特氏爲駐俄大使，預料蘇俄將任前駐日大使特羅維諾夫斯基爲駐美大使。本日白宮宣布羅李二氏共計交換照會八件，有一照會稱，蘇俄同意不要求美國賠償西比利亞遠征時俄方所蒙損失，另一照會稱，雙方擔保各不干涉他方內政。李維諾夫氏照會中更進一步宣稱，蘇俄將不容忍任何反美活動其足以侵及美國領土完整或社會與政治之制度者。羅氏稱此項照會爲蘇俄將審愼避免在美作共產宣傳之莊嚴的擔保。關於蘇俄對美所欠債務，與解決美國私人對俄之要求以及旅俄美僑有權享受信仰自由等項，羅李二氏均已獲得妥協。預料因美俄復交之結果，美國將獲得大批訂貨，此舉可減少美國之失業人數。羅李談判圓滿結束後，羅氏已離華盛頓赴喬治亞州之溫泉小憩。至於李氏此次返莫斯科，又將載得外交勝利而歸去矣。美國一般對羅氏此舉之反響頗佳，羅氏之承認蘇俄，爲一種最後的決定，並不須由國會通過，蓋惟有美俄締結條約時，始須經上院之批准也。本日白宮方面稱，關於美國財部對克倫斯基政府時代所借債務美金一萬八千七百萬元一事，如李維諾夫與美官場獲得任何解決辦法時，將請求國會予以通過云。

羅李兩照會

莫斯科十七日塔斯社電，羅斯福總統與李維諾夫關於蘇美恢復邦交來往之函件，業經發表如下：

㈠羅斯福致李維諾夫照會　鄙人與閣下談話結果，美國已決定與蘇聯建立常態之外交關係，並互換大使，此實深足愉悅者也。鄙人希望現在我兩國民衆間所建立之邦交，將永久保持其

常態與友誼之性質，且將來為彼等相互之利益，以及為保持全世界之和平，合作到底。

㈡**李維諾夫致羅斯福照會** 鄙人謹以無限愉快通知閣下，蘇聯現正十分準備與美合衆國建立常態外交關係，並互換大使，鄙人亦希望我兩國民衆間所建立之邦交，將永久為常態的與友誼的，且我兩民族為彼等相互之利益，以及為全世界和平之保持，將合作到底。

協定之內容

華盛頓十七日路透電，關於承認蘇俄之協定，昨夜十一時五十分簽定，美俄間尋常關係已正式恢復，羅氏與李維諾夫聯合發表一文，內稱：除簽定協定外，並已交換關於解決如債務與要求賠償等懸案方法之意見。此種意見之交換，可使吾人希望此項懸案之迅速的與美滿的解決，兩國政府固皆願從速結束之也。李維諾夫將留住華盛頓數日，以便繼續討論。羅氏發表渠與李維諾夫關於宣傳，宗教自由，及兩國人民法律上保護，以免被控經濟間諜之往來函件。蘇俄允放棄因美干涉阿昌格爾與西比利亞事而起之各種賠償要求。羅總統於宣讀往來函件時，特別注重在俄美人宗教自由之要求。又電，李維諾夫與羅斯福互換之公文，僅言及美俄間將來商務關係。李維諾夫已於十一月十六日函中聲稱，蘇俄允制止俄政府管轄下一切人民與團體干涉美國內政之舉動。羅斯福於答覆俄方允不作宣傳之函中聲稱，美亦願照此辦理。李維諾夫又向美總統聲明，蘇俄願擔保在俄美人之宗教自由，蘇俄並準備在將來所談判之條約中，列入擔任在俄美人公民權利一條，但對美人民之保護，則將立即實行之云。關於互換領事之協定，現已成立，依此協定，美人享有他國人民在現有的對俄條約下所享之各種權利。華盛頓十七日哈瓦斯電，美俄兩國復交談判，由羅斯福與李維諾夫主持進行，已歷十日之久，頃美國已承認蘇聯政府，與之恢復外交關係，而將十六年以來世界兩大共和國斷絕關係之局面，予以結束。此雖極明顯之事，惟美俄兩國代表談判情形，極為秘密，究以何者為議題，既難斷定，其結果如何，尤未可知。此際所可知者，則美俄兩國代表，業已談判俄國債務，共產主義宣傳，及保護美國僑民各問題，而宣傳與保護美國僑民兩問題，似已從容解決。至第一問題則將指派專家，組織委員會，從事研究。



羅斯福

此外關於經濟問題之談判，所得結果，未必盡如若干美國人士所希望，蓋俄國尚欲購買大批美貨，自非美國予以鉅額墊款不可，而美國政府似未準備及此。抑美俄兩國談判，尚有最重要而又最秘密之一問題，即國際政局，尤其是遠東時局是也。關於此層，俄日兩國關係，「滿洲國」及海軍各項問題，自居首要地位。羅斯福原本有與蘇俄談判復交之計畫，旋因遠東時局緊張情形，已達危險程度，乃提前予以實行，而與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交換函電，李維諾夫乃翩然蒞止，此層實可斷定。查蘇聯政

府截至目前爲止，對於尙未予以承認各國，堅決拒絕一切談判，此次李維諾夫竟於恢復外交關係前，允將兩國間一切問題從長討論，則羅斯福在外交上，實已獲勝利明矣。

俄外長聲明

華盛頓十七日塔斯社電，李維諾夫本日向報界發表關於蘇美復交聲明書一件，其文如左：「關於建立美國與蘇聯常態外交關係文件之交換，不僅造成圓滿解決兩國間過去懸案之必要條件，而尤重要者，惟在世界兩最大共



李維諾夫

和國間眞正友誼關係與和平提携之發展上，啓開一新頁。現在提供於吾人面前之若干可能性，吾人將充分利用之，以獲取相互間之經濟合作。昨日之舉動，將在和平問題上產生一極有益之影響。凡屬誠篤而和平之人民，對於此舉必然懽躍。現在蘇聯已與一切國家樹立常態邦交，但在少數情形中，日漸增加之疑忌與醜行，正在常態邦交掩護下進行。似此形式的及傳統的常態關係，則非蘇聯所望於美國者。我等過去並無切實之衝突，我等亦不希望將來有此種衝突。接近之點現已存在，爲經濟與文化之合作。此項接近之點將逐漸擴大，同時爭取和平之鬪爭，亦將大形展開。在過去十六年中，蘇聯與美國間關係之缺乏，在美國造成無數對蘇聯情形不正確與虛僞觀念之堆積。若干人士藉散播關於蘇聯最荒謬之神話以自娛，是以當羅斯福大總統要求充分報告，以明瞭蘇聯政府對他國公民之政策及旅居蘇聯之美人生活情形時，余並不驚異。此類報告，余已盡可能向彼提出。關於羅大總統對美國人士須在蘇聯享受宗教自由之興趣，余曾有函致羅大總統，縷陳蘇聯現行之宗教法規。羅大總統又詢及外人在蘇聯之法律地位，余爲之解釋曰：在蘇聯之外僑，必須遵守蘇聯之一切法律，蘇聯不能允許任何人享受特別法律待遇。余又在另函中向羅大總統保證，蘇聯政府與其他國家政府之關係，完全基於互不干涉內政之原則。至於兩國間相互的物質要素問題，此不能於短時間內決定，因蘇聯之既定政策爲於訂交以前不規定此類問題。關於此項問題，交換意見之結果，已顯露兩國之善意，並希望於最可能短時間內規定此項問題。爲證明吾人之善意，吾人不待問題之最後規定，已放棄吾人對美人出兵西伯利亞事件之要求。且關於此點，吾人亦已考慮美國在當時之若干行動，此類行動，余來美國務院後，始大加明瞭。」

羅斯福演說

羅斯福於宣告復交後，即赴喬治亞州溫泉休憩，紐約十八日哈瓦斯電，羅斯福在喬治亞州首都演說，解釋美俄恢復邦交一事，謂美俄兩國談話，業於昨日完成，兩國渴望和平，欲令文明世界中和平思想，益臻强固，余深信此種心理，實即兩國進行談判之無上理由云。

加里寧演說

莫斯科二十日塔斯社電，本日莫斯科時間下午六時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以廣播無線電對美國民衆發表下列演說：「我兩國間之常態正式關係，現已樹立，余值此時，願以蘇聯全體民衆之名義，向美國民衆表達余至誠之慶祝。在以往十六年中，蘇聯城市與農村之勞動者，已向全世界表現偉大創造事業之例證，彼等於一短時間內已將我國由一落後之農業國家，轉變為一進步之工業國。職是之故，我國之工人與農民，無不以最大之興趣與注意，崇仰有能進技術發展之美合衆國，為獲得技術之進步與人民之福利，最重要之條件，莫若民族間和平之保持與鞏固。余現在相信，我兩大國民衆間一切阻礙充分及多方面接近之人造壁壘既經移去，不僅我等相互間之利益，即全人類之經濟與文化之進步，亦將因世界和平之鞏固，裨益多多。余堅決以為，現在即為我兩大民族間有益的多方面合作之新紀元的發端，余更相信，我等在此時所感覺之歡悅，當為全世界熱愛國際人道與和平進步之人所同感也。」

兩位新大使

華盛頓十八日合衆社電，本日國務部人員宣佈，俄政府現已同意任命布列特為第一任美國駐俄大使。並據宣佈，國務部已訓令全世界各地美國外交官，立時與蘇俄人員維持親密之官場的社交的關係。新任駐俄美大使布列特氏歷略如次：第一任駐俄美大使布列特氏今年四十二歲，生於費城，曾肄業耶魯大學，歷充各報新聞記者，後服務國務部，氏熟習蘇俄情形，一九一九年奉美國特派外交團赴莫斯科，氏於羅李談判時，從中策劃，頗為活動，氏曾從事電影工業，並著有小說一部。華盛頓十九日路透電，國務院今日接受俄國駐日大使特羅雅諾夫斯基為駐美大使之提議。華盛頓二十日電，各報認駐美蘇俄新使特羅雅諾夫斯基在滿洲事件發生時，任駐日大使，大概為蘇俄通曉遠東事情之專家，故俄方此項任命，不無政治意味云。

（威廉布列特）



（特羅雅諾夫斯基）

東京二十日電，外務省要人於答覆蘇聯任命特羅雅諾夫斯基為駐美大使是否為反日舉動之質問時，稱此適與彼見相反，彼歡迎此項任命，蓋特氏對日極為親善，且深知日本事情，故彼對於改善美俄日關係，將竭有益云。

二　兩國之一般觀感

美國

紐約十六日塔斯社電，美國全國在過去兩星期中，實可謂為「蘇維埃之週」，無論報紙，雜誌，要人談話，時刻不離蘇維埃聯邦。各報自羅斯福與加里寧來往電文發表後，關於蘇聯情形之文字，尤滿篇幅，尤其對於李維諾夫之一舉一動，關切最深。當李氏抵華盛頓時，各報刊載李氏詳細歷略及其照片，於其外交上之成功尤多詳盡之描寫。李氏與羅總統日前會晤時，赫斯特系之報紙論稱，「羅斯福與李維諾夫此項歷史之會晤，將十六年來畸形狀態，告以結束。」『世界電報』稱『蘇聯在十六年中之成功，已以歷史上得未曾有之速度，改進蘇聯人民之地位。此種成功，又給蘇聯以國際情事中一大列強之地位

。」「紐約週報」稱，「李維諾夫此行之成功，不僅對美國及蘇聯爲一偉大之事件，且影響歐洲與遠東國際形勢，至大且巨。」

俄國

莫斯科十八日電，此間一般對美俄復交之感想，以爲關係半數人類命運，與世界政治經濟情勢，如此險危，故此舉將來或被視爲世界中之一轉點，直接關係美俄中日人民，遠東現有日俄戰爭威脅，中日僅在武裝休戰狀態中，因日本任何時可攻擊無防衛之中國，惟有中美俄合作，方可阻止此戰爭威脅，以及日本再有侵華舉動。戰爭危險無疑爲羅李二氏討論問題之一，惟日本投機份子能在戰爭中取利，太平洋美日海軍競爭，日形嚴重，致迫令美國領袖採取外交方法以制日本，並將所攫奪之物，返歸中國。美政府宣布之政策，仍爲維持中國之領土與行政完整，俄方現亦稱日本攫取東北四省，欲將其作爲殖民地。茲自「九一八」以來，中美俄三大太平洋國家已具備合作原因，惟中國當局無人有膽識，將其揭出，今日美俄復交後，情勢已經一變，美國不致再懷疑中俄合作，而將予以歡迎，俾能維持世界和平。莫斯科十九日電，蘇俄名人拉迭克在「真象報」著文，稱揚新任美大使布列特對俄一向採友誼態度，拉氏並稱許美參議員波拉，「紐約時報」駐莫斯科記者杜倫迪及主張美俄復交之啓易．費煦爾氏等。拉氏文中注重此舉和平的意義，謂「世界和平爲某某帝國主義國家所威脅，現已無所隱諱，該國等決心以他國之財富與地土爲犧牲品，以增進其國內狀況。」

三　日本之苦笑

東京十八日新聯電，日外務省接到美俄復交之報告後，特於本日正午發表聲明如下：「美俄復交之成立，對於日本之外交上及經濟上相信不受何項影響，並且日本對美對俄之政策業經決定，對於此項既定方針，認爲毫無變更之必要，而將依據從來之外交方針進行。」又日本陸軍當局談話云：「美國政府今已承認蘇俄，然此承認，不包含兩國間不侵犯條約及其他政治協定，乃顯明之事，故美國承認蘇俄，可稱僅恢復通商關係而已，甚至亦可視爲多少含有對日本之牽制策。然美國遽然承認俄國，係由於美國國內之不景氣，欲求貿易市場之故。但美俄兩國之生產爲小麥．石油．木材等，大體相同，故其承認代價之貿易市場能否獲得，殊屬疑問。且蘇俄之貿易，係由國家行之，故縱予以承認，亦決無購買高價物品之理。日本對於美俄復交，毫無變更態度之事，尤其自前此英俄之通商關係觀之，亦可明瞭。若果輕忽，則債務將被抹消。且承認後，美國赤化問題之事件，將頻頻發生，不到數年，美國因承認蘇俄，不但無何獲得，且將惹起種種不利之問題。此則由任何國之例觀之，亦甚明瞭。」又財界有力者之觀察如下：「由經濟上觀之，美國究允許俄國幾何之信用貸款，不得而知。然假其金額及期間無甚重大，則美國輸往俄國之物資亦可知悉。尤其美俄兩國之經濟狀態從來相同，故重要商品無論石油小麥木材等，將來在於競爭的狀態中，對於此點，將引起美國勞動者等相當猛烈之反感。美俄之通商關係如果活潑，則受其直接影響者，毋寧爲英德等國，彼等對俄之貿易難免減少。日本之對俄貿易因信用貸款問題及政府輸出保障不完備之故，致依然不見進展，故在此現狀之下，將不受重大影響。」

論蘇俄外交之轉變

布施勝治

日人布施勝治，爲著名之「俄國通」，近爲大阪每日新聞特派員，考察蘇俄情形，十一月十五日該報載布施勝治自海參崴發之長電，論蘇俄外交之轉變，極有見地，譯錄如次：

近來俄國政府之對日政策，突然自其去秋以來之親善態度，和平方針，變成露骨之强硬態度，其重要根本的原因，要在其國際的地位近來頗現良好。其最近外交除對日外交外，在各方面皆接連獲得極佳之成績，其與法美之接近，尤爲最近之大成功。法本爲迄於最近在歐戰列强中始終執最强硬反俄政策之國，美國則爲尙未承認俄國之國，然而俄法現已訂結不干涉條約，一方李維諾夫爲商議復交已於七日抵華盛頓，備受歡迎，美國官場竟以有條約國之專使待之。從來固執反俄國策之法國，何故竟改執如是之親俄政策乎？有人謂先於俄法接近，曾有俄波接近，波蘭實爲俄法接近之媒介。但予在莫斯科曾耳聞一種外交秘話，大略謂日本軍界要人過華沙時，曾向波蘭當道提議締結日波軍事同盟，由東西夾擊蘇俄。此訊傳到蘇俄政治家耳中，俄政府極爲重視，乃向波蘭政府用極嚴肅之態度作恫嚇之詞曰：「倘日波兩國出於夾擊俄國之作戰，則俄政府不恤舉西比利亞全土讓與日本，而集中紅軍於波蘭之正面，一舉殺到華沙。」於是以反俄爲政策之波蘭政府亦不能不有所顧忌，採取親俄政策。夫日軍要人提議日波同盟之說，固爲一種宣傳，然事實上俄波關係自今春起已漸親密。以此爲動機而素稱波蘭後援之法國與俄國之親善關係，亦日形鞏固。俄英國交雖因維克公司事件一時有斷絕之勢，然不久即行恢復常態。至俄與波羅的海諸國之關係良好，則無復贅述。又俄國外交最近成功之一原因而特應注意者，爲俄國政府之方針，自斯達林統一政權以來，已棄其國際主義而採國家主義一事。蘇俄政府指導第三國際，標榜世界革命，煽動各國革命之時，俄國爲全世界所厭惡，及斯達林唱一國內社會主義建設可能之說，專力於國內之建設，既已傾向於國家主義，緩和從來之國際主義，各國對於赤國之憎惡，遂漸形減少，是斯氏之緩和態度在外交上已收極大之效果。茲有一極饒興味之問題，即資本主義國採用國際主義時，多由四海同胞之理想提唱和平主義，及其一旦傾向國家主義，則反出於侵略政策，俄則與此正相反對。當其高唱國際主義爲列强所深惡，一旦轉變國家主義，專心於國內之建設，則反爲列强所親近。俄雖暫棄其國際主義，並非捨其世界革命之根本方針，然各國對俄憎惡之念，近年已甚緩和，則爲不可否認之事實。然則現在俄國外交之難關，唯與日本之關係而已。俄在其他各方面既無顧慮，則於對日關係，出以强硬態度，乃必然之勢。此種形勢，或將暫時繼續，亦未可知。一年前日俄關係好轉之時，予到莫斯科，經過一年，乃於兩國關係惡化之日離開莫斯科，睹形勢之轉變，誠哉不勝感慨矣。秋間予離莫斯科時，俄國國內之狀態甚佳。第一，五年計畫已進至第二階段，步調已可稍行緩和；第二，爲一般人所擔憂之農作，已斷定爲豐收，農業集團化計畫大體可有把握，物質亦漸增，一時紙幣盧布所不能購之物，現已能購。原來俄國之缺乏物質，非由於資源之枯竭，而爲因五年計畫所勉强輸出之結果。五年計畫之步驟稍緩，輸出因以略減，是則豐富之物質可出現國內市場，於是人心亦漸臻安定，同時國際關係亦變良好。要之，入秋以來，俄已越過難關之極頂。蓋予居俄之一年，爲俄國最困難之一年，同時如俄國當局所豪語，復爲最後之厄年。去年世界言論界批評五年計畫，認爲成功與認爲失敗者實相半，今秋果有斷定失敗到底者乎？茲須大書特書者，在强力統制下所行之計畫，極能增進國力，而以之計畫經濟尤然，此可於俄國五年計畫之成績證之矣。

謂奮張之美國結合。其用意所在，殆欲以此牽掣日方之帰夾心理，延續本國之建設計畫，一俟羽毛豐滿之日，再作復讐爭霸之謀。美國處境相同，心理相同。因事實之所迫，故其對俄拍合之間，如響斯應。日本今後，果將如蘇俄所期，緩和其壓迫蘇聯之行動乎？此誠國人所應特予注意者也。

日外務當局表示，日本對外方針，絕不因美俄復交而有所變更；其軍部當局亦謂，美俄接近之結果，不至遽予日方以惡劣之影響。就表面觀之，此其表示，可謂從容不迫。惟其眞意如何，固絕難執此爲衡量之尺準。依吾人所見，日本今後之對俄行動，如非趨於緩和，即爲益趨急進，方針不變之說，無異自欺欺人。日本政情，危機四伏，穩重之論，日見抬頭。故況機觀變之論，應爲理勢所許，行見北滿風雲，日趨緩和，一如蘇俄當局之所預期。惟謂全世界之和平，即將賴以保持，則不免樂觀太過，近於夢囈。大戰之因子已伏，和平之希望全無，一時之相安，僅爲人類慘劇之化膿功用，絕非企求和平之消毒良劑。在此化膿期間，中國所處地位，益感困難，所負使命，益趨艱鉅。質實言之，大戰之爆發愈遲，戰禍之波及愈廣。我將何以臨此世界大潰瘍之大難乎？見微知著，準備宜早。否則世界暴風雨之前夕，即我民族末日之降臨。國人今日，猶相與從事於鷸蚌之爭，此眞有心人所爲扼腕搥胸者也。

日本當局於美俄復交後之中國態度，三致其意。其意若曰：中國之對日方針，必不因美俄復交而有所變更。吾人持論，素主自謀自救，不應以國際情勢，自毀立場。此其所言，殆即吾人所欲言。惟所謂對日方針者，內容如何？恐惟中日之當局知之，而非吾人之所知也。變改與否，其關鍵固在日方今後之所以對我者如何。若謂予取予求，一聽日本主張，縱當局可以盡量容忍，然全體國民之公意，固有未可忽視者。幸日本認淸此點，則中日之國交前途，庶乎有冀。

法國

巴黎十八日路透電，半官式之「時報」今日載稱，美國承認蘇俄，未能得有經濟上之利益。該報謂，美總統之決定承認蘇俄，實恐日本之侵略行動及於西比利亞也云云。

德國

柏林十八日哈瓦斯電，美已在法理上承認蘇俄，德報紙所當注意之事固甚多，然對美俄成立協定之事，似加以評論，羣視此事爲日本政策之失敗。「攻擊報」甚至謂，美俄協定雖不能即視爲作戰條約，然在相當範圍之內，亦可認爲含有此種性質也。漢堡「自由報」謂，美俄新關係之成立，日本實促成之。此種結果，雖非東京之所願，然吾人當知，凡施行壓迫者，必然惹起一種反動。蘇俄之與美聯絡，以謀和平利益，全受日本對外侵略之影響。世界政治上另成一種中心，歐洲列強僅處旁觀地位，而未嘗參預者，此爲空前未有之事。歐洲各國舊勢力在世界政治上日就衰微，此次之事，可爲明證。美俄兩國均不屬於國聯，現已携手同行，可見世界國家之不恃國聯者，固不僅一德國而已。「柏林日報」謂，德對華盛頓新訂之協定，在政治上並無直接利益，惟蘇俄保證，不以商務上或其他性質之間諜，威脅美國一層，對於吾德較有關係。關於此點，以及其他問題，吾人可享受拉巴羅條約所精確解釋之最惠國條欵。美俄之接近，關係遠東問題，謂美對於蘇俄曾經發表某種諸言，由俄國言之，係爲反對日本者，則此時言之，未免太早，然以吾人觀之，美俄兩國凡有接近，要終不外對付日本也云云。

捷克

捷克京城十九日哈瓦斯電，對於美國承認蘇俄一事，「干戈甫報」謂，美俄之成友邦，定爲命運之所定。蓋美俄間並無阻閡，且有若干情事，足以促成兩國之團結。兩國有一共同之敵人，此敵人强大而堅固，故使美俄有聯合之必要云。「人民報」則謂，俄國在國際政治中之完整安全，今已完成一大步驟，同時並可增强和平之勢力，蓋美俄兩國之共同政策，可剷除日本之武力侵略也云云。

奧國

維也納十九日哈瓦斯電，「聯邦郵報」評論美承認蘇俄問題，略論美之承認蘇俄，對於日俄之衝突，不免發生間接影響，凡自美承認蘇俄後，日俄如起衝突，則無論在現階段或在開戰之後，美對此衝突在外交上之干涉方法，比較加多，歐洲方面有種種趨勢，頗利於日本之侵略。美承認蘇俄一舉，自蘇俄言之，不啻爲此種趨勢之應付手段。總之蘇俄爲美所承認，在精神上既足以鞏固俄在遠東之地位，而美俄雙方在經濟上，均可得到甚大利益。美俄兩國本以國情相反，不相聞問，現因世界政治及經濟上危機，反使其互相接近，其所訂新協定之效果如何，在最近未來，即可試驗矣。

補白

李維諾夫之身世

（公）

此次於十月以內結束美俄十六年來反常現象之主角李維諾夫，其身世如下：李氏以一八七六年生於俄羅斯一資產階級家庭，畢業於高等專門學校，後投筆從戎，宣傳革命，於一八九八年參加社會民主勞動黨，一九〇〇年爲基輔黨部委員，翌年被捕下獄，於縲絏中參與「火花」編輯，刑期未屆，李氏越獄而逸，亡走瑞士，仍充「火花」編輯，同時任俄羅斯社民黨海外部執委，旋社民黨分裂，布爾塞維克與孟塞維克分道揚鑣，李氏參加布黨，一九〇三回國，秘密活動，並出席第三次代表大會，一九〇五年主編彼得堡所出之「新生命」報，翌年又出國，專在國外購辦軍火接濟國內革命團體，一九〇七年又返國，在伐爾加及烏拉爾一帶担任革命宣傳及組織工作，不久又流亡國外，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成功後，李氏即被新政府任爲駐英蘭全權代表，後因蘇聯政府逮捕當時英國駐莫斯科總領事洛克哈特，（因彼發縱著名之「使館陰謀」案），李氏亦被英政府拘禁以爲質，惟不久即經交換釋放，一九一八年後李氏任蘇聯外交人民委員會主席團團員，後升任副委員長，並擔任愛沙尼亞外交及商務全權代表，歷次參加日內瓦及海牙會議，一九二二年任莫斯科裁軍會議主席，出席國聯裁軍會議籌備委員會第四第五第六等會議蘇聯首席代表，後談判並簽字於一九二九年二月二日之開洛格非戰公約，是年繼齊趣林爲蘇聯外交人民委員長，年來折衝於國際壇坫之上，與歐亞諸國締訂互不侵犯公約，本年七月三日倫敦經濟會議時，李氏與東歐及波羅的海各國簽定劃時代之侵略國定義公約，李氏現任蘇聯中央執行委員會委員兼外交人民委員會委員長。

日俄戰略論

王賡堯譯

> 在日俄軍事對立形勢之下，美俄宣告復交，日俄兩國的第二次戰爭已不是不可能的了。假使日俄衝突爆發，還像一九〇四・五年那樣戰法嗎？任何人都能想像，決戰地點已由南滿移至北滿；但作戰的策略和規模，顯然將大大的不同了。這篇文章是日人平田治策寫的，原題為「一九三六年戰略論」，載在「改造」十一號。當然，他是本着日本的立場，來推測第二次日俄戰爭，難免有些偏見；但這篇文章，至少可以告訴我們，這次戰爭的大方向，以及怎樣打法。從這個觀點來讀這篇文章，總可以使我們得到些知識。（編者）

●赤軍之趨向遠東

由蘇聯的軍事思想及戰略形勢去判斷，可以看出從來的偏重西歐一變而重視遠東戰了。

任命殲滅戰思想的代表者加侖為遠東司令官，是明白表示，要採取攻勢，並將遠東軍及西比利亞軍的兵力，由全軍的百分之十三，增至百分之二十，一九三二年以前的二等師團，均提升一等，而增加其裝備，戰車約佔全軍的百分之二十，空軍則佔百分之二十五。

這麼一來，一九三三年度的遠東赤軍，在赤軍十方面軍中，僅遜於烏克蘭軍，居然成了第二位的大兵團。

我們試就一九三二年的遠東赤軍，和一九三三年的遠東赤軍，將他們的配備來檢點一番：

	一九三二年	一九三三年
沿海州方面	步兵二師團 騎兵一旅團	步兵四師團 騎兵一師團 騎兵獨立一旅團
阿穆爾州方面	步兵一師團	步兵三師團
後貝加爾方面	步兵二師團 騎兵一旅團	步兵三師團 騎兵一師團

步兵增加十成，騎兵增加十五成。

現在和我們為友軍的西比利亞軍，兵力如何，不甚明白

。假設倫們在一九三一年的增加率，比別的同樣的三民兵師團略低幾分，若連軍團砲兵，軍砲兵，機械化部隊，及空軍等的擴充，計算在內，目下在遠東所有赤軍的戰力，約達到二年前的三倍，戰略上已完全恢復了帝俄軍的位置。（赤軍平時編制，亦視為機密，而不發表，所以上載的數字，乃綜合各方面的情報，而下的判斷。但這些情報，都是很可靠的，並且蘇俄大使館情報部長，對我的質問，已承認了蘇俄遠東赤軍的異常强化。）

赤軍以上的兵力，約配置於四方面。

第一集中區域，是沿海州西南部方面，第二是烏蘇里江和松花江的合流點伯力方面，第三是阿穆爾州的海蘭泡方面，第四是後貝加爾方面。

第一集中區域，更分為三方面。

A. 海參崴方面

步兵一師團，海參崴飛行隊，布希耶特飛行隊，海參崴要塞及遠東艦隊劣勢的一部隊，小型潛水艇等，任防備海參崴的任務。

B. 「尼古利斯克」，「古羅迭歐」，「斯巴斯克」，「滿洲夫卡」方面步兵二師團，斯巴斯克飛行集團，騎兵一師團，野戰重砲兵團，戰車隊，及與凱湖上搭載重砲的砲艦一隻，這方面的部隊，可以侵入吉林省海林方面和北滿鐵道東線地域。

C. 驛馬方面

騎兵一師團（又獨立一旅團？）可從吉林省密山和虎林方面，威脅北滿鐵道。

第二集中區域 伯力方面

步兵一師團，飛行隊，戰車隊，遠東艦隊阿穆爾部隊，海軍航空隊等，担任烏蘇里鐵道的守備，並可以在松花江流域作戰。軍司令部在伯力。

第三集中區域 海蘭泡，「鮑其卡列歐」，「布烈伊亞」方面

步兵三師團，飛行集團，戰車隊等，可由黑龍江省北方越與安嶺，在齊齊哈爾（黑龍江省城）方面作戰。

第四集中區域，更分為三方面。

A. 赤塔，「卡爾姆斯卡亞，」大烏里方面

步兵二師團，騎兵一師團，野戰重砲兵團，戰車隊，機械化部隊，赤塔飛行集團，大烏里飛行隊等，擔任呼倫貝爾及大興安嶺方面的主力作戰。

B. 「斯特烈田斯克」，「諾爾金斯克」方面

配置部隊不明，步兵騎兵若干，大部隊駐屯在諾爾金

斯克工廠。突破北興安的國境，而威脅海倫。

C.伊爾庫次克方面

步兵第一師團飛行隊等，和A部隊有同一的任務。

對以上步兵十師團及騎兵三集團的想定敵，我們關東軍及朝鮮軍的兵力：在興安，黑龍江省方面有×××師團，吉林省方面有××師團，北鮮方面有羅南師團及×騎兵集團，至朝鮮軍的留師團與熱河河北方面之××師團，則在戰爭初期不能應用。飛行隊及戰車隊的兵力，據赤軍諜報機關之計算，飛行機爲×百架，戰車爲××輛。

概括起來看，我軍的戰略形勢，不能斷定是决有利的。因爲兵力不足，戰爭初期的行動，掣肘的地方很多。按如此的兵力關係，繼續到一九三六年，赤軍將利用包圍滿洲國境的兵力配置，相當發揮外線作戰的威力，也未可知。

●戰爭初期的豫想

假定按照前述烏克蘭軍管區司令官「威迭曼」的兵術思想，我們試豫想戰爭初期中遠東赤軍的行動。

首先豫想到的，便是那大烏里方面及「古羅迭歐，」驛馬方面的騎兵集團侵入滿洲。他們的騎兵集團，不是那「庫拉希克」大戰型的騎兵，乃是附帶迅速的機械化部隊（包含砲兵）而有空軍支援的新式兵團。

此集團由東西兩方侵入滿洲，則我軍的後方連絡線被破壞，對於軍隊的集中和展開，要引起非常的齟齬。

「威迭曼」排斥待機戰術，說那是非勞動的，所以他極力主張實行空軍和騎兵集團的果斷攻擊。

斯巴斯克，赤塔兩飛行集團，恐怕要犧牲數百架飛機，而決行迅速果敢的空中攻擊。他們的目標，不僅是我們的先頭梯團，並且在綏芬河，海林，滿洲里，海倫，羅南，會寧等重要軍事地點，更要狙擊哈爾濱，長春，羅津等處。

他們考慮遠東戰場地理的條件，將採取運動戰，在戰爭初期，必出於最活潑的行動，我們在第一梯團展開以前，不得不目睹隨處慘憺的破壞與殺戮。

赤軍騎兵的實力，較帝俄軍的騎兵，想當強勁的很多。日俄戰爭時（一九〇四·五年），「米斯基殿克」騎兵集團，也曾屢用「拉瓦」式戰法，侵擾我軍，但其使用從不澈底。今日的赤軍騎兵，既依戰略思想活動，又有新式裝備，和舊日的騎兵，是不可同日而語的。如果應付不利，恐怕要讓他們的迂迴戰得了成功。

但據赤軍當局的報告，我軍新編成的騎兵集團，也配帶機械化兵團，汽車砲兵，及飛行隊。

我騎兵裝備和技術的不良，赤軍是十二分知道的，我們慣於大膽行動和巧於使用戰刀，他們也公然承認。

若用以上材料，要求諸君預先判斷戰爭初期，未免覺得無理，但赤軍的二飛行團，三騎兵集團，和二機械化兵團，戰爭初期，將負何任務，總不難想像出來罷。

我們也應豫備同樣的兵種，去攻擊破壞敵人的軍事要地和後方連絡線。

兩軍第一梯團的集中和展開，推算約需二三星期的時間，在此期間，先成一種混亂狀態。三年後他們遠東空軍異常强化的時候，或將發生別種情形，如照現在的兵力關係繼續下去，則戰爭初期要於亂戰中度過，數星期後，兩軍第一期的動員，集中和展開，方能竣事。

第一次遭遇戰的判斷

相繼而來的，便是國境戰。戰略展開的兩軍，第一方面在呼倫貝爾及興安嶺，第二方面在沿海州，第三方面在黑河及小興安嶺，砲火相交。

其中黑河方面的作戰，不甚重要，呼倫貝爾方面，爲決定的遭遇戰，沿海州方面，有陣地戰的可能性，或且進而爲攻城戰。

先就呼倫貝爾方面的遭遇戰，加以考察。雖同爲遭遇戰，假定戰爭初期，赤軍挺進部隊作戰奏功，滿洲里及海倫旣陷彼等手中，而我守備隊竭力死守興安省，則情勢懸殊。所以要選擇可能性最多的滿洲里和海倫附近，爲遭遇戰場。戰前須派不下一師的兵力，駐屯呼倫貝爾，以掩護由赤塔，哈爾濱方面輸送集中的主力軍爲前提。

此時赤軍的兵力，當爲後貝加爾部隊，西比利亞軍及「烏歐盧憂」軍的一部，約步兵九師團，騎兵二師團，機械化隊二兵團，重砲二兵團，戰車十隊，飛機六百架，汽車約一萬二千輛。

我軍亦必決不示弱，以相當的兵力與之周旋，兩軍接觸的順序，先爲飛行隊，次爲騎兵集團，又次爲機械化兵團。

此次決戰，孰勝孰敗，在理論上很難豫斷。但試一介紹赤軍的遭遇戰理論及野戰集中打擊論，於明瞭呼倫貝爾遭遇戰的實體，頗有裨益。

赤軍先以空軍作空中戰，向我軍進路投下持久瓦斯，以阻滯我打擊部隊的前進。那瓦斯恐怕是帶糜亂性的「伊貝利特」。

赤軍使用的瓦斯，帶欖色，如霧狀，判別非常困難。此種液體瓦斯，能使一星期以上的被毒地，化成廢地，作戰効

果，實在絕大。被毒者恐怕還認不出是觸了何種毒液呢。

又如「倶斯根」的窒息性瓦斯彈，也必夾雜其間，大量投下，我軍的被害，決非淺鮮的。「伊貝利特」那種東西，非僅用防毒面具所能濟事的，御用防毒衣防毒靴，亦爲絕對的必要。我們的作戰材料，不知能否對第一梯團三十萬官兵及馬匹作成防毒衣靴之準備。並且在那「伊貝利特」瓦斯大量撒毒的地域，一星期以上不脫防毒具，能否辦到，很是疑問，即能辦到，官兵也痛苦不堪言狀了。

對此種慘淡的化學戰，我陸軍的準備如何？防毒具不是僅秘藏在倉庫裏的東西，應常發給兵士帶用，使他們克服對化學戰的恐怖心，並熟習瓦斯軍紀。

與瓦斯攻擊的同時，快速兵團，對左右兩翼，也要施行突擊，並要擾亂後方。所以軍司令部，兵站，背後連絡線非常不安。

恐接戰後數日，前軍與後方援隊間，陷入遮斷狀態，作戰地變成孤立。敵的一翼，壓迫我拘束部隊，我的一翼，也壓迫敵的一翼，互相力爭。

按「西羅富斯基」的意見，此時用集中打擊，突破我軍的一線，使戰略豫備的機械化兵團，騎兵集團，由突破口進入我的後方，擾亂我的指揮及補充行動，攻擊我的戰略豫備，並將第二線兵團，由突破口衝入，爲壓倒的且接續的打擊。

我軍對此，也要徹底集中兵力，用特殊的戰鬥部署，擊破他們的一翼。

那一方面能迅速突破敵線，自然在乎決戰方面戰鬪資財之多寡，同時也因指揮官指導戰鬪的巧拙而定。

赤軍高級指揮官，有明確的戰略思想，可稱判斷指揮無誤，我們關於高等用兵上，也抱負極大的自信。

高級指揮官的意志，於戰　有如何的重大影響，「古拉澤維持」曾用左列的話來表明的。

「拉基斯本及瓦古拉姆(Wagram)兩戰鬪，拿破崙以左翼爲拘束部隊，而以右翼攻擊。查理斯大公也用同樣方法作戰。但拿破崙的攻擊是徹底的，大公的決心總有些動搖不定。結果拿破崙軍的右翼，擊破大公軍的左翼。而大公軍的打擊部隊，尚不能突破敵的左翼。」

戰鬪資財雖複雜，而遭遇戰的原則不變。（但拿破崙的兵術思想，受法蘭西的革命影響，成爲大衆戰主義，此點大概與赤軍幹部的兵術思想相通，不可不注意。）

「庫瓦迭」的集中打擊論

關於大部隊的遭遇戰，赤軍的戰術思想中，特別引人注

意的，是空軍參謀「庫瓦迭」的集中打擊論。

集中打擊，乃選擇兩軍交戰最激烈的戰鬪危期而行的。於戰鬪危期，戰車隊投入戰鬪漩渦中，砲兵團在固定陣地，與敵之砲兵戰，空軍方面，驅逐機掩護戰場，地上攻擊機襲敵的移動部隊，輕轟炸機則攻擊敵的飛行根據地。

此時指揮官，放出根據地所有的驅逐機，使實行對地攻擊。次用轟炸敵人飛行場歸來的輕轟炸機，爲第二回的攻擊。空軍傾全力，攻擊敵的前線步兵部隊。以飛機數百架的大集團施行的打擊，實在是戰慄而可怕的。

其次，砲兵團向敵砲兵陣地，中止攻擊，將火力全部集中於敵的步兵部隊。更用已達到第一次任務而集合於一定地點的戰車隊，壓倒敵陣地。

此種攻擊，非於一時一點集中全戰力的，乃按空軍，砲兵，戰車的順序，波動的與以打擊。

於技術上，有連絡困難之點，所以其實現性，似有幾分的疑問，只要空軍和砲兵的連繫良好，確足以震駭疆場。

戰車的突入，分三部隊，第一部隊爲遠距離行動戰車，第二爲遠距離支援戰車，，第三爲直接支援戰車，立於步兵的先頭，嚴重部署着，一度發現了突破口，即用全兵力壓倒敵陣地，飛行軍以敵輸送機關及豫備軍爲目標，攻擊機旅團，以敵步兵及礮兵陣地爲目標，加以最後的打擊，騎兵集團與機械化兵團，進於五十基羅米突乃至七十五基羅米突的縱深內，担任敵後方陣地的奪取和退路的遮斷。

這位「希羅瓦斯基，庫瓦迭」的戰法，能實施到如何程度，雖不可知，而赤軍的遭遇戰研究，乃爲不可侮者，無論何人亦不能否認。

在呼倫貝爾方面的大遭遇戰，勝利誰屬，縱難判明，我軍於戰前應在哈爾濱，黑龍江省城方面，至少集中五師團以上的兵力，俾由戰爭初期移於國境戰時間中的興安方面軍，極力强化。

倘無此戰略的準備，則莫如退據大興安嶺的戰略要綫，若因呼倫貝爾方面兵力單薄，致作戰失利，則斷乎不可。

我們奉殲滅戰主義的陸軍，想不致採用放棄呼倫貝爾的退縮思想。即赤軍方面，也排斥防禦思想。在主作戰地的興安嶺方面，而執行防禦作戰，或可比作霞飛的瑪爾恩河作戰，但由我軍的傳統與性質觀之，決非可歡迎的事情。

我軍發端的作戰地，應擇呼倫貝爾或興安嶺，我固不敢臆度，惟以今日之情形論，而謂呼倫貝爾的作戰準備已經完畢，則到底不能相信，這是很可悲的呀。

●戰爭初期後的沿海州部隊

因關東軍兵力不足，赤軍要施行有利的外線作戰，已經指明了。

尤其他們集中大兵力於沿海州，有威脅我後方連絡線的姿勢，與我們以很不快的印象。

沿海州赤軍，在戰爭初期以後，其任務因情勢而異。如赤軍優勢，而日本軍動員遲滯，他們就侵入吉林省，和阿穆爾的部隊相呼應，直衝哈爾濱，黑龍江省城方面，攪亂我主作戰地的後方。

反之，我軍的動員集中能迅速施行時，戰爭初期中，那四師團中的半數以上，由烏蘇里鐵道，至阿穆爾州，與海蘭泡方面的數師團相合，向後貝加爾與安嶺戰場急行。

如此則在沿海州，阿穆爾，行防禦作戰，主作戰地的兵力，必異常强大。結果經戰爭初期二星期，赤軍主力在後貝加爾方面，達十二師團以上，能十分威脅我軍。

一方於沿海州，利用地形（山多），構築堅固陣地，以縱深的陣地防禦，則對一二師團的日本軍，可支持相當的期間。

赤軍陣地，模倣法蘭西式，為地下窖室型的堅固而優秀的戰溝。此窖形陣地，於二百基羅米突爆彈程度內，能耐十五糎的榴彈，實在是不容輕視的。

他們將驛馬方面至海參崴的重要軍事地點，作為障礙地帶，用步兵二師團，砲兵團，工兵部隊，和化學戰部隊等，努力去保持抵抗。於此種情形之下，他們常準備空軍一大隊，對我們的師團縱列，施行毒液攻擊。

並且他們最後死守地的海參崴要塞，有十二個以上的背面堡壘和不下二十個的海岸砲座，以多數窖室式陣地圍繞着。欲攻落這樣的要塞，預計需相當的期間。

沿海州方面的赤軍，於戰爭初期，以列寧飛行集團及其他，威脅吉林省，北鮮方面我們的戰略交通線及軍事重要地點（為這個目的，他們當向羅津方面，襲擊我海上輸送線，雖不易奏功，他們至少要預備小型潛水艇一隊），或續向北滿求戰場，或移動一部於後貝加爾方面而參加防禦作戰，則由日本軍動員集中的如何迅速而定。

我軍雖自誇迅速，欲於二星期內，集中十數個師團於北滿，良非易事。但想到日本海，黃海，朝鮮海峽的廣大海上輸送線和滿洲鐵道網的完成，或可假定我第一期的動員集中能於二三星期內完了罷。果爾，赤軍便在沿海州，阿穆爾方面，採用防禦作戰，在呼倫貝爾平原，要有一大遭遇戰。

更進一步，假定那遭遇戰我軍獲勝，則敵當向貝加爾方面退却。

●殲滅戰變爲消耗戰

以上的想像，並非完全無理的。

戰前我關東軍兵力爲七八師團，大約同數的內地師團，於三星期內，完成動員，輸送，集中，展開的諸階段。這種想像，並非不自然的。

其次，戰鬥資材，因前年以來的軍費膨脹，不致有缺乏之虞，步兵部隊有多數的自動火器，騎兵裝備也與前不同，礮兵團以九〇式野礮爲始備有新式重礮。戰車隊及機械化兵團漸能滿足要求，至飛行隊，則除九一·九二式戰鬥機外有新制式戰鬥機，尤其是轟炸機，分高速，輕炸，新重炸，×重炸，新×重炸等式，實在面目一新了。又化學戰準備，亦達到略無遺憾的程度。

只要兵力及作戰資料不劣，則第一次遭遇戰，可斷定我軍勝利，赤軍雖表示不滿，也要默認的。

我軍爲殲滅敵軍起見，對退却的敵軍縱隊，當施行追擊。但追擊有一定的限度，必停止於某地點，等待軍隊的集結與後方機關的推進。這便到了作戰間隔的時期。

我軍由呼倫貝爾向大烏里前進，敵則集結於赤塔方面而爲第二次的作戰準備。第一次遭遇戰雖終，並非戰爭終了。

第一次日俄戰爭，曾在遼陽·沙河·奉天·行數次的大會戰。設休戰命令不下，則在鐵嶺·長春·哈爾濱，將有更困難的作戰。

如果赤塔和伊爾庫次克是蘇俄聯邦的心臟重點，那就應當是另一種情形，但遠東西比利亞，在蘇俄不過是一種殖民地。在這邊境選擇戰地以後，殲滅戰並非真的殲滅戰，赤軍縱連遭數次敗北，不能說是一蹶不振的。

被擊退至赤塔·伊爾庫次克方面，赤軍果將拋棄戰意麼？

我要以「否」字答之的。遠東戰，由遭遇戰次第變爲運動戰，並變爲陣地戰的形態，兩軍雖都企圖殲滅戰，結果反有成爲消耗戰的傾向。即帶有長期性質的戰爭相繼而來了。

旣變爲消耗戰以後，這戰爭就不得僅視爲軍事的。純粹的殲滅戰，可以單獨進行，與國家的政治形態和經濟組織，無大關係。所以軍與之初，自然都希望殲滅戰的成功（美國海軍及我海軍的作戰計劃，很富於殲滅戰的彩色）。

但遠東戰不能僅律以殲滅戰的兵術思想。

無論作戰參謀是否喜歡，戰期持久，戰線擴大，軍需的消耗加速度，犧牲者時刻增加，將成為戰爭中最深刻的形態。

勉強不顧此戰爭形態，徒主張「速戰即決」的人，恐非賢明之輩。我於是更進而判斷遠東戰第二次的形態。

●蘇俄戰意何時挫折

美國海軍參謀「維廉白」說，「一九〇四•五年的日俄戰爭，是殖民地爭霸戰，所以俄國中途拋棄了戰意。」現在的蘇俄聯邦，能中途喪失戰意麽？

我主力將敵主力壓迫至貝加爾湖以西，一方攻略了沿海州，能在此狀態下休戰，我們的戰爭目的，可算達到了百分之百。

但蘇俄政府除非有以下三種情形，決不降伏的。

一、聯邦工業力暴露弱點，顯然不能再耐消耗戰。

二、因戰敗革命勃發。即發生與一九〇五年相類的國內不安。

三、在西部國境，與以法蘭西為主力的資本主義國家團體，起了較遠東戰更大規模的戰爭，而赤軍陷於不利。

這三者之中，第三的狀況頗輕，難望實現。蘇俄無論到何等情勢，決不將百分之六十以上的兵力，派遣到遠東。如烏克蘭軍和白俄軍的大部分，仍在原駐地點，對波蘭和羅馬尼亞，為戰略的睥睨，是絲毫不懈的。

倘波蘭和羅馬尼亞，以各五六十萬程度的小規模動員，向赤俄挑戰，恐不免被蘇俄以殲滅戰擊破。波蘭於一九二〇年，且敗於幼年期的赤軍，首都瓦薩幾被占領。以今日的烏克蘭赤軍，一舉而擊破波蘭軍，殊非難事。

莫斯科軍管區司令官「夫葉立德曼」，由一部分，推為消耗戰主義者，但他對於波蘭，則主張殲滅戰。我們再看看赤軍在國境地帶作戰地的準備。看看完備的鐵道網，道路網，軍隊的配置，尤其是空軍及機械化兵團，騎兵集團的國境配置。和一九一三年帝俄軍的準備不良去比較，則由赤軍的準備上，即可想像出他們的強韌的戰略企圖了。

波蘭和法蘭西，不是因為豫想到這種戰略的企圖和牠的奏功性，纔變更從來的反蘇俄態度，而締結不侵犯協定麽？

東歐不侵犯協定，多在赤軍睥睨之下締結而成，這是不容遺忘的。

所以若說東歐小國羣乘遠東戰的機會，決定攻擊蘇俄聯邦，此種豫想，毋寧謂之為有害的空想的僻見。即假設東歐起了戰爭，與其說是赤軍陷於不利，莫若說他們殲滅戰成功

的成分要居多數哪。

其次是蘇俄內反革命的可能性，但這也頗有疑問。據極端反蘇維埃通信機關報稱，「判明赤軍兵士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反共產主義者，赤軍幹部狼狽。」云云，但陸海軍人民委員，伏洛希洛夫於本年一月廿日，在莫斯科談及赤軍內部共產黨員成分的成長，發表了左的數字。

軍幹部的黨員成分

	一九二八年	一九三三年
步　兵	五四%	八八%
砲　兵	一五%	八一%
戰車隊		一〇〇%

赤軍兵士中的青年團員

一九二八年	三一·六%	一九三三年	五九·四%

此數字包含着如何的詭計，雖不可知，參考陸軍得到的諸情報，則赤軍的結成，較歐洲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强固，是可斷言的。

豫想反革命的時候，不可不先考察反革命分子在如何的層內。若說是智識階級出身的技師啦，富農啦，那種的反革命分子，是值不得國家保安部軍隊一轟而散的。所以蘇俄强力的反革命，除共產黨分裂以外，別無其他。必到共產黨員感染敗戰主義時，他們的戰爭意志方能根本動搖。

敗戰主義，在如何狀況之下，纔能發生呢？

若謂沿海州被攻略，並大敗於呼倫貝爾的遭遇戰，便顯出戰爭意志的衰退，他們必不致如此的示弱。必於赤塔·伊爾庫次克線繼續戰敗，我軍接連打擊，向「庫拉斯諾亞爾斯克」方面推進，而背後尙能保持高度的消耗戰力——軍需工業力，敗戰論方有擡頭的可能性。

在那種狀況之下，軍幹部·人民委員·中央執行委員會·仍强制赤軍與勞動者及農民繼續戰爭，就恐怕要發生反革命的危險。

所以我們戰略的目標，非在中央西比利亞不爲功。戰爭期間豫想至少須二年至三年。動員人數，豫想不下三百萬。

是遠東戰在戰略上看，軍隊本體希望殲滅戰，依客觀的情勢的作用，有牛化爲消耗戰的性質。

赤軍也希望第一次遭遇戰獲勝，侵入北滿殲滅我軍，達到最初的作戰目標。但素知日本的動員速度及高度的遭遇戰能力，他們也豫想到那殲滅作戰要終不成功的。

那麽赤軍對消耗戰，作如何觀？並如何的準備呢？

●消耗戰論

陸軍大學教官「諾威次基」，給消耗戰作過如左的定義：「消耗戰，乃消耗敵人的兵力與資源，而選其消耗不堪的時期，加以最終的打擊。」

如此的戰爭方法，雖然不是赤軍所歡迎的，但第一期殲滅戰一度失敗，高級指揮官必捨去一切的不良計劃，中止浪費兵力與資財。

即第一期戰法的赤軍，將成希利芬計劃顛覆後德意志軍的情勢。但赤軍的方略，非單純的防禦戰，是不待贅言的。

偏於防禦的純粹消耗戰理論，因能危害勞動戰鬪的行動，常被駁擊。但赤軍消耗戰的傾向，乃是以武裝大衆戰爲特徵的。

「夫葉利德曼」論及殲滅戰失敗後的戰爭形態，力說武裝大衆的價值。

依赤軍的觀察，資本主義國家的軍隊，概係精兵主義。尤其是機械化的英國陸軍，可全然說是團體化。

資本主義兵術思想，何故採用精兵主義？又何故企圖軍隊的團體化？據赤軍觀察說，「那是他們恐怕長期戰時軍隊內部發生叛亂的緣故。資本主義軍隊中，可怕的僅是那少數的法西斯軍隊。但就近代戰的性質上去論，雖資本主義國家，也不得不施行大衆動員。其結果，惟有使戰場叛亂的危險性增高而已。所以殲滅戰法與消耗戰法的辨證的統一，惟在赤軍。」

赤軍或勝於最初的殲滅戰，或勝於最終的國民戰，大衆戰，他們總自稱是最後勝利者，但在遠東方面，我們於同意「夫葉利德曼」之前，須先躊躇一下的。

爲甚麼呢？我們陸軍，並非一定不如歐洲資本主義國家那樣的避忌消耗戰。宇垣陸相時代，陸軍方面，對山本條太郎「經濟國策」內所發表的幼稚粗樸的消耗戰論，異常激昂，表示反對，連發表極端的殲滅戰論和精兵論，一如受了德國「撻庫特」和英國「夫拉」思想的影響，但今日的陸軍，對於軍需工業力，已有某程度的自信和希望，到大可不用避忌消耗戰了。

我所畏懼的，是在陸軍的準備已深切至如何程度。以數星期的工夫而迫至「庫拉斯諾亞爾斯克」，這樣的大殲滅戰，究竟是否可能呢？又對於動員三百萬以上，三年以上的長期戰，政治經濟的工作如何？此種研究，乃必不可免的。

●戰爭研究的態度

戰爭既帶消耗的傾向，我們所關心的，也隨之一變，由戰略的分野，轉向國家的全分野。本應將蘇俄的動員力和軍需工業力檢討一番，因篇幅有限，只得俟機再論罷。

我們應當檢討的對象，乃由赤軍的戰鬥技術，編制，動員過程，軍需工業，運輸，農業等，進而及於蘇俄生產方法與戰爭的關係。

恩格斯說，「拿破崙戰法的前提條件，爲生產力的增加。」蘇俄的生產方法，於赤軍的兵術思想，有絕大的影響，正和恩格斯所說的相同。他們自稱的赤軍，戰略和政治經濟組織之間，決無絲毫的的隔膜。不研究這個特徵而侈談對蘇戰爭，是不可能的。所以這篇小論，不過是赤軍研究的緒論而已。

但遠東戰在所有各點上看，乃爲豫想以外的困難戰爭，固已概括的暗示無遺了。

赤軍至少對殲滅戰及消耗戰已有正確的認識，並將各種的兵術思想辨證的統一，而正作本格的戰爭準備。不認明此點而考慮遠東戰，是很危險的事情。

「尼捷切克」在他所著的「馬克斯，列寧關於戰爭理論之概略」內「戰爭與革命」篇，很誇張的，表示赤軍思想的自信，他不過是繼承馬克斯，恩格斯，列寧，斯塔林的戰爭理論，而確實把握着「古拉澤維持」的兵術思想——「戰爭爲政治的延長」的真意味。

即赤軍所行的戰爭，是打倒帝國主義的戰爭，亦可說是階級戰爭。赤軍戰線上的勝利，便造成他們敵人大衆軍隊的叛亂和敵人國內的內戰，這是可以觀察的。

對於如此的戰爭論，日本究採何種呢？

拉狄克對我們過去三年間在大陸的行動，斷爲帝國主義………，「賽賓」在「蘇俄與中國」內說，「日本…………對遠東赤軍的攻勢準備，已經完畢，在揚子江方面…………威脅……。」

蘇俄對我大陸政策，認爲是純然的帝國主義行動。赤軍如此觀察，乃他們的重大思想工作，但我陸軍亦不可不極力拒絕這種觀察。

應在如何的立場上去拒絕呢？不得不就我們陸軍的性質和形態及戰時政治經濟的諸現象，加以考慮。

遠東戰決非如第一次日俄戰爭的單純戰爭。我們一經宣戰，同時在政治經濟的分野，要有異常的新現象。

一九三六年的新戰略論，已不是純粹的作戰論。純粹的作戰論，已不能存在。和政治工作相關連的新戰略論，並非如那布爾喬亞經濟學者的「軍事預算論」，乃是很明顯的。

蘇聯軍備的鳥瞰

漂萍

蘇聯的赤軍領袖伏洛希洛夫說：「蘇聯的紅軍，一定能够戰勝帝國主義的進攻，不准帝國主義一兵一卒踏入社會主義的國土。」

司太林說：「我們不要人家的一寸土地，可是我們的土地也一分不讓給別人。」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八日蘇維埃國家誕生，從這時起，即有創立正規紅軍的任務；及至設立「海陸軍人民委員會」，當即發表「不併合無賠償即時議和」的宣言。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三日人民委員會的布告中有：「組織新的社會主義軍隊，並不是爲征服其他民族或國家，而是爲從所有的敵人守衛無產階級的革命與社會主義的建設。」紅軍創立的基礎，就在於此。

蘇聯在一九二〇年俄波之戰時即已顯示其新軍團之實力了。自從那戰爭以後，以托洛斯基司令官爲中心的紅軍建設大事業，得加速度的急進，到現在跟着經濟五年計劃的進行，軍備方面也益發努力。經濟建設五年計劃是和蘇聯的軍備有重大的關係的，他們投下了八萬萬盧布的資本，用着像如戰時總動員的精神，以進行其五年計劃，這個計劃的完成，也就是蘇聯變成一個重工業國家而具有偉大軍事能力之日了。無論是在鋼鐵或燃料或機械製作工業，或化學工業，甚至於汽車及航空工業，所有各方面都大增加了的蘇聯，那決然不是昔日的樣子了。

從前帝國時代的俄國陸軍，因爲背後的工業力量貧弱，發生兵器的大缺乏。而現在的紅軍有了新式大規模的重工業作背景，更有機械化了的武裝，其戰鬥能力更是驚人。蘇聯預想着與資本主義國家聯合軍大規模的國際戰爭，所以在經濟五年計劃與第二五年計劃上，國防有關係的事業也是有優先着手的安排，例如有軍事意味的交通機關，也强制的急急進行建設。紅軍的作戰計劃與軍情，在他們陸海軍人民委員革命軍事會議議長，紅軍總司令伏洛希洛夫說過：「我們紅軍在將來戰爭上，必許以最小的流血得到勝利的結果。我們必許還戰場於國外的境界，即是在國境線外的敵國領土之中。我們要達此目的，第一不可不把軍隊機械化，或者在將來

的戰爭上機械化到極度，要代替了人類變爲決定勝負的重大要素吧！」

依着兵學上的原則，攻擊是最有效的防禦，紅軍的作戰計劃上是取攻勢方針的，原因是如果戰場還在聯邦之內，則賴着經濟五年計劃辛苦建設成功的產業設施就有根本被破壞的危險了。所以，在敵人挑釁以及戰時，紅軍必是出乎國境之外應戰，使敵人不致侵入。現在，蘇聯的高唱軍隊機械化，是因爲他們的假想敵不單是波蘭，羅馬尼亞等多腦河一帶的國家，而法，英，美，日本等世界各最强軍國，也在他們的目標之內。

蘇聯兵制係徵兵制度，規定服役年限，自十九歲至四十歲，共二十二年。徵集之前，準備教育二年，現役五年，後備十五年。在現役五年中，在營二年，休息三年。依照蘇聯憲法規定，非勞動者不得服兵役，以服兵役爲一種名譽與權利。蘇聯靑年，一屆成年，沒有不服兵役者。蘇聯陸軍，可分二種，一即常備軍，另一即後備軍。後備軍規定於五年間施以八個月至十一個月的軍事敎育，這種制度，是欲以極經濟的方法，使軍事敎育得普及一般壯丁，且以政府權力行之。而女子也被認爲有服務於兵役而爲義勇兵的必要。在全聯邦，除了不具廢疾者外，沒有不曾出入於兵營之門，不曾帶有紅星章的軍帽的人。至於主要的戰鬭部隊，常常以純正勤勞階級編成，更以共產黨員爲其中心，澈頭澈尾不失其紅色軍隊的特色。

紅軍兵數合正規軍及民兵軍基本幹部員約五十七萬，民兵軍兵卒約六十萬，國家保安部隊約十五萬：所以平時兵力，實有百三十萬的堂堂大軍。其中步兵約七十一師團，騎兵數師團，獨立旅團約十個左右，其他則爲航空化學隊，此等陸軍，分紮於列寧格勒，烏克蘭，莫斯科，伏爾茄，北高加索，白俄軍管區，西伯利亞，遠東，中亞細亞，獨立高加索。此外別有純粹共產黨員組織的特別任務部隊，在國境守備之外，以國內警備及鎮壓暴動爲其主要任務。所謂蘇維埃獨裁政治的鐵壁的國家保安軍隊就是這特別任務部隊的主力。

紅軍的外形上實在是非常强大，但他們是最後進的工業國的軍隊，究竟有沒有經得起現代戰爭的軍備呢？

步兵　每師團分三聯隊，每聯隊包含聯絡小隊一，斥候小隊一，衝鋒大隊三，中隊九（輕機關槍小隊九），重機關槍中隊三，大隊砲兵小隊三，聯隊砲兵大隊一，中隊二，化學小隊二，衝鋒小隊三，機關槍小隊三，每一師團所配置之軍火，共有輕機關槍一六二，重機關槍一〇八，野砲三六，其次爲手榴彈。他們井然的組織就是西歐一流陸軍也是難有。

他們的戰法也是新式，採取以小集團為單位的現代的戰鬥羣戰法，大隊長以下幹部的指揮能力也是不亞於西歐的陸軍。至於兵卒大部之用鐵兜與毒假面具，亦足見他們對於將來戰爭用意深到。

騎兵　紅軍之重視騎兵戰，實為世界第一。在現代戰爭上有認為騎兵沒有用了，但是他們却都忽略了，騎兵在將來戰爭上決不是可以避却的，尤其是在廣漠戰場上行大移動戰鬪的紅軍，騎兵當然是最大的兵種。一九二〇俄波戰爭時，俄即以騎兵制勝。對於這經驗，紅軍是不會忘記的。所以每年的演習必行白兵的乘馬戰，所謂喇嘛式的戰法的研究，是他們最用功的。兵器也是大有改善，騎兵師團的軍火有輕機關槍一九二，重機關槍一一二，騎砲一二，騎兵聯隊由四中隊（持輕機關槍）與機關槍中隊編成，而機關槍中隊則有所謂他淨卡的四頭立車載機關槍十六。他們陸軍機關報謂：「現在西歐資本主義國家陸軍的缺陷是戰線後方之空虛，我們紅軍騎兵團應當常常乘這弱點，深入敵人的後方施以襲擊的行動。」真的騎兵的活用是紅軍戰術之一特色。

砲兵團　在衛戍聯隊大隊內有聯隊砲兵大隊，大隊砲兵小隊都是屬於步兵科的。在衛戍師團內則更有三大隊編成的師團砲兵聯隊（七十聯隊七百中隊，各軍團又有附屬的軍團砲兵，其兵力為二十一聯隊(百八十九中隊），軍團砲兵完全是重砲兵。所謂總隊砲兵預備的特別砲兵師團在莫斯科，列寧格勒，烏克蘭三隊管區各配置有一團隊。砲兵的編制够多麼龐大。其新式化之進展速度真可驚異。

技術兵團　第一隊是工兵，總兵力是大隊二十一，（中有氣體班）中隊七〇，騎馬中隊一三，騎馬半中隊六。此外尚有架橋工兵九大隊（二十七中隊九氣體班），汽車聯隊四，獨立貨物汽車隊，電氣士兵隊二，獨立中隊一，偽裝中隊九，鐵道聯隊七，給水中隊二十一等特種工兵。

裝甲機械騎兵團　紅軍在技術工兵團之外，更有由裝甲部隊，通信隊及氣體隊編成的特別技術部隊，以為對付科學戰的主力機關。其編制是裝甲列車隊十，通信聯隊十二，裝甲汽車隊十，戰車聯隊三，獨立戰車大隊四，獨立戰車中隊（不詳）等。其戰車約有五百台，其中四百台為聯邦內工場所製造的。

航空隊　蘇聯空軍在十年以前，還十分薄弱，一九二三年僅有二十中隊，一九二五年即增至七十八中隊，一九二八年增至一〇四中隊，現在已達二百中隊以上。陸上飛機一九四中隊，水上飛機二〇中隊，共有飛行機二千二百架，不久將有三千五百架，而蘇聯尚預定在十年內再增加二百中隊，關於航空製造工業，現在全國亦有三十家以上，所製造之總重量，就是歐洲諸國比之也要失色了。他們自德意志以及其

他購入外國機，買了又買，簡直不會間斷。空軍之外還有國防航空化學協會所設立的學校，汽球會等，盡力使國民軍事化，在各地設有軍事化學研究機關，俱樂部，射擊會，騎馬會等，對於航空以及毒瓦斯之研究，尤特爲注重，而飛機學校爲養成一般航空技術人員之所在。航空線的延長將達十一萬的航空社活動也不能忽視，平時可供交通之用，戰時可便利於軍事。前者蘇聯對於航空建設之投資，已達數萬萬數千萬盧布。

化學準備　現代戰爭，大家都已知道是化學戰爭。而蘇聯，是與美國陸軍同樣對於化學戰爭的研究最熱心的。在各步兵聯隊，騎兵師團通通設有化學小隊，關於散佈氣體，搆成煙幕的演習毫無間斷。他們的科學準備並不是小規模的，散漫的；在革命軍事會議內設有化學戰的部門，作化學戰準備的最高機關；莫斯科化學聯隊之外，更有化學獨立大隊，他們對於實戰的研究是非常的努力的。此外，化學戰部更附設有化學戰學校，化學兵器研究所，化學兵器製造所，這樣將與紅軍對抗的外國軍，沒有經得起很嚴厲的化學戰的能力是不行的。又不只是在軍隊方面，即是在國防航空化學協會會員將到千萬人，也是受過化學戰的軍事訓練的，這也是不可忽視的問題。在蘇聯，差不多全國工人都願爲化學業服務、他們認爲化學事業爲五年計劃中工業進步的一大動力。他們又認爲化學業爲一個重要武器，勞農政府，藉此可以推抗資本主義的侵略，剛才我們說的國防航空化學協會 Osoaviakhim 在全聯邦，已有五萬個支部，此會注意於航空業和化學業的發展，認此二業爲防護十月革命成績最有力的工具。化學業在蘇聯，不僅是一個基本重要的工業，而且是個很大的工業。在和平時代是用得着它作日常生活的最有密切關係的化學工業，但大戰一爆發，馬上便進行製造軍火。

蘇聯紅軍的軍紀是嚴肅的，命令是嚴厲的，將校與兵卒的服裝完全相同，在勤勞時間之外的敬禮雖然也稍使人發生異樣之感，然而在軍隊內階級秩序却是非常嚴格的，演習也不分冬夏，完全無休息，且用與戰時無異的重裝舉行。紅軍兵士的鈍重而有强度忍耐力，是與帝政時代的俄國無異，下級幹部的戰術能力亦不劣於西歐各國的陸軍。紅軍對於社會主義的建設，共產化，文盲之完全清算，文化革命，幹部之養成，以及其他許多任務，沒有不奮力邁進。有人說紅軍是社會主義建設的戰士，軍隊駐紮在某個地方，他們便利用機會，對民衆施行共產主義教育，講解五年計劃，提倡國防運動等等。

在紅軍之中，沒有一個文盲，新兵入營時第一件事就是

學讀學寫，日常普通知識是與政治教育一併講授。紅軍不但有充分的知識，且每個人都有一種充分的技能；此外，他們有的是俱樂部，有的是各種集會，文學，宗教，政治，軍事，科學，運動，藝術等。他們都很知道，蘇聯的敵人，是在不斷的準備戰爭，他們也很知道，在資本主義國家中，他們也有敵人，也有友人。紅軍的紀律，就由兵士自身，由他們正確的意識產生；他們的紀律，尤如共產黨一樣的森嚴。每一個紅軍士兵，一年內，誰都可以看過約六十次電影，但蘇國的中等市民，每年也不過平均看三十回。並且時時舉行團體參觀，如博物館，展覽會，科學研究所，技術研究所等。紅軍們自己有「紅軍中央大戲院」是他們自己組織和上演的地方外；他們參加日常文化生活，如出版，寫作等等。

由此，我們想到他們的兵士是與帝國主義國家絕對相反的，雖然帝國主義的軍隊都極力法西斯蒂化，而軍隊大部份還是來自工農勞苦群衆，他們容易明白自己的地位是被資本家像牛羊似的驅入屠場犧牲的。所以，在大戰時，因了兵士的覺悟，帝國主義的軍隊是容易動搖和革命化的。總之，蘇聯的紅軍，是現代世界上最優良的兵士。紅軍的目的不單在武力戰上面，也在思想戰上面。他們的兵營就是共產主義的學校，紅軍的活動是以共產主義為中心的。不但軍隊的內部，他們並且賴軍隊後援制度而使地方部落的共產化之深進，更進一步則外國軍隊也要使之發生思想上的動搖。紅軍思想戰的前提是「如要達到戰爭的最終目的，非造成自己的援助者於敵軍中與敵軍後方不可。」思想戰術的研究被重視到用兵作戰研究一樣的程度，而學校方面也就是紅軍政治大學與參謀大學相對立。這大學努力於共產主義思想戰的科學研究，政治部的士官負有動搖戰時的敵軍軍隊，使敵軍內部崩壞，用宣傳，鼓動，謀略等手段，目的是使被帝國主義驅使的勞苦青年兵士譁變，使帝國主義龐大的武裝，不但會很快的崩潰瓦解，而且可以使其轉變方向，掉轉槍口對準他的主人打去！這種思想戰不單施於戰時，平素也不斷的進行着。

蘇聯政府對於兵士的待遇，甚為週密對於現役軍人，固不必說，對於在鄉軍人，也特別注意。如退職死亡生產，補助金之支給，家族疾病治療之救助，免費乘車，子女教育優待權等，都有相當優待的規定。對於現役兵士待遇如分給農場代為保存，如領取勞動資金，如有職業介紹、如郵送輸送，可相當免費，如住宅分配，極為優越等。而新餉在蘇聯政府革命十五週年時增加了許多，普通步兵及騎兵每月六盧布，砲兵每月七盧布五十科比，技術兵每月九盧布，分隊長每月十五盧布，小隊副官每月三十盧布，小隊長每月三十盧布

，其他如期間以上勤務之軍人，每月亦有二十盧布的增加，而水兵之薪餉，竟增加到百分之一百。

雖然作者介紹不够詳盡，但是至少讀者們已相當了解蘇聯的軍隊是有多雄厚的力量。連日報載，蘇聯對遠東增兵的事實，據說已逆數十萬，但是我們却不要忘了日本在東北築路，築港，建築飛機場等等事實，而日本百分之六七十的常備軍，以及與他携手的白衛軍，由大陸向西北急進之勢，則蘇聯爲自身安全計，不能不相當防備。蘇聯一再表示他沒有對任何國挑戰的意思，但是別國有意侵入蘇聯，則當有以自衛。蘇聯的增兵遠東，已是很明顯的爲的對付日本。現在美俄復交，這個力的重心，更壓到遠東來，日俄的戰爭不過是遲早的問題而已。

補白

日本人的天眞

（芸）

人到極頂聰明時往往近於糊塗，而到極端無聊處却正是天眞。

人的自利之見，是與生俱來的。常見小孩子們爲要作於自己有利的舉動時，那種淺易輕率，似聰明也似糊塗；頂到涎皮賴臉的躁急起來，極無聊也極天眞。

最近見到一本日本海軍少佐石丸藤太著的「日英必戰論」，從種種方面分析英日兩國的終必一戰。溯及英日同盟的歷史時，意思說日本完全受了英國的利用，日俄戰爭是日本替英國打倒強俄，歐戰時又幫英國去和德意志開仗。

英日同盟對於日本的利益，稍有歷史常識的人都能知道，石丸藤太爲要詆毀現在的英國，竟罪及以往的佳禭，是極頂聰明，却近於糊塗，是極端無聊也正是天眞。若嫌這批評太麻煩，就說是「日本人的天眞」吧！

帝俄與蒙古（一九一三—一九一四）

——譯自「赤檔」，續第四十五期——

蔣廷黻先生選
張禄譯

（二十一）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俄曆十一月十三日）駐蒙外交代表之電報 第二七六七號（譯註）

第三二七九〇號電報收到了。（註）

我關於中國人及俄國人由華運蒙的貨物之預料又實施了一次，運這些貨物的中國商人很順從地繳付了蒙古的關稅及別種捐稅。但一個很大的俄國公司與一個中國公司所締結的販運外貨或華貨到烏里雅蘇台的合同之登記被我堅决地拒絕了。我以爲如果想阻止經過海拉爾及張家口到蒙古之貨物販運，應與工商部特派員協作以採取下列有效辦法：

一、即令由上述道路運外貨入蒙的貨主完全是俄國人，並無中國商人參加，也照我所擬辦法處理。

二、蒙古所定購之俄貨，其堆積於上烏金斯克或已首途運往恰克圖者應採最速方法輸送。爲着這個目的，應很快地實行保護稅，即對自由馬車夫運往蒙古之貨物亦應在其到恰克圖之前徵收此稅；只有外貝加爾輪船公司及恰克圖城車站可以除外。這些貨物應連同鐵路貨票送到恰克圖關稅局，在關稅局點驗檢查之後，即依照貨票簽發一貨物入蒙之允許證。此允許證及貨票及可作爲享有關稅特權之證據，正如一張關稅免稅證一樣。我們的商人及中國的商人正利用了上烏金斯基與恰克圖之間的貨物堆積與停滯才能經過前述諸道販運中國貨及外國貨到庫倫。正因爲有了這種堆積與停滯，所以經過恰克圖到庫倫的運費相當的提高了。

此電報應抄幾份送交工商部大臣及與蒙古市場有關係之各俄國公司。

米勒爾。

（譯註）二七六七號碼疑誤。蓋前一日之米勒爾密電爲三二一一號、而五日後之米勒爾快電尚爲三三三三號、是本日之電報號碼當在三二一一與三三三三之間。

（註）本文所根據之石印原卷有此錯誤、其不誤者應爲三二七九。

（二十二）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一日（俄曆十一月十八日）駐蒙外交代表之快電 第三三三三號

本年十一月八日我曾以三二一一號電報作一秘密報告，我深望能因閣下之大惠，更將一秘報之副本鈔錄上呈，以補充我前次密報之不足。此密報爲我個人所信任而現供職於總領事館之工商部特派員於本年十一月八日（俄曆）送交我的，是爲文件第三二一七號，其內容是關於蒙古各王公欠負舊大清銀行之庫倫及烏里雅蘇台分行之債欵。

據包羅般君的計算，蒙古人欠前述中國銀行之債欵已達一百萬盧布，

爾利息尚不在內。如將利息計算在內，則蒙古人之負債已達一百五十萬盧布。

神聖的活佛以及他的兩個最重要的大臣：杭達親王與三音諾顏汗，都在債最大的債務人中。其他大臣以及各部王公之大半，都是上述中國銀行之次大的債務人。

蒙古外務大臣之所以不滿意於俄國承認中國在外蒙之宗主權者，就是因爲杭達親王相信完全脫離中國可以取銷對中國之債務——據我現有的材料來看是這樣。

中國政府大概不會要求蒙古債款之迅速的一次付清。但他會主張部份的償付，使中國銀行能夠增加餘債的利息並放出新債，以便完完全全地縛着蒙古人，爲依據經濟以干涉蒙事之長存的藉口。

我認爲應將此項報告連同附錄抄一副本送交駐北京之帝國公使。

米勒爾。

第三三三號文件之附錄

工商部駐蒙特派員送交駐蒙帝國外交代表與總領事之秘密報告之副本。報告日期一九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俄歷十一月八日），文件編號三一七。

深幸能通知閣下，蒙古各王公欠負前庫倫大清銀行及烏里雅蘇台支行之債務總額爲六十八萬八千庫平兩，即將近一百萬盧布。償還日期爲一九一〇——一九一一及一九一二年。但是這項債，差不多四分之一已經償清。銀行一向在收討債款。

銀行之最大債務人爲（一）土謝圖汗部——一四八二一二庫平兩；（二）商卓特巴，活佛之一切涉屬與財產之管理人——一三八一〇〇庫平兩；（三）杭達親王，現任外務大臣——三九六二七庫平兩；（四）三音諾顏汗——三三〇六一庫平兩。關於此種債務之詳細報告日內即可送呈工商部之商務司，並依據部令送呈財政大臣之總辦公廳。

業經核對：總領事館秘書希奧寧。

（二十三）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二日（俄歷十一月十九日）駐蒙外交代表之快電第三三六號

我們於六月三十日向中國政府所發出的聲明書曾被我很合時地傳達於蒙古政府，並對中俄兩國蒙事談判基本原則之眞義加以應有的說明，（本年七月六日之密電與七月九日及二十七日之報告爲一〇五號，一〇六號（註一）及一三二號（註二）。）

雖然如此，雖然我做許多口頭解釋，說外蒙古無論如何不能從中國的一個行省立刻變成一個完全的獨立國家，並引巴爾幹各國爲前例，而蒙古的大臣們依然不少減其「完全脫離中國」及合併內蒙之幻想。他們堅持其惟一的理由，說滿清朝廷既被推翻，則一切蒙古人便應是獨立的，而過去與蒙古人同受滿清統治的中國人想來統治蒙古是無論如何不能承認的。蒙古人既然離開了滿人的管轄，便有資格建立其包有內外蒙的獨立的蒙古國家，正如中國人以袁世凱爲首而建立他們的共和國一樣。

蒙古政府深望三音諾顏汗所率領的代表團能夠把這些糊塗的巧念，實現出來。

前得指令，命我設法使蒙古政府停止其軍事行動並召回喀爾喀境外之蒙古軍隊，我馬上就去同庫倫政府談判了，當時，我並對十月二十八日在我處坐談的外務大臣與軍事大臣介紹了中俄兩國之蒙事聲明文件。當然，其中詳情我沒有告訴他們，我只在上述精神中把些舊的見解加以重復而已。

我的話對蒙古大臣們發生了影響，他們不再希望他們對完全脫離中國與（併內蒙於喀爾喀兩項要求能夠實現了。

因此，我於當天，十月二十八日，接到外務大臣關於活佛已經發出撤兵令之通知，其俄文譯文我已於當時呈達。（註三）

在十一月一日我與杭達親王簽定了與蒙古政府之減低電報稅之補充協定，並於本年十一月二日接到了蒙古外務部關於撤退蒙軍的通知，我於當日即將中俄兩國承認外蒙自主的詳情告訴了杭達親王（我本年十一月二日所發密電三〇四號。）

上述情形閣下想已洞悉，蒙古人雖然能夠接受我們與中國談判的結果，但我的通知昔依然引起了杭達親王之激動的印象。我第一次看見這位蒙古外務大臣如此憤激。

這憤激的結果就是本年十一月四日蒙古政府的備忘錄。這備忘錄說，蒙古政府無論如何不能接受兩國政府所作屈外蒙於中國宗主權下的「議決」。因爲這議決與兩方協定所決定的總則不相符合。

我對此備忘錄未作任何答覆。我想等到關於蒙事聲明文件與聲明另件公佈之後並得到以此種文件通知蒙古政府的允諾時再來答覆（我本年十一月十五日的密電三二四號）。（註四）

當工商部特派員長期巡視蒙古各地歸來之後，我曾於本年十一月七日帶他去拜會蒙古大臣，那時我看杭達親王及其僚屬的心境都變好了許多。財政大臣對於軍事行動的終結表示十分喜歡，因爲這個戰爭既耗盡了蒙古的國庫，又得不到任何結果。

據我看來，從本年十一月二日之後，蒙古之對俄關係不僅未曾變得惡劣反日見良好。各旗王公及居民對於那「五條」中俄協定尚具好感，因爲有了這個協定之後，他們不再出兵出錢，以應付那軍事遠征了。

庫倫政府亦深知此種心理。這心理對我們自然有利。蒙古政府恐引起內部糾紛故不敢公然違反社會輿論。因有此恐懼心理，故蒙古的大臣們才要把已經允許的四千隻槍與兩千發子彈（註五）退回，而只要一百萬發子彈以便向民衆誇耀其武備之充足。在要求退回這些子彈時，蒙古的大臣們告訴我，這些子彈乃應付國內的搗亂者所必需，且決不以一粒用於國外的軍事行動。

杭達親王在第一次發怒時同我說，因中國對喀爾喀（即外蒙東三部——譯者）之宗主權已被承認，故蒙古人沒有參加三國會商之必要。當然，等他的怒氣過去時，他也覺到了他前次意見之不安；所以他又同軍事大臣達賴王及活佛的代表棠林丹丁來要求我，把蒙古政府情願參加三國會商之情形正式轉達於帝國政府（我本年十一月十二日所發之三二一號密電）。我告訴他，蒙古政府於本年八月三十日（即共戴三年中秋月十二日）曾以書面備忘錄交我，其中即已表示願參加三國會商，我當時並未忘記把他轉達於帝國政府（我九月六日與九日所發之二一六號與二一八號（註六）秘密報告）。

杭達親王問我，在三國會商中，蒙古政府所認爲必要的問題是否可以提出。我答覆他，聲明文件與聲明另件顯然已把三國會商的根本原則決定了。同時我又勸告這位蒙古外務大臣，最好先草出一個蒙古政府認爲重要的各問題之綱要，但這些問題不應越出前述文件之範圍。我說我準備幫助他去做這件事。

此地中國人已知道了中俄兩國所互換的蒙事聲明文件與聲明另件，蒙古人對他們的關係不見得比以前有何種變動。

總而言之，目下之地方情形十分寧靖。

既以上述種種進呈閣下，更請我再加一句，祈能將此報告再抄一副本呈達駐北京之帝國公使。

米勒爾。

(註一) 在一九一三年七月九日之一〇六號快電中，米勒爾報告他已經將俄國政府於六月三十日所發之對華聲明書之抄本轉送蒙古政府，並報告當時大喇嘛反對把所謂內蒙古劃於自主的蒙古之外，並反對俄國承認中國對蒙之宗主權。

(註二) 一九一三年七月二十七日之一三二號報告中米勒爾將蒙古外務大臣一九一三年七月十四日所提節略之譯文及他自己七月二十一日對此節略之答覆之副本呈達了。

(註三) 但此項文件現已缺。

(註四) 米勒爾在三二四號密電中詢問一九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的蒙事聲明文件與聲明另件是否已經公佈並是否可以通知蒙古政府。

(註五) 兩千萬係二百萬之誤——譯者。

(註六) 在一九一三年九月九日之二一八號報告中，米勒爾將他八月二十九日交與蒙古政府之備忘錄及八月二十九日與三十日蒙古政府的兩個備忘錄之副本送呈外交部。

（二十四）最忠實的報告之原稿（註）

新到的蒙古非常使團之領袖三音諾顏汗交給我庫倫活佛寫給陛下的親筆函之譯文，除活佛信札之外還有成吉斯汗勳章是進呈皇帝陛下的，還有瓦希拉勳章是進呈皇太子殿下的。

既以譯文遞聖覽，復冒萬死以下列意見上陳：

三音諾顏汗已得悉本年十月二十三日駐北京公使所簽之蒙事聲明文件之內容。此聲明文件如發生效力，則內蒙將不能歸併在自主的蒙古國家中，三音諾顏汗得知此點之後，認爲，活佛信之末段本要求供給蒙古政府以槍械以便在內蒙古與中國人作戰，今事實既如此，則此末段當爲刪去。

(註) 此原稿上未標明日期。但蒙古使團是十一月十二日離開彼得堡到李瓦棣去的。

（二十五）外交大臣致財政大臣柯科柴夫(V. N. Kokovtze-ff)之函稿（註）

(註) 稿邊小註云：「十一月二十三日星期六由科沙科夫親自送交柯科柴夫，號碼爲九八三六一。

秘密。

甫拉狄米爾尼古拉也維奇閣下。

現在來到聖彼得堡的蒙古的第一位大臣三音諾顏汗，是現今蒙古之最有勢力的官員，這不僅由於他的家世及才力，亦由於他在蒙古政府中所占的地位。在蒙古尚未宣佈獨立時，三音諾顏汗並不是一個親俄者。但當彼

召入庫倫來作全國行政的首領時，他對俄國的利益特別照顧。最近期間我們在庫倫所弄成的一切切要問題都是在他影響之下解決的。這個人沒有蒙古內務大臣大喇嘛之流極端愛國主義者之多疑，也不願獵取個人利益如蒙古許多親華派一樣。

因此我以爲，必需利用三音諾顏汗到聖彼得堡的時候把他完全拉攏到我們這邊來，以作我們在蒙古一切活動之支柱。

閣下當知，三音諾顏汗代表團來俄的目的，爲要求我們的兩種幫助，即蒙古政府所特別需要的財政上的與軍事上的帮助。爲着要把蒙古一切部盟都合併在活佛的政權之下，庫倫政府方派遣他的軍隊到內蒙與南蒙。對微弱華軍之輕易的勝利更使他熱衷於此種企圖之最後勝利。爲着進行戰爭，必須擁有兵器，故庫倫政府堅決地要求以槍支與大礮供給蒙古人。當然，我們不能無條件地同情於這種蒙古帝國主義，我們只能給蒙古人少數槍支以免其埋怨我們不帮助蒙古事，同時我們又不能讓蒙人放手進行其企圖，因爲此企圖之結果必使强於蒙人無數倍的中國人根本把蒙古覆滅。當我們簽字於十月二十三日的聲明時，我們並未帮助蒙古人的疆土幻想。我們必需把我們的努力用之於華蒙衝突之停止上，苟不能如此，則我們便不能把蒙人所希望的大量槍械交給他們。

同時，如上所陳，應帮助三音諾顏，莫使他空手回家，對我們在蒙古的地位而言，這一點萬分重要。此後，我們即應想想如何滿足他第二個請求——借欵。苟不能如此，當他回到庫倫時，蒙人必埋怨此次代表團之毫無結果，他的威權必因之下落，而他個人亦恐將不願再顧全我們的利益與見解了。

我們從前借給蒙古人的二百萬借欵差不多全被蒙古政府用完了。這筆欵子之四分之一是用在蒙古旅的給養上，這是在我們的教官指揮之下而又相當地能受我們的政治目標之驅使的蒙古軍隊。其餘則耗之於蒙古政府之臨時支出與槍械購買上，後一點也是我們所不能阻止的，因爲我們也要求蒙古人保衛他的疆土以免於中國的侵犯。現在蒙古政府的國庫還同往時一樣空虛，並整理內政所必需的經費而無之。蒙古人中之能進行整理內政之工作者也只有三音諾顏一人。

在此種情形之下，不論是爲着蒙古人的利益，或是爲着我們的利益，都應該以二百萬或三百萬盧布的新借欵借給蒙古政府。當然此次借欵應附以條件，即要求以可靠的方法保証其用在生產事業上。我想，應待中蒙關係恢復常態之後，始能交出此項借欵，並需附以下面的條件：蒙古政府應聘請一俄國顧問，顧問聘約上應將其權限明白規定，即蒙古政府應當把欵用在蒙古正規的租稅制度之組織上。

閣下或者還認爲必需附以其他條件始能交付此借欵。我想，在原則上這項借欵是必要的。因爲他可帮助蒙古政府恢復他的經濟，並使以後不再向俄國借貸，並能維持三音諾顏汗之地位——我們還十分需要這個人的帮忙。

（二十六）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九日（俄曆十一月二十六日）外交次長致駐蒙外交代表之密電　第三三二六號

中國公使重提其政府之要求，要求蒙古人停止其反對華人之軍事行動

，並指出蒙古軍隊中現有俄國公民，並要求設法召回他們。

我們答覆他，據我們所知，在蒙古軍隊確有少數俄國浪人。他們自我危險，自負責任，我們亦沒有召回他們之可能。

如果你有可能，可勸告那參加蒙古軍隊的俄國人停止其活動，此事亦可預先通知蒙古政府。

[illegible]拉陶夫。

(二十七)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三日(俄曆十一月三十日)外交大臣致駐北京公使之密電　第三三三五八號

已通知駐蒙外交代表。

庫倫條約之第二款鞏固了俄國人民販運各貨入蒙之免稅特權。我們解釋這條文時應把入蒙各貨之免稅權限於俄蒙邊界上，我們以爲這樣對俄國最爲有利。在蒙古之其他邊界上，我們只要求以與別國相等的優越待遇加之於俄人商業。

商業部長要求在未來的中俄蒙三國談判中能爲蒙古政府獲得關稅徵收權以加之於由華入蒙的貨物，同時又要保留由俄入蒙的貨物之免稅特權。當然，此種決定當給俄人在蒙貿易以大利益。但這裏有一個問題，即中國政府能否同意這一點與是否會引起列強的抗議，特別是德國，德國外交大臣在德國國會中宣稱：德國只在勢力均等的原則之下始能承認俄國與華締結各條約中所含有之各種權利。

希望能以對此問題所攷慮之結果來電報告。

沙奋諾夫 Sazonoff。

(二十八)蒙古國務總理特派公使致外交大臣沙奋諾夫函(一九一三年十二月十六日——俄曆十二月三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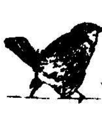
譯文。

尊敬的外相，我奉告你，蒙古政府甚同意於中俄兩國之希望，願以三國會商解決蒙古問題，並且願停止旣不利華又不利蒙的戰爭，他已下令停止軍事活動並令其軍隊退出所佔各地。我深願經過閣下請求俄羅斯帝國政府將此意轉告中國政府並由外交途徑使他從速撤退其活動於我們同族的內蒙人領域內之軍隊，如此則使和平談判較易進行。

如有可能，祈能滿足此項請求，謹致誠實的尊敬與深切的忠心於閣下。

蒙古特使國務總理三音諾顏汗那木囊蘇倫。

共戴三年仲冬月之十八日，一九一三年十二月三日。



一週間國內外大事述評

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至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止

（芸生）





內蒙問題告一段落

內蒙接受中央方案

內蒙自治問題，德王等現已放棄另組政府之意，接受中央方案，黃內長等亦於十九日自百靈廟返綏。歸化十九電，內蒙三盟合組自治政府之要求，當黃趙抵百靈廟之初，德王等仍堅持原議，其自治範圍，除三盟外，並包含察綏寧省區特別旗，並要求廢除察綏兩省，將治權交自治政府，土地由蒙人耕種。如果實現，不但破壞國家組織，且影響兩省漢人生活及民族感情。十二日黃紹雄與雲王德王首次談話，說明中央德意，勸其接受方案，當日無結果。次日更請考慮，結果仍持原議。黃將方案略增刪，交其考量。十五日再議實際問題。十六日各王公等提出具體方案一紙，第一項仍主張原議，黃拒而不納，至此頓成危局。十七日黃將彼方呈文退還，定十八日晨返綏，態度極嚴厲，雲王遂軟化，乞班禪代挽留。黃答非用書面承認接受中央方案不再回，雲王首示承認，夜午，雲王德王承認之函送來，十八日遂商細目，均滿意。十九日黃趙返綏，另派隨員至烏伊二盟考察。內蒙自治問題至此遂告一段落。

解決蒙事三項方案

黃紹雄趙丕廉二氏為適應內蒙現實情形及經濟地位，參照德王等倡議之自治政府，准察綏兩省各盟旗就各省區內設一區自治政府，辦理內蒙自治事宜，該區自治政府之組織法，仍須由立法院制定頒佈，但中央於派黃趙北來時，即預擬一改革蒙古行政系統方案，由黃趙令各王公接受施行，此次之區自治政府，即根據上項方案增刪而成，雖不能認為正式法規，要為制定法規之基本原則，茲覓錄如次，用供參考：

（甲）變更蒙藏委員會組織法方案　㈠中央特設一邊務部（或蒙藏部），直隸於行政院，為處理蒙藏行政之中央最高機關，設部長一人，次長二人主持部務。㈡邊務部設各司處，分掌事務，並設各委員會，分任討論進行之責。㈢邊務部應酌定時期，分別召集各邊區負有行政責任之首領，及有德望之人士，來京舉行會議。㈣邊務部與其他各部會辦理國家行政，有互相關連者，應隨時會商，決定辦理。

（乙）改革蒙古地方行政系統方案　㈠已設置省治縣治地方，其行政區域，應不變更，蒙古原有各盟旗郡之組織及制度仍應保存。㈡內蒙古人民聚居地方之省分，應分別設置內蒙古區自治政府，為各該省區內辦理地方行政之專管機關，各設委員若干人，並推選委員長副委員長各一人，均以蒙古人有德望及有政治學識經驗者充之。前項區自治政府之經費，由中央酌量補助之。㈢已設置上項區自治政府之省分，除關於軍事外交及其他國家行政，仍由中央政府或由中央政府授權於當地省政府辦理外，其餘屬於內蒙古人民聚居區域之地方行政，統由內蒙古區自治政府負責辦理，並受中央邊務部之指揮監督。㈣內蒙古區自治政府得斟酌情形，分科或分處辦理各種行政事務。㈤內蒙古區自治政府辦理地方各種建設事業，於必要時得按各該地方需要情形，由中央撥欵補助之。㈥內蒙古區自治政府於不抵觸國家法令範圍內，得制定地方單行法規，並發布命令。㈦關於蒙古全體事項及各區自治政府有互相關聯之事務，每二年得開聯席會議，或由該會議召集全體蒙民代表會議討論之（全體蒙民代表會議之組織與權限另定之

）。(八)省政府所屬各廳縣辦理普通地方行政，涉及蒙古行政範圍者，應隨時與區自治政府會商決定，發生糾紛時，應由省政府委員與區自治政府會議解決，或呈請中央解決之。(九)內蒙古區自治政府委員長副委員長，得列席當地省政府委員會議。(十)內蒙古區自治政府成立後，各省政府應即停止設縣或設自治局。

(丙)蒙古行政之用人標準　(一)中央或地方之蒙古行政，應儘量容納蒙古人。(二)中央政府應就適宜地點，設立中央軍事政治學校分校，由熟悉蒙古情形者擔任教練，培植蒙古民族各種專門人才，並設法任用之。

各省匪訊一束

湘西圖變揭五色旗

長沙十八日電，湘保安第四區第一團長賀覺成，違抗命令，背叛政府，七日由靖縣率部向洪江進發。全省保安司令部以賀目無法紀，已明令將其撤職，並令十九師長李覺派隊圍剿。據副區司令陳子賢十三日電省略稱，賀逆連夜攻我陣地，均經擊退，該逆主力已竄抵會同，當以一部向會進剿，另以一部至團阿堵截，洪防異常鞏固等語。又據靖縣十四日電稱，賀逆於一日自稱為全民救國軍，喻翊忠任偽前敵總指揮，賀逆及盧鑫分任偽一三兩師長，在公共體育場宣誓就職，懸掛五色國旗。保安部據報，即電呈何總司令，轉請黔貴當局派隊堵擊，並電陳渠珍派隊協同痛剿，務期殲滅。

△喻賀等通電　國命之傾危，民生之凋敝，至今日而極矣。外則遼吉黑熱淪陷敵手，冀察僅存半壁，平津朝不保夕；內則湘鄂贛閩遍佈赤氛，流毒蔓延，巴蜀天府，半成匪區。前年長江水患，災民尚未蘇綏，今夏黃河氾濫，凶耗復傳。滿野哀鴻，嗷嗷待哺，農村經濟，已告破產，少壯挺而走險，老弱轉死溝壑。益以國政失軌，思想雜出，民心浮動，奸宄竊乘，天災人禍，交相煎迫，內憂外患，互為因果。而國際情勢復日趨險惡，日寇披猖，蓄意封鎖海洋，英美危懼，極力擴充軍備，蘇俄伺隙於歐亞，法意沉機於大陸。疑雲四佈，殺機遍伏，第二次世界大戰之行將爆發，已成彰明較著之事實。爭點所在，厥為中國。我若有力肆應，自可乘機復興，倘仍泄沓依然，勢必隨之澌滅。此誠我國家危急存亡之秋，民族生死絕續之交也。乃政府當局懵然罔覺，因循顢頇。言攘外，則一籌莫展，拱手讓敵以四省之地，言安內，則連年動衆，反造成分崩離析之局；言剿共，則閱時四載，藉寇兵而齎盜糧；言建設，則徒托空言，舉外債而重民累。官吏貪污，與日俱進，閭閻痛苦，非所聞問，致使怨毒之氣，充塞宇內，借亡之聲，傳於道途。翊忠等滿目時艱，惄焉憂惕，懍棟折榱崩之懼，本匹夫有責之旨，深知國難嚴重如此，決非僅賴政府所能挽救，凡屬國民，責無旁貸，自救自強，勢猶未晚。爰於十一月一日在湘西首舉義旗，興師救國，謹揭三義，以昭告於海內同胞；(一)取消一切稗政，解除民衆痛苦；(二)肅清各地共匪，恢復固有文明；(三)建立民衆武力，準備禦侮救亡。本此鵠的，竭力趨赴，師行所至，咸守弗渝。華夏素多賢豪，各方不乏明達，苟有表同情而響應參加者，固所竭誠歡迎；其或宗旨相同而力能領導者，亦願勉效馳驅，共赴國難。緣義師之興，本動於悲天憫人之念，初無爭權奪利之心也。敢佈腹心，佇候明教。全民救國軍前敵總指揮喻翊忠，第一師師長賀覺成，第二師師長龍運鴻，第三師師長盧鑫，率全體官兵同叩東(一日)

贛省剿赤迭傳報捷

南昌十九日電，前方電話，我方十九日午克復神岳。緣偽一軍團及偽五軍團一部潛伏宜黃縣南之神岳嶺口，突於十六日竄至南源子規一帶，十七日經我軍包圍痛剿，該偽軍團屢欲衝出，傷亡頗多，殘部紛向神岳嶺口以南地區退竄，我軍乘勝於十九日佔領神岳，現正繼續追剿中。南昌二十日電，頃得前方電話，昨匪一五軍團全部攻我大容關第九師之陣地，頑強激戰數小時，被我軍擊潰，斃匪千餘，傷倍之，獲機槍二十九挺，步槍一千五百餘，現正跟蹤追擊，以期澈底殲滅。

川匪又陷筆架山

重慶十八日電，總攻令下後，一路軍擬攻奪南江，二路軍在儀隴，三路軍在營山，四路軍在江口，五路軍在綏定，惟前報尚沉寂。重慶二十

十日電，賀龍現在汪家營，派夏曦擾黔邊，杜某擾石柱，與川軍在樓櫃洞接觸，旋退去。龔縣方面官軍已渡江，佔領三滙，向渦進場推進。重慶二十一日電，城萬間之大竹河，現爲陝軍王賡三部駐守，鄧部入駐城口，昨分三路進攻七里峽，被擊退。劉光瑜旅自大竹，范紹增師自三滙，猶向匪區挺進，營安方面較前吃緊，楊李兩軍化事爲客，與匪抗戰，楊森督師克復周口，直搗營山。蓉訊，匪以主力西竄昭化，已陷筆架山，昭廣又失聯絡。





裁軍會議最後努力

韓德森猶在掙扎

日內瓦十六日電，裁軍會主席韓德森氏今日又發表一動人聽聞事件，渠通知國際新聞界代表等，言英國外長與外次艾頓於星期六日至日內瓦。此種忽然變化之事件，乃今晨韓德森氏與倫敦英外部直接電話交談之結果。西門等來此之目的，爲令會議復活。韓氏坦直表示，其他各國要人，如法之彭考，義之阿羅西，與美之台維斯均將親臨日內瓦。現在此間頗呈活潑氣象。

西門彭考抵日內瓦

巴黎十七日路透電，西門艾頓於今日偕彭考赴日內瓦，據彭考談，彼殊願與其英友同行。並稱，欲覓得裁軍會之滿意解決，必須於國聯會之組織內求之云云。彼等此行之目的，係與韓德森及其他人士討論裁軍會重行開會問題云。

四國談商意見紛歧

日內瓦十八日路透電，今日韓德森·西門·彭考及義代表薩拉格那等舉行談話會，討論裁會之前途，其後西門往晤美代表台維斯之代理戴爾森。據悉今日之談話，未成立若何具體結果，明日仍繼續磋商。法方承認對英國之主張，不能贊同。並稱，英至今並無具體之建議提出，僅表示英希望能覓求一打破目前難關之方法而已。今日彭考對報界宣稱，法方之態度與十月十四日宣言中，並無二致，即法不能允許德國，立即恢復軍備，雖德已退出國聯，但法國不能更改其態度云。日內瓦十九日路透電，英法義美四國代表，今日集議三小時，談裁軍事，未有結果。韓德森評述裁軍會之地位，申說在英草約提出二讀以前，獲一較大的共同根據之必要時會後，雖各國咸守緘默，但知此次會議，未有何種決議，各大國對將來應採之手段，立場各異。彭考一面主張裁軍會繼續開會，一面贊成十月十四日所議定之麥克唐納修正計劃。聞美亦贊同繼續開會，但覺美不爲十月十四日協定所拘束，如能用其他方法，獲得協定，則美政府可不中止合作。至於義則明白表示休會之主張，英現覺十月十四日之協定，未能成就一種諒解。

決定延會明年再開

日內瓦二十日路透電，韓德森今日與列強代表續談後，已召集主幹部，於星期三日開會。列強已舉定起草委會，繕具主張，總委員會休會至國聯行政院於一月十日開會後，再行召集之議案，提交主幹部。同時技術委員會則於休會後，仍繼續七八日，而在此時期中，各國政府連德國在內，將互換外交文件，以期整理此種局勢。聞其所談判者，將越出裁軍會結構之外，大約最有關係之列強，將於明年一月間集議。據人傳說，事態已大有進步，雖彭考亦認討論之進行爲滿意。西門今夜赴倫敦，但遇必要時，仍將返日內瓦。據現象觀之，主幹部將於星期三日休會，西門似無復來之必要。艾頓將留駐日內瓦，爲英代表，愛文諾定今夜赴羅馬，名爲參加希羅雅之殯禮，但衆信愛氏將討論義國對國聯之態度。今日討論裁軍時，未曾提及韓德森辭職問題，大約韓氏對於會議而發之激憤語，已獲效果，而目前環境下之休會，在韓氏視之，殆已不作延宕之解矣。衆信西門之來遊日內瓦，已使空氣澄清。彭考聲稱，英法態度已較前更爲接近。據一般意見，外交方面之互換公文，當可有眞正進步之最好機會，所謂談判範圍，將越出裁軍會之外者，含有國聯之改組及薩爾流域之將來，亦皆付諸

討論之意。果爾則將來所召集之會議，異於裁軍會議，無怪乎有會議將在義國舉行之謠傳矣。日內瓦二十二日哈瓦斯電，裁軍主席團於下午三時三十分開會韓德森提議，請主席團決定各項技術股員會之工作，將繼續進行至何種限度，並主張軍縮總委會延至明年一月國際行政院照例開會後，再行召集。此項提議，未經討論，即被通過。主席宣言後，任何代表團未嘗要求發言，殊出意料之外，開會十分鐘，即行散會。全體靜默，不發一語

英下院之首相報告

倫敦二十一日路透電，今日午後麥克唐納在下院報告日內瓦裁軍談話之進行情形，謂德退出國聯與裁軍會，已造成新局勢，今必將本身問題，加以考慮，而獲妥協，然後裁軍會始能繼續進行。裁軍會有進無退，從未成為問題，今所令人懷疑者，厥為目前以何者為最佳之手續耳。近數日內西門與艾頓會與韓德森及各國代表，屢作有益與溫和之談話，西門已於今晨回京。據稱，日內瓦具有甚佳與堅決的合作精神，絕不欲使裁軍工作終止失敗或停頓。且一般意見咸覺今當藉外交機關，作相等與補充之努力，以最有力量之貢獻，給予裁軍會所辦理之工作。此次西門之赴日內瓦，乃任英內閣全體之代表，故諸閣員可謂英政府對於最後勝利所必要之共同努力，為勞實多。吾人希望德國能加入此種外交上之交換意見，並希望德義賡續其努力，使裁軍會得收良好之結果。至於英國，則對此固始終不懈也。吾人對於一切事件，當然仍應與美國密切接觸。首相於是乃引有志者事竟成之諺語，謂英政府確抱使裁軍會成功之志向。首相繼言，外間對於英國所謂軍械廠之工作，頗多流言，良堪扼腕，要知各廠十月間工作忙碌，而需多僱工人者，實因關於水利之工作耳。據歇非爾特消息，各大鋼廠所接之成單，其中關於軍械者，不足百分之二十，而此成數中，現按尋常程序在建造中之軍艦所用推動機，尚占其一大部份，歇非爾特各廠現未有外國向之定造軍火者。首相末復以數字證明各化學品廠與鋼廠，現幾完全製造實業出品，並證明前十二月內鋼之出口數，僅增加百分之百，並非百分之七百，而多輸往德法俄三國，德法乃供製鑄幣之用，俄國作何用途，則未知悉云。

義大利退盟之傳說

羅馬十九日合衆社電，本日此間宣布，法西斯大會於下月四日開會時，將討論義大利是否應循日德兩國先例，退出國際聯合會。照現時表示，法西斯大會頗贊同退盟，但亦有主張不退出者。有許多人相信，如義・日・德・美與蘇聯均採取拒絕為國聯會員之方針，則國聯勢力將等於零。法西斯大會開會時，墨索里尼將採何態度，頃尚未悉，但信彼贊成退盟之說，頗為有力。據聞墨氏對裁軍會定將失敗，頗為惶惑。羅馬二十日路透電，墨索里尼已向法大使聲明彼之政策，無意脫離國聯云。法西斯黨大議會將於十二月五日討論義大利與國聯關係問題，但此僅為通常之手續。蓋自德退出國聯後，此為法西斯黨議會之第一次會議，一年前該會討論國聯問題時，墨氏即有國聯今為一病人，義大利不應遠離病牀之言。此間大衆咸認為義國果欲退出國聯，則英義間友好之關係，必趨緊張。

國聯盟約將大修改

日內瓦二十日合衆社電，國聯秘書長愛文諾今日假借參加義出席日內瓦代表希羅雅氏之喪禮為名，起程前往羅馬，合衆社據可靠訊，愛氏赴義，係勸墨索里尼勿令義大利退出國聯。氏此行係因得悉十二月四日法西斯黨大會開會時將討論退盟問題。據可靠消息表示，昨日國聯方面得悉此訊後，即決定派愛文諾赴羅馬，與墨索里尼協商。頃在日內瓦集會之各國政治家，均認義大利退盟將為最嚴重威脅。此間國聯高級人員鑒於國聯目前遭遇之結果，正設法欲令國聯成為一較普遍與切實的機關。愛文諾氏於赴羅馬前，曾與比利時著名法律家波坤協商修改國聯盟約之方法。日內瓦方面盛傳，波氏與愛文諾協商後，已準備一組織國聯之新計畫，但波氏本晚與合衆社記者談話時，則否認有此項計劃存在。但與波坤接近者堅稱

，氏已草擬一種計劃，將國聯盟約與凡爾賽和約分離。據稱此項計畫將對國聯盟約予以重大之修改，俾能令美・日・德・俄均可參加，據稱並曾經討論兼備提議，俾能擴大國聯目的，而減輕國聯爲凡爾賽條約保障人之地位。愛墨二氏談話之成功程度如何，頗引起許多揣測。若干人同意，如義大利退盟，將予國聯以致命的打擊云。

日人憤海約刺若槻

東京二十一日路透電，今晨有人擬行刺日本出席倫敦海軍會議首席代表若槻，但未成功。今若槻適由某地返抵東京，當下車時，有青年一人，手執匕首，排衆直入，企圖行刺，但未抵若槻身旁，即被警察執獲，若槻曾經兩任總理，兩任藏相，一任內相，兩任大藏省次官，爲日政界有數之要人，彼已遇險數次。蓋日人愛國狂熱者，認彼簽定海軍比率協定，實有損於日本國防，以賣國賊目之。今晨之兇手爲日本著名拳術家名野口者，同時又有某青年，亦企圖行刺，但在警察趕到時，業已逃逸。聞今日之事件，與最近之反對倫敦海軍協定運動有關云。今晨偕野口行刺若槻不果而逸之兇手，旋復徘徊若槻住宅，企圖作第二次行刺，當爲警察拘獲，其人名松井。兩兇手皆爲某反動會會員。惟據野口供稱，渠因五月十五日案等株連之海軍見習生，近受軍事裁判，故憤及海軍條約而行刺若槻，並未與松井同謀，但野口已供明，渠與松井近購匕首，專圖行刺若槻。

俄國外交之活躍

俄國外交，除對美復交已告成功外，在其他方面亦甚活躍。

▲**俄墨正謀復交**　墨西哥十七日哈瓦斯電，傳聞蘇俄政府，正向墨西哥提出交涉，以冀恢復外交關係。外交部對於此一消息，既不否認，亦不加以徵實。按蘇俄外交代表曾在墨西哥從事宣傳，蘇俄與墨西哥國交，因而中斷，已數年於茲。

▲**俄法商務談判**　巴黎十八日哈瓦斯電，法俄兩國進行商務談判，歷時已久，本日兩國代表在商務部舉行重要會議，蘇俄方面首席代表係駐法商務代表處主任顧賴維他，法國方面爲商務部長羅朗愛覩克，農業部長及其他各部之專家，關於商務協定，多數要點，雙方久已成立妥協。今日所討論者，完全爲煤・木材・穀類，及乳油問題。巴黎二十日塔斯社電，衆院法俄關係研究委員會，關於其最近會議情形，發表一正式消息，內稱該會已一致通過法國與蘇聯邦交進一步合作之政策。該會下次會議，將討論法蘇商約之計畫，蘇聯商務代表團之法律地位，以及應用互不侵犯公約於某種軍事團體等問題。據可靠方面報告，上述最後問題涉及米勒大將所領導之白俄軍事聯合會之地位問題，該會乃反蘇聯最積極之團體，衆料法俄關係委員會將通過一抗議，反對將上述之白俄軍事組織，附屬於「法國參加歐戰者同盟」，因後者乃一法國政府津貼之團體云。

▲**捷擬正式認俄**　捷克京城十九日哈瓦斯電，物品交易所開會通過決議案，請將一九三二年六月六日捷克與蘇俄所訂臨時協定，加以改正，使成爲在法理上承認蘇俄之條約，及兩國間之正式通商條約，並謂此舉實有裨益捷克之工業云。

▲**俄巴復交醞釀**　巴西京城二十一日哈瓦斯電，財長亞朗那發表談話，謂渠對於巴西與蘇聯恢復外交及商務關係一層，表示贊同。

一週大事日記

自二十二年十一月十七日起
至二十二年十一月廿三日止

（記者）

十一月十七日　星期五

▲汪精衛孫科等自京赴滬，商政局。

▲美俄宣布復交。

十一月十八日　星期六

▲高等考試發榜，錄取百零一人。

▲汪精衛等自滬返京。

▲京滬杭兩路職員捐贈之京滬杭甬號飛機，在滬舉行命名禮。

十一月十九日　星期日

▲李濟深方振武徐謙抵福州。

▲黃紹雄趙丕廉自百靈廟返綏。

十一月二十日　星期一

▲李濟深陳銘樞蔣光鼐蔡廷楷陳友仁等在閩召開各省人民臨時代表大會，宣布組織人民革命政府，標榜取消黨治，還政國民，易黃藍色國旗。

▲中政會通電宣布閩變。

十一月二十一日　星期二

▲府令行政院及軍事委員會處置閩變。

▲羅文幹離贛返京。

十一月二十二日　星期三

▲蔣中正發告十九路軍將士書。

▲閩第一次中委會決議改元中華共和國元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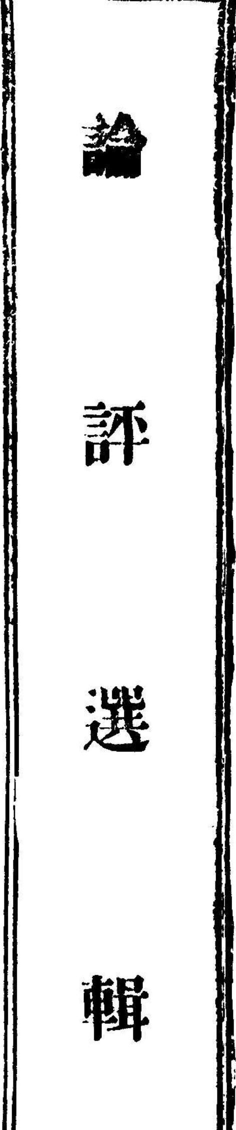
十一月二十三日　星期四

▲中常會決議開除陳銘樞李濟深陳友仁黨籍，並交政府嚴行拿辦。定十二月二十日召開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

▲蔣中正發告剿匪將士及全國各軍長官電。

▲義使鮮斯克理覲林主席遞國書。

▲羅文幹自贛抵京。



論評選輯

政局之又一忠告

近日時局問題，謠諑繁興，不曰某某將開府某處，即謂某省將圖獨立，甚且謠傳爲反對中央，將不惜容共。蛇影杯弓，相驚伯有，當軸爲安定人心，嚴禁謠言之披露，人民以關懷國事，轉因巷議街談之盛，而增其疑懼之心，此誠大不幸之現象也。夫中國現在雖號稱黨治，而權操少數，國民祇居被治之地位，對於政治問題，無權過問，自亦不復有阻遏黨閥撲滅政變之力量。抑中國所謂黨治，又有異乎俄義諸邦；蓋自國家言，政府實有絕對的自由，自黨的自身言，政府卻頗少活動之餘地。由前言之，國府擁無上之權威，直是世界最有力的政府；由後言之，當局動受黨內一二三同志之牽掣，又不啻爲世界最無力之領袖。中國國民在此種畸形的黨治支配之下，五年以來，坐視政治腐惡，效率低微，疆土削蹙，國恥日增，匪禍披猖，民生日困。至於今日，政治深入僵境，經濟重陷窮途，全國上下，胥有岌岌不可終日之感，而黨內少數要人，仍在鬭角鈎心，相與齮齕；二三當局領袖，亦無毅然打破環境之魄力，敢於確定方案，與民更始，用期號召國民，重振革命情緒；乃日事補苴敷衍，徬徨於對人問題，而人民則如水益深，如火益熱，憧憬革新，急不可待，其勢誠有不許長此遏抑延緩者。照此情形，縱令黨爭因分贓滿意而暫停，匪勢因剿治得力而稍殺，若不能切實改造政治，救濟民生，在勢與理，仍不可久；良以分贓主義，有時而窮，國家本無若許地盤與位置，夫豈能盡人而使滿意？至於匪禍之來，更淵源於整個的政治問題，不爲曲突徙薪之謀，縱戰事能一隅得勝，夫又何補於全局？當局惟其忽視此理，不知求國民多數同情以自重，而一意謀黨內少數之苟合；不知圖革命大業之完成，乃務爲因循偷便之疏解，迄今數演黨閧，迭見離合，黨與國交受其敝，到底仍不能免於分崩離析之危，此眞可太息痛恨者也。

要之，自國民觀點立論：民衆第一希望有眞正的革命，切實解除民衆痛苦；第二反對無意義的紛擾，不願以創痛鉅深之國家，再供個人恩怨循環報復之犧牲。就第一點言：民衆認爲凡屬黨中要人，皆居在朝地位，過去之政治責任，人人相同，無所軒輊，而其人之道德才力，又皆經過相當的事實證明，必謂彼善於此，吾民實無此信仰；是以今日任何人物，打出任何招牌，在民衆胥不能輕予喝采。就第二點言：民衆認爲方今財盡民窮，內外交迫，欲留國家一線之生機，還須保持統一之局面，如果隨意建制，任情分裂，內無以對垂斃之民生，外無以存已傾之國信，內外大勢，胥非所堪，則又不如其已也。且也，衡諸華北現狀，外患深入，不殊遼吉

第二，苟能維持統一，倘可徐圖自振，如果西南有事，東南動搖，西北不安，中原牽動，全國立成崩潰，華北何能支撐？此又吾人心所謂危，不願輕見無意義的紛擾者也。

雖然，吾人自原則言，既一方希望有眞正的改革，一方又反對無意的紛擾，是以對於現在當局，迭經披瀝危言，屢進忠告，以爲今日大勢所迫，不容優游延宕，若不速決大計，遲早終於崩潰，此際姑不問反對中央者係屬何人，用何方式，與其成敗如何，要之，政府自身，非宣布根本改革方案，恢復國民信賴，固絕對不能瓦全。同時吾人敢告反對政府者：須知無意義之紛擾，早爲國民所厭聞，而一切甜美動人的宣傳，我國人亦已聞之大熟，故縱令打倒他人，取而代之，亦非有取信於民之事實，不能維持其政治之生命。由此言之，無論如何鬬爭，切願其循正當之途徑，爲政治的協商，勿以武力重苦吾民，勿以分裂自戕國脈，此兩點實民衆共同之要求也。抑吾人確信：中國非有清明而恢閎之政治，廉潔而有能之領袖，國家終不能安，革命終不能止，此其間誰爲最後成功之人，要視其人格聰明以爲斷。嗚呼，數年以來，國難深矣，追溯罪責，豈止一人，此又竊願各方面之局中人，激發良知，努力自効，以求得國民之後援可也。

（錄十一月十七日天津大公報）

◇　◇　◇　◇　◇　◇

如何救濟棉業，

中國新式工廠，關於日常生活者，除麵粉廠外，以絲棉業爲最著。自人造絲勃興以來，世界產絲國家，均受影響，尤其發育最早進步轉遲之中國，受害更烈，蓋天然絲既不能輸出，而人造絲轉可以輸入，易輸出地位，爲輸入市場，影響於全國經濟者不小，又不僅蠶農繅絲者區區之損失而已。以大勢論，因化學之進步，天然絲將與天然橡膠遭同一厄運，似已無可挽回，爲全般經濟設想，與其希望天然絲之輸出增加，作勞而無功之舉，不如鼓勵人造絲之陸續自造，爲亡羊補牢之計，然亦豈旦夕可期哉！百十年來，以絲名於世界之國家，其末運一至於此，易勝浩歎！至於棉業，關係一般普通生活所必需，原料與成品兩者，中國均向來處於鉅額輸入之地位，以中國對外貿易歷史而論，以此項損失爲最大，迄至前清末季，中國人漸有自行設立工廠者，民國來，因得歐戰機會，設廠者日多，截止民國二十一年，全國有紗錠二百六十三萬餘錠，棉錠十三萬五千餘錠，布機一萬九千餘架，同時外商依據條約在中國設廠者，截止民國二十一年，亦有紗錠一百九十七萬餘錠，幾爲四對五之比，而十分之九以上，皆爲日廠，（日廠約占一百八十萬錠）棉錠二十七萬二千餘錠，轉多中國人者約十四萬錠，且幾全數皆爲日廠，布機二萬餘架，亦超過中國人所有，而百分之九十五，又爲日人所有，故每年除國外棉製品輸入者不計外，在中國國內製造者，亦外國人與中國人並駕齊驅，今因種種原因，中國紗廠，無一不折本，存貨不銷，支持不易，有次第停閉之危險，而外貨傾銷如故，在中國之外國紗廠，尤其日本紗廠，且傳聞有盈無絀，增設機錠，方興未艾，是誠中國經濟界今日最大之危險，有無可避免之勢。

全國經濟委員會有鑒於此，遂在上海首先成立棉業統制委員會，力圖補救，其方案如何？似尚非旦夕間所能確定者，據聞將分治本治標兩種，次第實施，而治標辦法之中，第一步已見諸實行者：爲提高及穩定紗價起

見，特組織合興公司，將上海交易所存紗三萬包，陸續收買，一面將此項積紗，推銷各地，一面限制交易所存貨，另行規定標準，實施檢驗，關其辦法大綱有三：(一)議決自七月八日起，本年底止，各工廠不得再以棉紗存入交易所。(二)自十月分起，所有交割棉紗，應由委員會派員會同檢驗品質，以杜次紗入交易所之門。(三)會同交易所，改訂棉紗標準及檢驗章程，以資遵守。第一項辦法，似未能切實奉行，又經實業部明令交易所自十一月分起，十二月底止，拒絕收受新紗，遂引起停拍風潮，今幸已告段落，一如統制會初步計劃進行矣。

此初步治標計劃，能否達到提高及穩定紗價之目的，藉以維持棉業之現狀，其關鍵當全在地方之消費力如何？收買積紗之能力是有限的，據該會報告截止十月底，共收買二萬餘件已用去四百零七萬元零，究竟實力尚有若干，必有限制，一也。合興公司收買之款，係向若干銀行借款，因利息關係，勢難久擱，雖損失或可要求政府補償，然因流通關係，鉅款亦未必聽辭其呆滯，故公司早經聲明設法推銷，不久仍將充斥市場，二也。外紗仍源源而來，在中國國內製造之外紗，尤能以賤價乘勢傾銷，三也。故吾人認為中國棉業，因條約關係，已准許外商成立多數之紗廠，不能用關稅政策限制之，藉以維持本國紗價，已屬明瞭，外廠在此點已與華廠處同一地位，而因統稅等級之不公允，內地各種重複的捐稅攤派，能援及華廠，外廠又不與焉，(見紗廠聯合會年會報告書)更加以各種工會工潮起於華廠者多，起於外廠者少，故外廠在中國國內之地位，轉較華廠優越，而因其本身能力關係，品質在華紗之上，成本在華紗之下，能以賤價傾銷，故紗價縱跌，在彼尚可有餘，在我已屬難支，提高或穩定紗價之舉，在彼或更可多盈，在我則仍屬受損，此種狀況之下，僅僅用薄弱資力，收買積貨若干，欲藉以提高或穩定紗價，至大影響，不過一時的，且令外廠同得其利，而華方獨受其損，似於中國自身棉業前途，殊無甚大關係也。以吾人觀察，假使地方消費力不增加，價値或勢將仍然向下，成本重之中國紗廠，必難作最後支持，中國棉業市場，將成為外國紗廠之獨占局面，尤其成本最輕數目最多之日本紗廠，可以壟斷一切，彼時紗價或可提高與穩定，然而中國人之紗廠，或先絕迹矣，可不懼哉！

吾人以為凡研究問題，必須將題目認識清楚，地方消費力之增加，是整個的政治經濟問題，非統制會委員所能如何者，故維持中國棉業之辦法，不能一靠人之消費，須憑自己之努力，簡單言之，即中國紗廠製品成本，必須與在中國之日本紗廠一樣，而品質一如之，否則優勝劣敗，理無可逃，勢所難免。在中國日本紗廠製品之成本品質如何？凡辦紗廠者當深知之，吾人一讀十月十九日紡織時報所發表之朱仙舫君調查日本內地紗廠報告，不禁不寒而慄，試舉一二例，如日本二十支紗製造成本，從前每包以三十元為標準者，(不連利息)今已減為十六元，新廠且祇需十四元左右，紗廠每萬錠所用工人，統日夜班及保全雜役等計之，紡二十支紗者約一百八十人至二百人，紡四十支紗者，約一百三十至一百四十人，布機每千台自動織機，約用四十四至四十五人，其廠有紡機十萬錠，自動織布機一千七百架，職員紗廠三人，布廠三人，原動一人，廠長及其事務員十人，合計僅十七人，在品質還不如日本之中國紗廠，同樣紗錠，所需成本及員工數目，據吾人所聞，豈僅倍之或更倍之而已哉，如此焉得不失敗！如此焉得不失敗！吾人深知言之匪艱，行之維艱，此二事談何容易做到，然以中國政治經濟大勢觀察，地方消費力之增加，希望殊屬渺茫，中國紗廠之資力，又早已耗盡，決難觀望以待，此刻應下決心，祇有努力往此根本要點爭生存，並無絲毫迴旋之餘地也。此種情形，棉業統制會委員必然知道，時不及待，深盼不必客氣，老老實實，對於棉業勞資兩方，予以一根本的嚴重之指導　簡單言之：一面請將政府及社會各方對華廠外廠不公平待遇之點，盡量革除，一面將各種棉製品，分別定一最低成本表，最高品質表，完全以在中國之日本紗廠為標準，而以經濟委員會及金融界之實力為後盾，凡各在其機器可能範圍內，陸續做到合格之紗廠，次第分別以全力救

濟之，不能努力者聽其關閉，另起爐竈辦理。夫救人者必先責其努力自救，其不肯自救者，救之何益，此不獨棉業爲然，凡政府與社會欲施種種濟救政策，非先有此澈底覺悟與決心不可，不能作爲一種慈善事業，普濟衆生，一視同仁也。要之，此次棉業統制會之初步辦法，提高或穩定價格於前，整理及檢驗標準於後，用意未嘗不是，惟吾人以爲前者難達目的，後者亦並非積極，不如將人人共知中國紗廠本身受病之癥結，立即揭破，成本品質兩不如人，先立於必敗之地者，痛快言之，就此點立一根本方法，必如是如是而後可救，而後從事救之，使現在從事棉業之勞資兩方，得據以定最後之決心，能努力自救者，予以澈底扶持，然後中國棉業，或有一線生存之機，否則必終爲在中國之外國紗廠尤其日本紗廠所擠倒無疑也。

（錄十一月十八日天津大公報）

◇　◇　◇

川省之剿赤與籌款

自川軍剿赤之聲，甚囂塵上，吾人一再著論，希望劉湘出其主力，擔負重責，勿令雜軍當前，徒爲赤匪送械彈；同時希望在後方修明政治，撫綏民衆，勿更爲赤匪造同志。月來迭據川省公私報告，吾人所隱憂者，似多不幸而言中。如劉存厚輕棄綏宣，鄧錫侯遲遲不進，皆足證明軍事之不得力，而劉湘在未行動員之先，即宣布籌欵至四百萬元，雖接近匪區各縣，亦不能邀免攤派，甚至令行官產處公然標賣成都大學校產之皇城地基，開各省剿匪用兵從來未有之惡例，其足以激怒青年，重令人心憤慨，直不啻故予共產黨以宣傳資料，間接助之張目；此尤吾人所期期以爲不可者也。

關於川省剿匪消息，近頗沈寂，渝電雖傳五路進兵及下令總攻之報，觀其配備，仍是各方雜湊，並非由劉湘直屬部隊，專任中堅，此種聯軍組織，互相觀望，最易爲赤匪避實擊虛，各個擊破。吾人以爲劉氏本人如無以身作則，甘受重大犧牲之決心，恐不僅綏宣收復匪易，川東地盤，且將[illegible]於自保，蓋軍事遲滯，遷延益久，匪氛益張，士氣愈墮，而稅收銳減之結果，經濟益窘，推進更難，其勢祇有日即於崩潰之途。抑四川情形，有與各省不同者，即二十年來，向係蜀人治蜀，帶兵將帥，概爲川籍，平日聚斂搯尅之所得，往往置田產，治商業，甚至屯米居奇，造幣營利，以一身而兼軍閥資本家大地主幾重資格，財貨不出故鄉，貪黷久受指責。一自赤禍披猖，據傳各軍領袖，紛紛兌欵出省，成都滙水爲之高漲，社會益用側目。本報昨接川省讀者投書，至有主張籲請中央，命令經滙銀行，扣留川閥匯欵，沒收充公，以作軍費者，人心不平，於此可見，雖其事不易實現，要之川省軍人，此際環境，確極危險，蓋他省軍人失敗，不過一走了事，川省軍人則財多爲累，大有行不得也之嘆。有此特殊情形，吾人以爲四川軍人，果明利害，應有特別覺悟，須知努力剿赤，不啻自保其身家財產；倘日不然，在此財盡民窮之日，亦宜顧念民艱，注意淸議，凡一切鹵莽滅裂干犯衆怒之籌欵方法，皆應出以愼重，不可妄行。殊如出賣成大校產一事，近來全省學界，抨擊蠭起，雖官方禁止各報刊登，其如防民之口，甚於防川何？況旅外同鄉，漸已羣持異議，其勢力亦未可侮，萬一强予標賣，學界必起風潮，搖動後方人心，影響戰局殊大。且也，川閥此次出賣學產，原意本在籌欵，而不知川省中上之家，近年迭受捐輸之累，多感現金缺乏，在此赤焰蔓延，人懷悲觀之際，夫誰肯勉力拼湊，增購地產？其結果仍不過爲軍界有力者所得耳，而時局如此，即軍界有力人物，亦未必願以隨時需用之現金，投諸不動產之購置，然則出賣學產之舉，將終於徒賈智識分子之怨恨，仍不能解決軍費問題，寧非至蠢大愚？夫川省軍人，不乏明達有志之士，觀於頻年內戰，各城市猶不無建設成績可尋，足知彼輩於敬恭桑梓之義，初未必毫無知覺。今赤禍已成燎原，軍人責無旁貸，最小限度，亦當固守防地，進圖恢復，挽同人心，勿再得罪社會，是則有失無得之籌欵方法，應在立即作罷之列，此吾人所不勝企望者也。或謂重兵剿赤，軍需萬急，中央補助，既無可望，地方自籌，亦非得已，此說自有相當理由。然而川軍諸將當知：赤禍之盛，由於民不聊生，桑梓糜爛，諸君同受其害。今日之事，進而作戰，不異自衛自保，退而固防，仍須得道多助。由前言之，諸君即毀家犒師，亦不失爲懺悔自責之道；由後言之，如再失去人心，更等於驅民就敵。兩兩相比，得失顯然，川軍儘多烱眼深識之士，於此其能憬然省悟共起圖之乎？

（錄十一月二十日天津大公報）

采風錄

國風社選

九日掃葉樓得外字　拔可

登高。即。聖。哲。豈待。託。世。外。新知。皆。崢。嶸。況乃。暱。老。輩。是樓。猶。昨。葉。卅載。幾。高。會。江山。與。城。堞。曲折。互。暎。帶。壁間。數。陳。迹。僧語。昧。所。對。得毋。疑。吾。儕。與彼。異。憎。愛。西風。元。規。塵。落日。趙。孟。貴。不留。霜。後。菊。何以。見。其。介。側身。將。安。歸。徙倚。聊。一。快。還愁。酒。易。盡。堆眼。人。事。在。

鶴亭衆異續彌醇士散釋運闓同游紫霞洞紅葉特勝歸訪半山寺謝公墩　秋岳

鍾山。空。容。顏。邃異。匿。其。腹。洞門。非。能。幽。勝處。在。草。木。陰崖。變。霞。采。已覺。人。意。肅。數椽。自。飛。驚。絕磴。互。約。束。泉枯。鐘。入。定。淨茗。秋。味。足。還車。訪。荒。陂。暮色。暗。相。逐。招提。成。馬。廐。興廢。有。萬。族。爭墩。雖。大。愚。捨宅。可。自。贖。至今。荒。亭。下。泉。石。兩。如。玉。霜天。石。城。墟。獨攬。拗。相。躅。眞當。誦。坡。語。剛。氣。滿。巖。麓。

重九日集掃葉樓分均得有字　季新

飄風。吹。落。葉。散作。沙。石。走。擁。篲。非。不。勤。積地。倏。已。厚。仰觀。高。林。杪。柯條。漸。堅。瘦。危巢。失。所。蔽。岌岌。不。可。久。宿鳥。暮。來。歸。棲託。已。非。舊。踟躕。集。空。枝。婉孌。終。相。守。此時。登。樓。者。太息。各。搔。首。西風。日。以。厲。勢欲。摧。萬。有。何以。謝。歲。寒。臨難。義。不。苟。蒲柳。奮。登。先。松柏。恥。彫。後。敢辭。晚。節。苦。直恐。初。心。負。高人。緬。半。千。佳節。遇。重。九。還當。掃。落。葉。共煮。一。尊。酒。

答夢旦來書　石遺

書來。怪。我。猶。故。吾。八十。僕。僕。於。道。途。行役。縱。不。以。婦。人。亦稍。貴。重。需。人。扶。答云。孟。軻。重。良。貴。吾乃。良。賤。與。之。殊。破。額。流。血。不。得。死。墜車。傷。脅。行。復。蘇。風濤。冰。霜。雨。雪。霧。鍊。我。筋。骨。若。皮。膚。獨餘。方。寸。不。肯。賤。高踰。佛。氏。三。浮。圖。未。嘗。乞。序。揚。三。都。未嘗。車。前。自。負。書。未嘗。行。周。冀。高。衢。未。嘗。行。馬。阻。令。狐。未嘗。飢。童。疲。蹇。驢。未嘗。漁。舟。宿。菰。蘆。亦。復。一。官。上。鮎。魚。亦復。蠍。炬。寒。廿。梧。百年。粱。肉。飽。腐。儒。

何以。報。之。不。粟。食。庶竭。囊。底。傳。其。徒。始知。良。賤。乃。良。貴。
遠廬。一。畝。即。廣。居。大丈。夫。則。吾。豈。敢。庶乎。知。免。賤。丈。夫。

從北九水與行至蘢缸灣與病山丈伯明叔文同

遊　匑庵

危崖。聳。立。排。兩。衙。蒼霄。委。路。松。交。加。老苔。黑。入。太。始。世。
壁畫。斑。駁。蟠。龍。蛇。吾孱。愧。無。濟。勝。具。肩輿。入。山。村。稚。譁。
夾溪。目。窮。石。萬。態。立如。兒。象。伏。則。驀。爲錡。爲。甗。爲。栲。栳。
緇者。黷。者。紛。硍。磑。泉出。其。間。極。抝。怒。一瀉。百。里。將。泥。沙。
喬柯。因。風。起。天。籟。至。樂。解。稜。非。箏。琶。匪崩。峰。側。一。徑。闢。
天半。人。影。淩。飛。鴉。陂陀。逕。赴。玉。鱗。口。十里。楓。葉。紅。勝。花。
秋深。積。潦。飽。山。腹。驚瀑。噴。薄。如。出。哇。白龍。飲。澗。不。見。尾。
大日。照。地。轟。雷。車。退厂。出。崖。有。玅。諦。潮音。洗。耳。思。無。邪。
石亭。對。語。値。殘。世。能專。勝。境。寧。非。奢。清寒。泠。泠。入。肺。腑。
坐看。日。馭。還。西。斜。蘢缸。自。窨。一。泓。碧。吾心。不。染。毋。揄。揶。

九日掃葉樓登高襪蘅代拈空字　積餘

吟朋。雅。具。登。高。興。招我。蒼。茫。山。色。中。自惜。塵。羈。鴻。跡。阻。
翻勞。風。便。鯉。書。通。詩淸。都。爲。茶。多。飲。秋老。應。開。菊。幾。叢。

想見。題。糕。紀。嘉。會。一時。俗。慮。洗。皆。空。

重九掃葉樓登高襪蘅代拈今字　叔雍

賸對。雲。山。話。古。今。疏廊。淺。碰。一。樓。深。抱香。微。聽。寒。蛩。語。
坐憩。猶。聞。流。水。音。紫陌。銅。駝。春。去。杳。玉笙。雞。塞。夢。難。尋。
最憐。書。客。疏。琴。筑。落幘。靑。絲。不。勝。簪。

題畫　什公

石上。靑。松。澗。底。灘。竹籬。茅。舍。隱。雲。端。此中。合。有。柴。桑。叟。
莫作。東。山。謝。傳。看。

初抵白下偶成　襪蘅

冥冥。凍。雨。作。秋。寒。商略。尊。前。去。住。難。我與。荊。公。同。偃。蹇。
已拚。腸。胃。繞。鍾。山。

法曲獻仙音　（及庵屬題樊榭手寫宋詩紀事初稿）　訒盦

陳迹。南。湖。舊。居。東。郭。爲問。吟。魂。何。許。色。戡。烏。絲。香薰。鴛。纈。依稀。抱。殘。情。緒。想淺。夢。重。簾。底。深心。託。豪。素。（人在重簾淺夢中樊榭句也）慰羈。旅。是。詞。仙。一。生。心。力。冥。漠。意。勸。付。縹。囊峕。貯。鄭。重。壓。歸。艎。卜宵。深。虹月。隨。艭。宅近。天。都。對。嵐。光。添寫。幽。句。待。秋。涼。蠟。屐。定見。篋。題。無。數。（昨與訒庵約秋涼遊黃山）

隨筆

凌霄一士

光緒壬午二月，兵部尚書毛昶熙卒。李慈銘是月十二日日記錄昶熙賜䘏之諭，旋於其得謚後注其旁云：『內閣初擬謚文靖，文達，文勤，文敏。其家欲得文靖，內閣侍讀王瓛，毛之鄉人，主之（大學士寶鋆改文達第一以進，遂得旨。國朝謚文達者，裘曰脩紀昀阮元三公，今可謂續貂矣。』昶熙後得謚文達者，爲文煜張之萬張百熙崑岡四人。之萬以下之謚，非慈銘所及知。文煜以致仕大學士卒於甲申十月，慈銘是月二十六日日記錄其賜䘏之諭，亦於其得謚後加注云：『旋賜謚文達。國朝得文達者裘公曰修紀公昀阮公元，前年以謚毛尚書昶熙，及今而五。蓋近日內閣侍讀馬某彭某，皆貢生貲郎，不知謚法爲何物也。吏部尚書廣壽謚敏達，總督張樹聲謚靖達，皆一時所得，何達人之多乎！』於「達」字頗重視。按「會典」臣謚字樣：『質直好善曰達，疏中通理曰達。』）文煜追贈太子少保銜，閻敬銘同之。宰輔而得此贈，實甚習見。李岳瑞「春冰室野乘」記「閻文介遺事」所論非也。

「春冰室野乘」云：『寶相國退閒後，常語門下士曰：「吾他日身後得謚文靖，於願足矣！」及其薨也，易名之典，適符素志，蓋門下士具以公意啓樞臣，而樞臣爲之乞恩也。』合觀二李所記，是寶鋆不願昶熙謚文靖，而己欲得之，卒如其意也。寶鋆爲有清最後謚文靖者，其前爲王熙史貽直孫士毅孫爾準邵燦五人。（按「會典」臣謚字樣：『寬樂令終曰靖，柔德安衆曰靖。』）

陳康祺「郎潛紀聞」初筆卷五云：『寶應朱文

定公士彥爲冢宰日，嘗語家人曰：「余生平行事過人者，惟『見得定，守得定』，此六字不敢不勉。異日蓋棺，得謚爲定足矣！」比公薨，禮臣擬謚進呈，上俱未圈出，特旨予謚文定。一時朝士咸服聖主之知人，亦以見公之自信有素云。』其獲符素志，與寶鋆同。有清前乎士彥謚文定者，爲孫廷銓李天馥徐元夢楊名時孫嘉淦高斌劉綸梁國治托津九人，後乎士彥者爲孫瑞珍花沙納沈桂芬三人。（按「會典」臣謚字樣：『純行不爽曰定，安民大慮曰定』）擬謚由內閣，不由禮部，康祺「禮臣擬謚進呈」之語稍失。其初筆卷三云：『定例，臣下謚典，由禮部奏準後，行知內閣撰擬，舊隸典籍廳。咸豐初，卓文端公入閣，改歸漢票籤，令兩侍讀司之。凡奉旨給謚者，侍讀遵諭旨褒之語，得謚文者擬八字，由大學士選四字，不得謚文者擬十六字，由大學士選八字，恭請欽定。惟文正則不敢擬，悉出特恩。：：：：：見飽康「皇朝謚法考」。』是康祺非不知之，蓋偶不經意耳。又，卓秉恬於道光二十一年以戶部尙書調吏部尙書，協辦大學士，二十四年授大學士，其入閣不始於咸豐也。「皇朝謚法考」原文係「咸豐初卓海帆相國改歸漢票籤」云云。康祺漫增「入閣」二字，遂不免語病矣。

聞李鴻章嘗以予謚文襄自期，後易名之典，乃得文忠。文忠文襄，均特優之謚也。清謚文忠者爲索尼傅恒林則徐周天爵胡林翼沈兆霖駱秉章文祥李鴻章榮祿十人，謚文襄者爲洪承疇圖海靳輔李之芳覺羅華顯黃廷桂兆惠舒赫德于敏中福康安勤保明亮長齡左宗棠張之洞十五人。周天爵之獲謚文忠，尤爲曠典，以非閣臣及翰林授職之員例不謚文也。（按「會典」臣謚字樣：『肫誠翊贊曰忠，危身奉上曰忠。』『道德博聞曰文，修治班制曰文，勤學好問曰文，錫民爵位曰文。』『闢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因事有功曰襄。』咸豐三年，祁寯藻面奉上諭：文武大臣，或陣亡，或軍營病故，武功未成者，均不得擬用襄字

。）

成，正，忠，襄，最爲美諡。曾國荃諡曰忠襄，可謂甚優。陳湜（？）輓詞下聯之『易名足千古，合胡文忠左文襄爲一人』，最爲一時傳誦。清代獲此諡者，此外爲陳泰（陳一作辰）遜塔李率泰卓羅都爾德黃芳世六人，（都爾德一云諡忠毅。）均康熙朝所予也。

李元度輓曾國藩詞之下聯云：『與希文君實易名同典，立功立言立德，計昭代湯睢州外，較諸城大興暨曹杜，一個臣獨隆。』又謝維藩輓詞之下聯云：『國朝六文正，睢州巨儒，諸城名相，大興賢傅，歙縣濱州並承平宰輔，公時獨較昔八難。』皆以有清前諡文正之湯斌劉統勳朱珪曹振鏞杜受田五人相衡儗。國藩後得諡文正者，又有李鴻藻孫家鼐二人。滿人無諡文正者。（按『會典』臣諡字樣：『守道不移曰正，心無偏曲曰正。』）

有清予諡，『正』字『成』字，大氐與『文』字相連屬。『正』字除『文正』外，尚有一『正直』（順治朝沙機達哩），『成』則惟有達海，額爾德尼，阿桂，三『文成』而已。漢人無得之者。追道光帝諡『成』，臣諡遂無此字矣。（按『會典』臣諡字樣：『遂物之美曰成，通達強立曰成。』）

梁章鉅『浪跡叢談』云：『凡臣工諡法，古以文正爲最榮，今人共踵亦說而不知所自始。按『梁溪漫志』云：『諡之美者，極於文正。司馬溫公嘗言之而身得之。國朝以來得此諡者，惟公與王沂公范希文而已。若李司空昉王太尉旦，皆諡文貞，後以犯仁宗嫌名，世遂呼爲文正，其實非本諡也。如張文節夏文莊，始皆欲以文正易名，而朝論迄不可。此諡不易得如此。』此宋人之說也。『野獲編』云：『劉瑾欲中傷楊邃菴一清，李西涯東陽力救乃免。及西涯病篤，楊慰之曰：『國朝以來文臣無有諡文正者，如有不諱，請以諡公。』西涯頓首謝。卒後果諡文正。有人改宋人譏京鏜詩曰：『文正從來從來諡范王，如今文正卻難當。大風吹上梧桐樹，自有旁人說短長！』

」此明人之說也。及恭考我朝「鴻稱冊」中所載羣臣得用之謚，以忠為第一字，而文為第五字，正為第四十一字，則竟以文正為佳謚之首稱，亦似無所據矣。按晉太康中，范子安平東吳時臨海太守，後謝病還家，屢召不起，年六十九卒，有詔追謚文正先生。此蓋謚文正之最先者。見「錢塘先賢傳讚」。我朝之得謚文正者，百餘年來亦不過數人。如睢州之湯，諸城之劉，大興之朱，皆足媲美前修。道光以來，則惟歙縣曹太傅而已。相傳吾閩安溪李公初擬謚文正，後以在學政任內奪情事改謚文貞，則信乎此謚之難能而可貴也。」蓋謚字之高下，非以所列次序為準也。張之洞謚文襄，輓詞以左宗棠相提並論者頗多，而有分省知府湖北補用知縣張鼎立者一聯，乃云：「綜論生平，可以媲美湘鄉，詎意易名同恪靖？」「將來食報，若不配享太廟，合當從祀繼睢州。」以其不得謚文正為憾。之洞文襄之謚，論者已言其過優，使謚文正，則更「自有旁人說短長」耳。



記丁玲女士（十八）

沈從文

傳說中還有個鄭某已被××捉去，擲到陰溝裏溺死的記載。在這分陰沉黯淡窮困迫逼的日子裏，看了這些印在刊物上的記載，也就算是這個女作家一種可憐的娛樂。

日子一個連接一個的過去，二月完了，到了三月。我住處馬路對過的天主教墳園，清晨已有不知名的雀子喙叫。高出牆垣的樹木，皆露了青。接近馬路邊那株桃花，枝梢綴了緋紅的苞兒，一寒一暖便將開放。門外不遠電車站，已有換了嶄新的春服在那里候車的紳士淑女。我們房中的爐子，也漸漸的不許人過分親近了。一切皆在一堆日子中有所改變，人事亦復相去不遠。

社會對這件事漸失去了注意的興味，另外某一方面，似乎也不至於再作蠢事前來捉人了，她那時仿彿已自由了些，然而文章毫無出路，生活便也毫無依據。母子兩人雖一同住在那三樓小房子裏，對於安全問題不必担心，到底終不是一個長久的辦法。從×方面借來的一點點錢，看看又快用完事，新的希望毫無，在小孩子哭哭啼啼中，作母親的每夜常常得爬起三次兩次，白天則搓洗小孩尿布調合奶粉□得佔去這人大部分時間，文章縱或有一兩地方可以寄去，在這種情形下，究竟能寫出什麼文章？

照情形看來，既決不能持久，我們自然就得想出一種妥當辦法來處置。最要緊的就是看看這小孤雛，究竟交到什麼地方去較合式？丁玲爲這事情曾很費了些心思，作過各樣的打算，到後還是無錢，一切打算皆不適用。把小孩送到任何地方去皆得一筆錢，這數目在平常人看來，也實在十分有限，多一點不過一百二十塊錢，八十九十也將就，有了這點錢就可以辦妥了。但那時節我既不能過武漢去，事雖不辭已不便再向那方面領取薪水，在上海，則爲了住處房租同火食，單靠著每月那點不固定的稿費，已感到艱於應付。她自己每次提起筆來時，不是爲小孩子所擾亂，就是爲某種隱藏在心中的感情所擾亂。想把海軍學生幾本保留版權的書售給書店，又無一個書店願意接受。

那時節，福建方面海軍學生的家中，從報上已見著關於海軍學生失蹤遇難的記載，作父親的年已半百，三月前還有一個二十一歲的兒子，在福建軍隊中因戰事受傷死去，如今又得到這個長子的噩耗，自然十分悲慟。他因知道海軍學生與丁玲還有個小孩，故特別從福州趕過上海來找尋丁玲，預備把小孩接回福建去。到上海後住在旅館中已半月，各處托人探詢丁玲的住處，皆毫無什麼結果。有一天，他在另外一個福建同鄉處，却得到了我的地址，就請那同鄉來見我，說老人家年紀業已不小，聽說兒子死了，特別趕來看看媳婦同孫子，希望我給他一個機會，讓他見見那孤兒寡婦。

我把這件事告給了丁玲，丁玲明白這是爲什麼來的，雖一月以來成天只在打算把這小孩子交給過一個什麼地方去撫育教養，但却不預備把他

交給家中人。她知道若果小孩子送回福建，將來就不容易見面，且小孩子的教育，將來也難過問。但如果抱了小孩去見那老年人，到時若說及這件事，或一被挾持，小孩就會被他們拿走。因此她就個人獨自去見海軍學生的爸爸，且告給那老人一切的經過。並勸他趕快回福建去，不必再托人營救，因一切已無希望可言。對於小孩子的撫育，則老老實實告他，不適宜於讓他帶過福建。那老年人還明理解事，知道無法勉强，就請求丁玲，給他一個機會，看看那個長孫。且說只需要看看，瞧也不瞧一下，就即刻可以買好輪船票回福州了。

但這作祖父的，却因爲福州方面的電訊，報告海軍學生的母親病篤，趕不及同這個孤雛作一度晤面。便懷了使人憐憫的風塵顏色，悄然獨自回返福州去了。

湖南方面小學校長又來了信，且對於海軍學生的事似乎依稀也有了點明白，只催促少年夫婦返鄉。報紙上既有了種種記載，誰人皆知海軍學生已無下落，小學校長來信還催促一對少年夫婦還鄉，則由於丁玲的設計安排而成。

當海軍學生失蹤這不會在報紙上作公開消息登載時，湖南的來信就十分關心那小外孫，總以爲若不把外孫送來，最好就許她親過上海，那時節海軍學生既忙着，寫信回家的事，便多屬之于丁玲。海軍學生失蹤後，湖南來信詢及，爲了安慰這個老年人起見，除了把稍前一時照就的相片，爲繼續寄去以外，就照着那老年人所希望的消息，由我來代替海軍學生，寫過了三次回信。每次信上皆加上一些輕鬆快樂的諧謔，以及唯那一家三數人所知的私事，作這工作時丁玲自然是在旁加以指導與修正的。我們三人筆蹟從一個專家看來，雖可以一目瞭然，明白地的差別處，但幾人既皆共同習慣了用鋼筆頭在白洋紙上抄寫稿件，簡單處與草率處却正相近。並且在同樣的一種紙張上，寫上大小相等的字蹟，所說的話又全是那老太太所熟習的話，另外一方面，則又正是那麼焦心等著遠地消息，故這信一到，便照所希望的成功了。

當海軍學生的死訊業已證實的晚上，我們就還寫了這樣一個飛機快信寄過湖南去，報告一些小學校長所需要的事情。信上那麼寫著：

姆媽：得到你的信，你眞會疑心。我近來忙得如轉磨，冰之來信應當說得很明白，過大久不寫信回來，難道就有什麼了不得的大事嗎？不要信那些報紙，不必相信那些報紙上的傳說，那是假的。誰來捉我這樣一個人呢？除了姆媽只想捉我們回家去陪大乾乾說西湖故事以外，誰也不想捉我，誰也捉不了我。

小頻身體好，一天比一天壯實，將來變大了，恐怕只有回來在辰河作船夫，[illegible][illegible]中南門小碼頭，包送老祖宗來往桃源同西湖。西湖如今不通船，我明白，我明白，不必姆媽來說我就明白。可是二十年後，世界不會同今天一個樣子，姆媽不相信嗎？小頻吃得多，我也吃得多。我極想吃臘肉同菌油，家中的廊簷下，這幾天太陽很好，一定還懸掛得有一個火腿，一塊黃黃的臘肉，留給我回來吃的。姆媽，你等着，事情若不太忙，我會把小頻送回來換這塊臘肉。

我想遠行，去的地方也許極遠，極遠……這些事冰之信說得一定很清楚了，不明白的你將來也自然會明白，這時我不告你。我只預備回來時同你下棋。我的圍棋近來

是這步樣了，我幾折磨，我不會再離開媽媽！

謝謝我們問乾乾的好，說這里有三個人很念她，一個是乾乾還不會見過面的，名字叫做小頻。小頻眞是個厲害的小傢伙，他那眼睛鼻子皆像他的外祖母，一個天生的領袖！

我這信簡直寫不下去，小傢伙古怪得很，只脆煩我，其實他早就應當來麻煩媽媽了！……

崇軒敬稟

把信寫完事了，我們皆悽然的笑着。

我們十天之內寫過了三次這樣的覆信，皆不會爲那個小學校長所識破。現在海軍學生寄給他那岳母的信件中，有一部分也就是我們在上海那種情形下寫成的。

這些信雖遮掩了海軍學生的死耗，安頓了那外祖母的焦急，却更引起了那個外祖母一見外孫的希望，這邊去信時，還同時把爲時稍前三人所照的相片附去，那方面便來信說，再不把小孩送來，自己一到四月，無論如何也要過上海來了。

因得到這信時丁玲眞着了急，不知道應當怎樣辦。這時適恰如得徐志摩先生爲兩中美會周實了一本書，得了一點錢，又從××先生借了一筆錢，我又從朋友王際眞先生處得到了一筆錢，因此就商量着，爲圖一勞永逸計，不如就冒一點險，兩人把小孩送回家鄉，讓這小佩儘折磨那老年的外祖母去。算算所有的錢路費還不很够用，因此就決定這件事。

她看得很明白，一回去母親不見海軍學生回來，必再三詢問，女兒既回來了，又必不許她即刻就走，故幾人就預先約好，若問及海軍學生時，就說因担心長江方面行動不大方便，故托我送母子回來。關於丁玲久住本地不方便處，無從說明，便預先擬好電報三通，寫就快信七封，措辭皆肖海軍學生口吻，在我們動身以後，囑我九妹代爲按照秩序拍發。第一電報催我們動身時日，第二電祝賀我們到家快樂，第三電催促丁玲赶快回申。各信則意思大略相同，在催促丁玲回申的信上，且帶一點兒小孩子放肆而又快樂的埋怨，那麼說着：

「媽媽，與太自私，把女兒留下，快放冰之來上海，同我見見面，我們一別必需三兩年方能見面，我走後，她回來陪媽媽的日子長！像再不放她出來，我眞的不高興了！」

極可憐的事，便是我們回到她的家中，進了大門，在天井中一見着那白髮盈頭的老太太時，什麼話皆不說，只是咧着嘴癡笑，把那個我們安排好了動身以後方拍發的電報同兩封飛快信送給我們看，把小孩抱在手中搖着說着：「世界上眞只有你那爸爸急性，人還不回來，就電呀信呀催促媽媽回去，眞是個急性的人！」我們也只有裝成很快樂的神氣，來閱看我們自己起草的電信，把電信看完後，也來說：「眞眞性急得可笑！」讓她方好把話繼續說下去。

還未動身時，長江中部的武漢，因爲我們精習，故還不怎麼担心。只怕到了家鄉附近，有人認得我們，說起話來倒極麻煩。我們從上海坐船四天方到漢口，由漢口搭小火輪，從乾涸成一片平地的洞庭湖通過，又走了五天，方到達目的地。到小火輪上時，我們方明白我們所担心的事近于杞憂，她離開了那地方將五年，我則已有十年不見那地方，輪船上的航標如昔，輪船上的人已不同了。將抵常德縣城時，那些岸邊的灰色圓油池，擱在灘上的舊船隻，那些浮在河面上的木簰竹簰，那些浮泛或停泊的明黃色小艇，一切皆尙如往年由鄉下軍隊中走出經過這里時所見的光

景，但我却已不能我尋一張相熟的面孔，任何人也似乎，皆不能認識我們了。

在丁玲家鄉那個水碼頭邊，我們一點點簡單行李，從離船到進城，總計不到一百步遠近，便受當地駐防兵士施行過六次嚴密的檢查，先還以爲他們防匪防共那麼辦事認眞，後來知道他們所注意的，還只是烟土同嗎啡 ， 以及私行販運的軍械。

當最後一次的檢查過後，我們坐了硬膠皮輪子的人力車，在泥濘載道的街上走著時，各人皆充滿了不可言語的感情。她把小孩用一條小小的新絨毯子裹好，摟在懷中，自己却穿了一件爲母親所歡喜的灰色棉袍。我的車子原在前面一點，我回頭來看她時，她彷彿很鎭靜的樣子，且告我還應轉幾個灣就可以到她的家中。

我們大約走了十五分鐘，車子便停頓到一個僻巷裏黑色大門前面了，下車時，兩人站在那門邊，過了一會還不敢拍門。我担心一見到那老太太，丁玲若不能自持，事情就一準弄糟。同時又担心那老太太業已知道詳細情形，一見到這孤兒寡母，大聲一哭，我們費力籌畫的一切也就等于白費了。假若事情一戳穿，我們是不是還能很安全的離開這地方，也就成爲問題了。

但當她一手把小孩摟在胸上，一手去拍家中那扇大門時，平日，每遇最困難時就在臉上現出的那點溫和微笑，還依然在她的臉上。門開後，那開門的小女孩子，認明白了回來的是她了，便向裏邊嚷着跑去，我們于是在那進身極深的房子，第二個天井前，見到了那個滿頭白髮的老年人。

她手中握着先我們而到的電報同信函快樂得同一個小孩子一樣，只是憨笑著，先從丁玲手中把去了小孩頭上那毯子一角，見小孩正醒著，小孩因爲驟然見了光明，即刻做出嘻笑懂事的樣子，那老太太快樂得手足只是發抖，便把手中的電信塞到我手中，把小孩接過手來，又埋怨又愉快同小孩子來說海軍學生種種的性急處。

感謝天，小孩子居然已躺到了那外祖母早已預備安當的木搖床裏去，我們把電信也居然看過一次，且聽那老太太說了不少的話語，第一道難題顯然已支持過去了。於是我們開始吃那老太太手製的臘肉同鹵油，一面吃一面受那老太太的考問，我們在一種從容不迫情形中又通過第二道難關。第三次是晚上，那老太太同丁玲睡在那架大床上去，我担了一分心，深怕那女作家不能節制自己，半夜裏嗚咽起來，一切安排就完全白做了。但天明以後却聽不着什麼聲息，我便明白第三次居然又被我們對付過去了。

這老太太實在太老了，爲兒女們掙扎已耗盡了精力與一點點積蓄，我們認爲她不應當再爲兒女們的遭遇再加上一分折磨，我們便不能不極力把眞實處隱藏起來，各扮成極高興的神氣，在那家中住了三天。

這三天中，丁玲爲了娛悅那個老年人起見，極力學做一個天眞爛漫的女孩子，穿了她母親所歡喜的衣服，且把頭髮分開，如中學生樣子，吃飯時必逼迫我同那老太太乾杯，又故意要吃種種家鄉的菜蔬，且跟過廚房去，看那老太太炒菜，又用別的方法來哄着那個老年人，使老年人越麻煩也越覺得高興。

在這幾個日子裏，我們不便說離開她，却有從上海方面陸續發出的函電，迫促我們非走不可。那些信照例皆寫得很得法，儼然如平時海軍學生對于這老太太一樣的態度，玩皮處同焦躁處揉成一片，使那老太太想把我們挽留也無從措詞。

小孩子每日所吃的奶粉，平時皆爲丁玲自己

料理，到船上她的精神支持不來時，我便幫同照料。到了家中以後，這老太太便無論如何不許旁人再來動手，一切皆得由她排調。沖洗瓶子，舀取奶粉，測驗溫度，莫不自己爭著來作。半夜裏小孩子有小小不舒處，哭醒了，就趕忙穿了衣服起來，抱了小孩子在那寬闊房中打轉。房中既異常寬闊，這老太太卻常常很忘形似的，把小孩子搖擺安睡後，還只是在房中轉著，口中哼哼唧唧着。小孩一哭丁玲自然同時也醒了，但想起床老太太卻親暱的叱著不許起床。眼見著這老年人那麼慈愛，那麼精神瀰滿的抱了小孩子不放手，卻不明白上海方面的事實，丁玲自然非常傷心。但爲了當時的安排稍不小心，不止所有計畫成爲白費，並且一爲親友方面知道，就會發生更嚴重的結局，故任何情形下我們總扮成快樂神氣，不掃那老太太的興。我們三天以後離開老太太回上海時，在船上我問她在家中是不是哭過。她就說：

「我看到我媽抱了小孩子，只是在房中打圈子，口中還唱著哼着，且親暱的罵頻『忘恩負義』，記不着她的好處，不回來看看，且不讓小媽媽多在家中住一陣。我好些回數眞想大哭。」

「但你並不哭出聲來。」

「我若哭出聲來，什麼事皆弄不好了。我想哭，我不敢嗚咽，就用牙齒咬著被角。三夜皆那麼過去，她一點也不知道！」

我們一切的安排，就正是不讓那老年人知道那一家人所遭遇的眞實的不幸！

（本文不得作者認可，不能摘取輯入他書，或改劇本）

補白

判斷與實證

（芸）

日前天津初次落雪，我家也初燃爐火，小癩子（我家貓名）是很怕冷的，於是從壺邊改蹲到爐後。轉日天氣大晴，爐火未升，小癩子仍在爐後蹲着，我看了很可笑，「傻東西！沒升火，你還蹲個麼勁兒！」頂到我伸手一摸爐子，原來餘火未燼，爐鐵還是煖煖的。

人們常是憑了自己一點點見解，判斷他人的錯誤，便也難免如同我嘲笑小癩子一樣；其實當你作那種輕率判斷時，若伸手摸摸爐子，便知道實證的重要了。

俘虜

朱溪

當希望像晚霞一般漸漸失了光彩的時候，逃走的計畫全都失敗了，我們渴望自由的心却一刻一刻地格外强烈起來。那時節，我們就像七只關在柙裏的野獸一樣，儘在那四壁空空的小屋裏走來走去。

七個同伴當中，最使我注意的是他。他是那麼年輕，那麼在絕望中也不失去高興的心情的一個孩子。他抱了一個天眞的光明希望從那遠處的都市裏一個學校來到我們當中，幾個月的饑寒困苦同危險都沒有減退他的快樂心情，也沒有消滅他那天眞的希望。

現在，我們爲了子彈完畢被敵人俘來關在這荒凉的小堡裏，而且我們逃走的計劃又都完全失敗的時候，我們六個人全都有點心裏着慌起來，他呢，他却仍然用他那一幅伶俐的口齒，同那天眞的笑容來溫暖我們。

他的嘴從不停止活動，不是吹哨一些歌曲的調子，就是尋些話來同我們說。當最惡劣的心情佔有了我們的時候，他哈哈笑起來，他說：

『我敢打賭我們一定不久就有救的，』爲了證明他的話，他引出從前他從書上看見的一個故事，就是十個勇敢的戰士，被敵人俘去，敵人的槍口正描準這十個人的時候，忽然救兵來了，敵人倉皇退走，這十個勇士沒有受到一點損害地得救了。他接着說，

『並且現在的國際法，不准傷害俘虜的。』

我們似乎都無心聽他那些光明的話語。我常常心裏這樣說：

『多天眞可愛的一個孩子！我們是爲了家破人亡才來反抗這些敵人，他呢？』

是的，他呢？爲什麼他丟了他的書本投到我們當中，在這些深山叢林冰天雪地裏受這些苦呢？

他湊着那從外面反鎖着的門縫看着，他做個手勢叫我也去看。他說：

『換了兩只守門狗了哩！』

我從門縫裏看見兩個崗位在那裏脚步重重地走來走去，頭縮在外套的皮領裏，挾着槍，搓着手，好像怕凍死的神氣。我說：

『換了又怎樣？』

『看看啊，也許比剛才那兩個勁小呢。』

我忍不住笑起來，他怎麼知道剛才那兩個敵人的力氣呢？而且我們的手沒有法子抓到那挾在肩窩下的槍，有力氣同沒有力氣又有什麼關係？

一絲絲的刺骨寒風從那門縫裏吹進來，我的眼睛辣了，我離開了門縫，牙齒戛戛打戰。

『冷麼？』他問。

『怎麼不冷？』我覺得嘴唇都有點凍殭了。

『我不冷。』他說。

這明明是說謊。在這樣天氣，即使有厚的羊皮也不定能把寒氣擋住，而我們身上的棉衣自由地讓冷風透進來，像穿着一層薄紗一樣。

我的身體的確是凍殭了，但是我的心却特別活躍起來，我想到家裏的田園，想到家裏的人，像小孩子想媽地想着祖國。

我看見他回到牆角，用手指挖着泥土，我走近他，我說，

『算了吧，凍得像石頭一樣，憑指頭那能挖得動！』

『也許成，再試試。』他說了就把嘴湊到地上呵氣。

我又忍不住笑起來，縮着頸子坐在地上的幾個同伴也笑了。

『孩子，別傻了。我們還是試試窗戶吧。』

這屋裏只有一個大約有一尺見方的小窗戶，那窗戶上面沒有玻璃，也沒有木板，却叫四根鐵條牢固地攔住。這四根鐵條幾天來消費了我們七個人不少腕力，但牠動也沒動一下。

這時他聽到我的話，便站來向我睞一睞眼睛。於是我們四只手就攀住那小窗上的一根鐵條。不久，我們的力量用盡了，他的臉上漲得紫紅，我也喘着氣，那鐵條一動也不動。

我們放了手，這失敗並不增加我的憂愁，因為這已經不止是第十次的失敗了。

我們臉貼臉地擠着從這小窗外望。外面是陰沉沉的天，天底下躺着一片積雪的平原，很遠很遠地有一層山嶺。離我們不遠的地方，有一堆房屋，屋上飄揚着一面敵人的旗子。偶爾有灰色的載重汽車在平原上來往。

他忽然加重聲音地說：

『看那旗子，白布上畫那樣死板的一個圓圈。多麼碍眼。』

我眼睛雖然也望着那敵人的標幟，我却沒有做聲。經過了一陣沈默，他又說：

『現在牠雖是得勢，你看牠那麼得意地擺着那幅死板面孔，但是牠終久不會壓服我們的。永不會！你說是不是？』

『嗯，當然。』我說。

『我若咬得着牠，我把牠嚼了咽下去。』他眞的咬着牙齒這樣說。

『但是我們可咬不着了。』

『不一定，但總有一天我們的弟兄們會的。』

這孩子的光明希望打動我的心，可是我却想不出話來回答他。他又說：

『過了那遠遠的一層山，不就是我們的防線麼？』

『是的，那山上有長城，我們的防線在那邊。』

『他們怎麼不打過來呢？』

『準備着呀，準備好了，就會打過來的。』

『要準備得長久麼？』

『自然的。總會不放鬆每一分鐘的準備吧？』

『長久，我想我們一定看得見那一天的。』

『也許，終久有一天準備好了就會打過來的。』

他高興起來了。他天眞的臉上露出希望的歡樂笑容，他吹着哨，用腳蹈着拍子。

過了一會，他告訴大家，說他編了一首歌，他把那歌詞說給我們聽，叫我們用在隊伍裏每天早操時唱的調子唱。我們於是跟着他這樣唱起來

『準備，準備！
大家一齊！
收我們的失土，
救我們的人民！

『準備，準備！
大家一齊！
報我們的深仇

寫我們的恥辱！』

大家唱着，反覆地唱着，心裏暖和起來，凍得灰白的臉也熱了。

唱到後來：希望中得到的快樂使他眼中浮出淚水，他叫我們一起牽着手，連成一個圓圈，一面打圈一面唱，像小學生做遊戲時那樣。我們唱，我們跳，絕望使我們重新得到兒時的那種狂熱的心情，想到我們陷在這種嚴重命運裏的人，竟會唱出這樣高興的聲音，我們應該笑我們這份愚氣，但是我們沒有笑，沒有人會笑我們的吧，我們認眞的唱。

在我們的瘋狂當中，那反鎖着的門忽然開開。守衛的那兩個敵人懦怯地嘩喇把槍機一響，平排地站在門檻把槍口對着我們。另外一個帶點小鬍子的敵人慢慢地，好像提心吊膽的樣子走進來，這個敵人的目光射到四壁空空的牆角，又射到我們的臉上。

『不准吵唱！』這個敵人竟會不拙地說出中國話。

當門開的時候，我們已經不唱了，我們等待新的事情，沒有知道是我們的歡樂聲音招惱了他們。

我們這位年青的同伴猛然跳到那個長點小鬍子的敵人面前，挺直腰，瞪着眼睛說：

『礙得着你們麼？』他又反過頭來像下命令似的向我們說：

『唱，唱我們的。』接着他那淸脆嗓子就高高地唱起來。

我們其餘六個同伴還沒來得及和上去，一個有力的巴掌已經落在這位年青同伴的臉上了。他反過身伸手就抓，但那個長點小鬍子的敵人已經走出門檻，「通」一下門關上了。他的頭誤碰在門上。

他靠着門站在那裏，臉上的天眞消失了，他眼睛發獃，冒出火光。從他緊咬的牙縫當中，衝出這樣一個聲音：

『狗！』

這點小小的侮辱使我們全都沉靜下來，我們的歡樂被牠衝散了，我們有的靠着小窗向外看，有的坐在泥地上。我們恢復到我們的幻想裏去，我們有許多事情需要我們這時來想想的。

應當是下午的時候了吧？這陰霉的天色，叫我們怎能分別出時間呢？遠處嗚嘟嘟的號聲送到我們耳裏，一定是敵人吃飯的時候了。

外面的風也漸漸大起來。這死氣沉沉的小屋裏寒冷加濃了。我們都有點抖索起來。我提議我們大家擠到一起，好暖和一點。大家就擠到一個牆角，背靠背地坐着。

惟有他，他靠着門站着不動。我叫他，他沒有答理。我心想：

『可憐的孩子，一個巴掌算得了什麼呢？你就忘不了麼？這份天眞！』

我們方才對於時間的猜度果然沒有猜錯，外面的鎖響了，門開下來，一個矮小的敵人提了一筐飯走進來，這個敵人把飯筐往地上一擱，就伸手到嘴邊呵氣，他看也不看我們一眼地向門走去。走到門旁邊，我們那位站在那兒不動的青年同伴忽然擋住這個敵人的出路，一手抓到他的衣領，一個巴掌響響地打在他臉上。青年同伴說：

『還給你吧！狗！』

我們吃了一驚地站起來。這個挨打的敵人叫起來，像只狗那樣地叫着。外面那兩個守衛的敵人，趕忙把槍口對準門洞，嘴裏吹起鉛哨。

好像是發生了嚴重的變動，外面有沉重亂雜的步聲，有喊叫的聲音。十來個敵人擁進來，七手八脚把他拖出門外。門關上了。

槍托打着骨頭的混雜聲音送到我們耳裏，我的心強烈地跳着，血沸騰起來。我們擠在門縫看，他們像打死蛇一般地用槍托亂打我們的青年同伴。這孩子攤在地上，槍托亂紛紛地落在他頭上，背上，腰上。

我們喊叫起來，用肩去撞門。

當那些狗的力氣完盡的時候，門開了，他們把他扔進來。他攤在地上，已經不像個人樣了。

我們六個人把他從容地放平。我從身上的襯衣撕下一塊布，包扎着他額前那湧出鮮血的傷痕。但他醒不過來。一個同伴伸手到鐵柵窗洞外，在窗台上抓了一把雪，放到他的頭頂。

我們對着他，想法子使他恢復知覺。大家都不說話，屏息着，只有淚珠落到衣帽上的微弱聲音。

他漸漸地醒過來。他睜開那爲血迷住的眼睛，他要水喝。我們把雪放到他嘴裏。他從復閉起眼睛像睡去的樣子。但他沒有睡去，他呻吟着。

我們爲他心碎了。一個弟兄脫下身上的棉襖，從容地蓋到他身上。這個弟兄一聲不響地走到屋角，蹲下來，緊緊抱着自己的膝脛。

天已經黑下來，小窗洞裏透進平原白雪的映光。風更大了，不斷的呼呼響着，好像無數個聲音在那裏號啕，我們圍着這個青年同伴坐着，我們週身凍得像冰一樣，連舌頭好像也凍流了。只有那顆心是越發火熱起來，在這刺骨的寒氣裏，我只覺得牠的跳動。

就這樣地我們在這嚴寒當中又度過一夜。

晨曦的青白光線從小窗洞射進來，照着這個青年同伴的臉上。我凝視着他，那塊扎在他額上的布已經全成紫色，流在他耳朶裏的血結成凍子，他的臉色同撒了一層爐灰的雪一般。

『孩子，怎麼樣？』我俯下去問他。

好像費了很大力量我的聲音才達到他耳裏，他輕輕地說：

『不要愁我，我會好的。』

『渴嗎？』

他沒有做聲。我站起來，走到窗洞下，伸手抓了一把雪，我把雪放進他嘴裏。雪化了，變做血水從嘴角流出來。

我凝視着他。我用我凍得麻木的手指按住他的脈，那脈微弱的跳動着。

他知道我在按他的脈，他把遲鈍的目光移到那只被我按着脈的手上。忽然他問：

『誰的棉襖？』

我指着那蹲在牆角的黑影。

『不要不要，趕緊給他穿上。』他微微地皺起眉頭說道。

『已經蓋了一夜了哩！』我說。

『怎麼成呢，聽我話，還給他穿上。』他的眼角滾下兩粒透明的淚珠。

我沒有答理。

『求你啊。』他懇切地說。

我只得從他。我把那棉衣拿起來，叫着那蹲在牆角的兄弟。我連叫了幾聲，這個兄弟沒有做聲。他仍然縮在那裏，把臉貼在膝蓋上一動也不動，好像熟睡的樣子。我走去推他，我說：

『喂，醒醒呐。』

我的天老爺，這個同伴凍殭了！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怎麼一個人活活的就會凍殭呢！我叫起來。大家全聚到這個兄弟的旁邊，把他放倒。我俯耳到他的胸口，那胸口同石頭一樣。

『不成了麼？』一個同伴問。

我說不出話來，我掀起衣服，又從襯衣上撕下一塊布，蓋到他的臉上。

大家全懂得了。熱淚在我們冰冷的臉上像泉水般湧出來。

我從新把那個兄弟的棉衣蓋到年青同伴的身上。顯然的，這個年青同伴不知道我們當中剛才所發生的事情。他睜開一線眼睛，他說道：

『怎麼，還不聽我話？』

『他不要再穿。魂回祖國去了。』

『什麼？凍的？』

我點點頭，眼淚像一串珠一般落到那件棉襖上。

這個青年同伴嗚嗚地哭起來。他要爬起來去摸摸那個同伴，我按住他不叫他動。

他忽然停住哭，他問我：

『眞的他們準備妥當就會打過來麼？』

『眞的。』

『他們不會再像從前那樣只顧自己搗亂麼？』

『不會。』

『他們會明白不再把敵人當做朋友，做着於敵人有好處的事情麼？』

『當然明白的。』

我就這樣地用着堅信的話語答覆他這些從天眞希望中生出來的疑慮。我自己的確從心的深處是這樣堅信着的，絕對的絕望同苦痛的濾過使我這樣堅信起來，只有從這樣堅信中我們才能得到慰藉，才能支持我們自己的生慾。一個有生活的自由的人，「生命」這個實體在他是感覺不到的，在我們這些沒有生還祖國希望的人，那份還到祖國的慾望却更爲强烈起來，而且祖國的可愛慈容，現在眞實地顯在我們面前，我們信仰她，像嬰兒信仰母親那樣地信仰她。

我守在他旁邊，望着他那深陷下去的眼眶，望着他那血汚的灰白臉龐，悲痛蠶食着我的心，像甲虫吃水果一般，一口一口地慢慢咬着。

他繼續呻吟了。

『好點麼？』我問。

『覺得有點浮起來。』。他嘴唇顫動地說。

『血流多了，靜靜就好。』

『浮得很利害。弟兄們，我們來唱。』他睜開一線眼睛望到我說。

我們就唱起昨日他編的那首歌。悲戚的情緒纏着我們的心，嚴寒凍殭我們的四肢。我們始頭低低地唱着，到後來，我們儘情唱起來。我們的歌聲震散寒冷的空氣，生出大勇來，我們的希望烘烘地又被燃着了。漸漸地我們忘了一切，忘了我們是失了自由的人，忘了我們的生命抓在敵人手裏，我們溶化在歌聲裏。祖國啊，我們想着祖國也在微笑着傾聽我們的歌聲。

驟然地我在歌聲中聽到沉重的呼呼聲。這個青年同伴在抽氣了，他眼睛睜開來，翻上去，露出白眼珠。我們五個立時停住唱，集在他面前。一個同伴拿着他的手。

『怎麼，有話麼？』這個同伴問。

他聽不見了，他眼簾從容地落下來。我把耳朶湊到他胸口。我辨不出那裏面有沒有跳動。這個天眞的同伴，他跟着那個面上蓋了破布的兄弟同祖國去了。

七個同伴只剩下我們五個。我們五個同那躺着的兩個一般地不再做聲。

仍然是一個陰天。遠處嗚嗚的號聲告訴我敵人起身了。我不自主地攀着窗洞鐵柵望外看。淸晨的霧氣還是佈滿大地，在那灰白的霧中，我看到敵人那面，在屋頂上的旗子，我看到那遠遠的還未睡醒的層山，我看到雪蓋着的平原。

在那白色的平原上，有幾處露出隱的黑黑小點，像烏鴉散在地上尋食樣子。那日敵人把我們被俘的弟兄們，像栽樹似的活埋在地下，露在地面上的半截脚幹。

一九三三，十一月初。

原文献残缺